

流離 · 邊緣 · 築家

TOPS 30 週年特刊：泰緬邊境 14 年紀實 (1996~2010)

中華人權協會 (原名中國人權協會) 編印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臺北海外和平
服務團成立三十週年紀念

輝耀寰宇

蕭萬長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萬長用箋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成立三十週年紀念

仁風遐揚

馬英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

英九
用箋

中華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創團三十週年回顧特刊

人道關懷
全球送暖

吳敦義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創團三十週年回顧特刊

保障人權

王金平



欣聞貴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成立30年，進添謹代表外交部向TOPS致上最誠摯的祝賀。TOPS向來致力國際人道援助，深入盧安達、坦尚尼亞、肯亞、柬埔寨及泰緬邊境，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只因許下「未來世界無難民」的心願。30年來，TOPS守護難民的堅定信念與捍衛難民的勇敢實踐，已獲得海內外的一致肯定。

當TOPS秉持以人為本和愛無國界之理念，努力為國際難民謀福祉的同時，政府也致力要讓台灣的人道關懷與全世界接軌，成為普世良善價值的輸出國。當前國際社會的許多議題，如消除貧窮、氣候變遷、民主人權等方面都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解決，以達成聯合國為全人類所規劃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進添至盼未來政府與TOPS繼續攜手合作，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人道精神，對世界各地需要幫助的人們伸出援手。

在TOPS成立30週年並特別發行回顧特刊之際，進添期許TOPS為全球人類之發展繼續作出貢獻，並為過去辛苦歷程留下珍貴記錄，為台灣人道關懷的國際形象增添光彩。

外交部部長



敬賀

序 — 名譽理事長 高育仁 (1993~1997)

中國人權協會(現更名為中華人權協會)於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由杭立武先生等熱心人權人士在台北創立，並由杭立武先生擔任首任理事長。杭先生辭世後，由查良鑑博士繼任為理事長。在查理事長逝世後，本人在謝瑞智代理理事長及諸位理監事之促請下出任第八屆(1993~1995)及第九屆(1995~1997)理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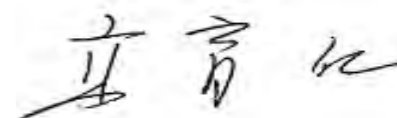
本會在杭先生與查先生二位理事長、歷任理監事及全體會員共同努力下，持續倡導人權理念，以增進與保障人權為宗旨，對於台灣人權維護與增進，貢獻卓著；同時對於兩岸人權保障之推動不遺餘力，進而關懷世界人權。本人接任理事長期間，秉持增益保障人權之宗旨，於前賢奠定之良好基礎上，偕同全體理監事、會員及社會熱心人士繼續參與並推動各種有關人權保障之事務。

本會於民國八十三年(1994)成立「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其前身乃成立於民國六十九年(1980)的「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主要目的乃為救助中南半島之難民。中泰難民之狀況經「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十多年努力，已逐漸穩定，而世界各地因戰亂致使許多人民受到不人道之對待，亟需救援。台灣身為世界公民之一份子，理當伸出援手，盡一份心力，本會乃擴大「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服務範圍，並更名成立TOPS，當時獲得外交部錢復部長之全力支持，使TOPS服務範圍不再限於中泰邊境、東南亞而擴及非洲大陸之盧安達、肯亞等國；服務內容亦不限於提供物資救援，同時亦涵蓋技能訓練及兒童教育等等。十多年來，世界各地凡因戰火波及而需救助難民的地方，常可看見TOPS的身影。雖然我們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但聯合國也承認本會為國際救難組織之

一員。本會能有這些成果，實應歸功於會內同仁們數十年來之犧牲奉獻。本人除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佩外，同時也為本會感到無比光榮與驕傲，深盼能繼續把TOPS的台灣成功經驗與台灣人的愛心送到世界各地給需要的人，同時希望能將此經驗與善意無限傳承下去，讓台灣成為世界的「聖誕老人」，永為世人所感念與期盼。

近來因法務部對執行死刑之態度有所改變，使得死刑存廢問題再度成為社會的焦點話題，令本人感觸甚深。本人擔任理事長期間喧騰社會一時的重大案件，即確定死刑犯蘇建和等三人之搶救。當時本人先代表本會向時為法務部長的馬英九總統籲請暫緩核准執行死刑，同時請檢察總長陳涵針對該案之違法瑕疵研究提出非常上訴，並請人權律師蘇友辰、許文彬等從旁協助。本人亦於民國九十五年(1996)親自陪同部分理監事前往台北監所探訪並多次與家屬座談，希望司法當局能明察秋毫勿枉勿縱，絕對尊重生命權。蘇案自民國八十年(1991)迄今十多年，多次更審審理，仍未確定，令人時時心中惦念。

中國人權協會創立至今已過三十年，期間因歷任理事長、理監事以及所有會員的努力與付出而有相當成就。在現任李永然理事長之帶領下，又更發揮本會的角色與功能，往人權之理想目標邁進。臺灣雖已進入民主，但健全的法治與令人信服的公義司法仍有待加強，如何能更完整、更有效地維護人權、伸張公義，實有待政府、民間與社會各界的繼續奮鬥。又中國人權協會為適應兩岸未來交流與發展，已更名為「中華人權協會」，實為適切的作法。



序 — 名譽理事長 柴松林 (1997~2002)

人類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艱辛奮鬥、爭取人權的紀錄。人權顧名思義，即是人所享的權利。由人權的這一層意義來看，人權應該是天賦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人權正如人所享有的其他權利，是由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創造中所取得的，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越廣、越深刻，越是付出更多的心智勞力，使社會朝其所期待的方向改變，當其所享有的權利項目越多，範圍越廣，水準越高，內容也越豐富。

自一七六二年盧梭發表《民約論》以來，「天賦人權」的口號響徹雲霄，但盧梭的說法只是鼓勵我們明白人權的珍貴而奮力爭取，並非自然天生讓人安享。今日我們之所以享有某種程度之人權，皆係人權運動的先驅者，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

從人權實踐的過程來看，從事人權運動者的任務有三。一是觀察人類社會的問題所在，人之不幸福，是由於哪些原因，哪些權利應該享有卻未能享有？不斷的找出這些權利，這便是「應有人權」，也稱為「道德人權」，但是這種人權只存在道德律中。二是要奔走呼號，宣揚推廣「應有人權」，「應有人權」若不能落實到「法定人權」，根本不可能付諸施行，所以要致力於使其制定為法律並予保障「法定人權」。三是要監督立法的品質，使其完備周密，勿成為惡法；完成立法之後，要監督其確實執行，務使其完全落實於人權主體身上。所以，人權運動者的責任，即是在推進「道德人權」、「法定人權」與「實際人權」三者的距離，使其合而為一。

我自本會初創，即參與推展人權運動，並擔任「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各種對外的人權推廣計畫與活動。早於一九八九年即開始與大陸建立溝通管道，試圖改善兩岸關係。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間，擔任本會理事長，在此期間，除繼續原有工作外，在發展與改革上亦多致力：

一、本會雖係獨立運作的人民團體，但早期推動海外工作的經費多來自政府補助。我初任理事長時，由於政府補助已停止，致呈負債狀態，故乃決定採自立更生方式，開始小額捐款、開放認養計畫、舉辦義賣活動等方式籌募經費，非但還清負債，並亦擴大推動活動，使本會成為獨立自主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

二、在我接任之前，工作人員多為支薪的專職人員，支出龐大，本會無力負擔。故我乃改變為義工組織，開始招募及培育義務工作人員，成立義工團體，非但減輕經濟負擔，且能激發工作熱情，主動提出計畫，積極參與活動。義工同仁視本會為自己的團體，因參與而證明自己對人權有貢獻的有用之人。

三、在國軍撤離中國大陸期間，有數量龐大孤軍由緬甸至泰國，長期滯留。地處偏僻，貧瘠困窘，本會乃成立「中泰支援難民服團」(TCRS)。但為適應國際上對難民組織的規定，改制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成為國際難民組織之一員，並擴大中南半島諸戰亂地區及非洲遭戰火蹂躪諸邦。從國際難民組織及受援國家對於本會服

務的高度評價，可見成效卓著。在中南半島的支援服務期間，本會連續獲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經費贊助，為非聯合國會員國少見。

四、由於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的不同，境內之原住民的處境常居於弱勢，尤其在偏遠山區，交通不便處所的原住民，在社經地位上均屬於最底層。本會為改善原住民處境，成立「原住民服務團」，並在交通不便的山區原住民部落設立服務站。

五、人權的觀念雖日益普遍，人民所享的人權水準也逐漸提高，但兒童人權卻常遭忽視。兒童由於被視為父母的私產，致其應享之權利易遭不合理的侵奪：虐待、體罰、性侵、買賣，公然羞辱種種不當情事不斷發生。故本會在兒童人權的促進上特別致力，出版兒童人權書刊、漫畫、教材及舉辦各種倡導兒童人權的活動，使兒童人權漸受重視。

六、本會自創辦至今已逾三十年，先後亦有若干民間人權組織成立，但在此期間政府部門並未採取行動加以重視，本會於此期間聯合各人權團體及熱心人士推動人權立法，設立人權保護的國家機構。今政府部門已設立若干組織以為因應，但距制定《人權基本法》，創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等理想尚遠。

七、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台灣關於人權方面的文獻，極為缺乏。本會在此期間廣泛蒐集國際人權文獻，尤其聯合國及主要國

際組織之已發表、公告之憲章、宣告、公約、決議文、議定書等，依序、分類，並就其在法律地位譯為註釋、彙編為《人權法典》出版，翌今仍為國內最健全之人權文獻。

我在本會任理事長期間承理監事同仁的信賴支持，共同努力，度過轉型的艱困階段，心中充滿感激之情。而後將本會的工作發揚光大，使人人得以享有當代人類人道主義的對待，後世子孫他日安享人權的保障與身為人的尊嚴，必將感謝本會同仁無私的付出。

柴松林

序 — 理事長 李永然 (2005~2010)

民國六十九年間本會目睹越南、寮國、柬埔寨全面赤化，大批遭受戰火波及的難民無從選擇地湧入泰國邊界，亟待外界援助，本會乃基於人溺己溺的人道立場，成立「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TCRS)」，派遣人員物資在泰東邊境難民營進行人道救援；並在民國九十二年配合「聯合國難民署 (UNHCR)」難民遣返計畫，協助超過三十七萬柬埔寨難民返家展開新生活。民國九十三年，TCRS 改組為現今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秉持人道關懷和愛無國界的信念，將服務對象擴大到世界各個落後角落，以及戰後需要援助的人們。創團至今三十年，TOPS 的人道援助足跡遍及亞、非兩大洲，深入中南半島的泰緬邊境、柬埔寨，以及非洲的盧安達、坦尚尼亞、肯亞等地區，服務對象人數超過百萬人次。

民國七十四年，本會於 TCRS 創團五週年時曾編印出版《中南半島泰境難民救助實況》一書；民國八十二年，亦發行《大難呼聲—泰境難民營十三年紀實》一書，記述我會於泰東邊境從事人道援助工作的內容與成效。自 TCRS 改組為 TOPS 之後，其服務重心因應時勢逐漸轉移至泰緬邊境，服務為了躲避內戰而逃至泰境的百萬緬甸難民；時光倏忽，迄今 TOPS 已於泰緬邊境服務長達十五年。為忠實記錄 TOPS 於此間之重要服務事蹟，乃籌畫編印本特刊。

中國人權協會於今 (民國九十九) 年初，正式更名為「中華人權協會」，值此創會暨創團屆滿三十週年之際做此變動，象徵本會即將邁入一嶄新階段，未來將為普世人道精神與人權價值的提升做出更大貢獻；而本特刊的編輯成冊，正好為本會過去三十年來的國際人道援助工作，提供完整而深入的寫實紀錄，也希望憑藉這三十年的寶貴經驗，讓我們在未來能夠將對的事情做得更好。

本特刊的付梓成書，首先要感謝過去三十年來，在人力、物資均甚不足的窘境下，仍前仆後繼地投入難民援助，只問付出不求報償的所有駐外領隊、團員及志工們，因為你們的無私付出，才有今日的豐厚成果。尤其近來陸續遭逢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募款不易，泰國新興國家貨幣升值，以及物價膨脹使得服務成本不斷提升，再加上緬甸風災、四川震災、台灣八八風災以及海地強震等自然災害造成人道善款排擠，種種因素使得 TOPS 財務壓力越感沉重。感謝 TOPS 泰國工作隊前任領隊賴樹盛、現任領隊李榮源以及前駐泰專員黃婷鈺等幾位同仁的堅持付出，善用每一筆資源，用最少的經費、最精簡的人員來執行計畫，並能達到良好的服務品質與效益。

同時感謝馬英九總統、蕭萬長副總統、王金平院長、吳敦義院長以及楊進添部長的

題詞嘉勉；感謝高育仁、柴松林兩位名譽理事長撰稿賜序，使特刊內容更為豐富完整；感謝本會海外交流委員會前任主委馮曉原先生，以及現任主委羅爾維先生，於本人擔任理事長任內，主持海外交流及人道援助事務，促進我會與國際充分接軌；感謝連惠泰秘書長協助督導協會及 TOPS 財政業務，使本會財務結構更為健全；感謝副秘書長暨 TOPS 執行長朱延昌先生，全力襄佐督導海外工作業務，使人道援外工作更加順遂；感謝秘書處藍仲偉副主任，負責 TOPS 台北總部大小庶務，協調駐外工作隊行政聯繫，使海內外溝通無礙；感謝美生會、華涓有限公司、章士金董事長、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以及京漢國際建築經理有限公司贊助本特刊付印；最後，TOPS 同仁白宜君專員的策劃編輯，終使本書如期出版，也一併嘉勉致謝。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

李永然

難民：家在咫尺，也在千里之外。

轉身的難民營不是家，被燒掉的屋舍也不能是家。
結束漂流，返鄉築家，是一輩子努力的夢想。





目錄

- 02 馬總統英九先生賀詞
- 03 蕭副總統萬長先生賀詞
- 04 王院長金平先生賀詞
- 05 吳院長敦義先生賀詞
- 06 楊部長進添先生賀詞
- 07 高育仁名譽理事長題序
- 08 柴松林名譽理事長題序
- 10 李永然理事長題序

- 16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的回顧與展望
藍仲偉、白宜君
- 24 泰緬邊境情勢報導
趙中麒
- 36 三塊錢的幸福
李婕綾
- 42 泰緬邊境難民營學前教育服務計畫
- 44 美拉難民營幼教師資培訓工作坊 - 發自難民社區的自助和努力
賴樹盛
- 46 被遺忘的人間角落 - 努波難民營
賴樹盛
- 49 每逢佳節倍思親 - 耶誕節的難民營
賴樹盛
- 50 我見汶旁營 (Umpiem Mai)
王子培
- 55 ECD 計畫 美拉營幼教老師的感謝與祝福
翻譯 王詩菱
- 60 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
- 62 我們是緬甸來的人
黃婷鈺
- 68 移工校長的故事 (一) - Nam Tok 的 Aung Win
白宜君
- 72 移工校長的故事 (二) - Hsa Moo Htoo 的 Htet Htet Aung
白宜君
- 79 移工校長的故事 (三) - Green Water 的 Ko KO ZAW
賴樹盛

- 81 6月12日「世界無童工日」
黃婷鈺
- 82 移工學校的故事 (一) - 僧侶發起的學校 - Prahita 貧童小學
黃婷鈺
- 84 移工學校的故事 (二) - 33KM 緬甸移工營
周義超
- 86 移工學校的故事 (三) - Maw Taw Lu 緬甸孩童學校
黃婷鈺

92 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

- 98 部落學校初訪
白宜君
- 103 鄉土教育 - 協助克倫族傳承文化和認同
賴樹盛
- 106 克倫族青年的自信 - 彭 Pong
賴樹盛
- 108 綠色能源計畫之太陽能發電訓練課程 - Mae Tuan 村
周義超
- 110 TCD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宿舍老師與學生的祝福
- 112 TOPS 與世界難民日
李永然
- 118 來自國際友人夥伴的祝賀
翻譯 王詩菱
- 132 我們這一家 - TOPS 泰國工作隊
翻譯 王詩菱
- 135 TOPS 三十週年紀念 - 我們與他們的離與散
李榮源
- 136 TOPS 服務大事紀
整理 謝昀芳



文／藍仲偉、白宜君

創立與改組

創立於西元 1979 年，成立於解嚴之前的社團法人中國人權協會（現已更名為中華人權協會），是中華民國第一個民間人權組織。創立之初，國際局勢正值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相抗，戰火延燒至中南半島，尤以寮國、柬埔寨及越南等三國最為熾烈，老百姓「淪陷赤共魔掌」其中亦有為數眾多的華裔難民，磨難頻頻。在流離失所的顛沛行旅中，大量的中南半島難民潮無從選擇地紛紛湧入較為和平穩定的泰國邊界。

1980 年初，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有鑑於為數眾多華裔同胞正陷於水火，亟待外界援助，決議成立「救助中南半島難民」專案小組，以協助迫於戰爭而流離失所的華裔難民，同年 3 月，由當時的劉介宙理事第一次赴泰參訪評估。

劉介宙理事於 1980 年 4 月返台後，參與由「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會」主辦，集合官方民間近二十個單位代表所召開的「援助泰國邊境難民專案」會議。會議中迅速決定試辦「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Thai-Chinese Refugee Service, TCRS）」，以救助流亡泰國邊界的華裔難民為目標，由本會主持、並擬定工作方案，純以民間方式執行，同年 4 月 24 日，第一批人道救援工作者前往泰東邊境難民營，此乃本會難民援助工作之啟端，亦為中華民國國際人道救援之濫觴。

「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TCRS）」繼而號召大專院校畢業生為志工主幹投入人道救援，並在本會劉樹錚監事的協助下，結合國際扶輪社等民間團體資源，除派遣志工與發送物資、募集捐款相輔相成之外，在泰東邊境各難民營並提供各項服務，其中包括：

關懷難民醫療、保健與生存需求、開設技藝訓練，語言課程等。在難民產生的初期，即為難民們規劃前往自由第三國安置定居，或待內戰平息返回家園後的謀生準備與能力培訓。

自 1980 年展開第一階段服務開始，至 1993 年為止，TCRS 共進行十階段服務；服務對象也從僅照顧營內華裔難胞，轉向對全營不分國籍難民開放人道救援服務。原本只是短期計畫的 TCRS 服務團隊年復一年地重新衡量與評估難民需求，援助計畫從原本的一年半不斷延展，最後至十三年，十梯次的長期駐留、關懷、陪伴，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國際組織，共同規劃如何協助泰東邊境難民生活發展。

1992 年至 1993 年期間，TCRS 參與「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的難民遣返計畫，協助難民返家與災後重建工作，大約有 375,000 名柬埔寨難民，藉此計畫得以返鄉，展開新生活，TCRS 在泰東邊境的階段性任務遂告終止。

隨著泰東邊境難民得以順利重返家園，TCRS 一方面仍然在地留有人員關注難民後續生活，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將關懷的眼光延伸至中南半島以外的戰亂地區，以繼續服務流亡異國的難民為宗旨，進行人道救援。

1994 年，TCRS 正式擴大改組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人道救援的足跡也正式踏上了非洲大地。

人道與關懷——難民的好朋友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的回顧與展望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身皆可拋

TCRS 時期，本會由國家補助，深入泰國邊境對華裔難民進行人道援助。



↑
上圖，由左至右：非洲難民營；難民婦女編織課程，難民鋪蓋屋頂。

下圖，由左至右：盲人醫療，盲人點字，及泉水計畫。

TOPS 在非洲

1995年，「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與比利時機構 Handicap International (HI) 合作，派員至非洲坦尚尼亞北部難民營協助殘障難民安裝義肢，並協助辦理營區衛生計畫，為期一年半。同年，TOPS 亦與法國機構 Action Nord Sud (ANS) 合作，在肯亞西部 Kitale 地區進行泉水保護計畫，資助和協助當地居民建設泉水保護區，改善取水環境及飲水品質，降低居民疾病的感染率，附近居民約二萬人及其後世子孫皆受益。

1996年，TOPS 於肯亞西北部 Turkana 地區，臨近蘇丹邊境的 Kakuma 難民營，針對弱勢中的弱勢—殘障難民，與國際知名的美國救援機構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 合作盲人重建計畫，提供盲人醫療、生活技能、點字課程與職業訓練，並對其他殘障難民提供社會服務。

1995 到 1996 的兩年間，除了在非洲肯亞、蘇丹、坦尚尼亞等國家持續針對殘疾貧民提供醫療補給與衛生教育的援助工作外，TOPS 同時針對中南半島的後續服務計畫進行嚴謹評估，並於 1996 年分別成立「柬埔寨工作隊」及「泰國工作隊」，在 TCRS 長期而紮實的服務基礎上，TOPS 工作團隊重新以長期紮根的駐守方式，提供中南半島難民更完整的援助服務。

TOPS- 難民的好朋友

柬埔寨工作隊

1954年，柬埔寨脫離法國殖民統治而獨立。遺憾的是，在冷戰時期，柬埔寨並未因為獲得獨立地位而擺脫列強陰影。越戰期間，柬埔寨不但被越共利用作為對抗美軍的海外基地，美軍為清剿越共勢力，更對柬埔寨境內越共軍事設施展開近四年的密集轟炸，數以百萬計的柬埔寨無辜百姓因此失去性命，或從此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

越戰落幕，越共攻陷西貢市，柬共也順利進入金邊市，開始了為世人所熟知的紅色高棉時期。赤柬的領袖人物一波布（Pol Pot）在三年執政期間，強迫無數平民百姓下鄉進行勞改，並對知識份子進行恐怖逮捕行動。1978年，越共軍隊突然大舉入侵柬埔寨，並在金邊市扶持親越的傀儡政權，波布則率領赤柬部隊隱入東國西北叢林，進行長達十餘年的軍事對抗。1979年，雙方為擺脫對方的追擊糾纏，縱火燒毀米糧與稻田，結果造成東國史上最大的飢荒。長期內戰的血腥殺戮與苦難生活，迫使大批柬埔寨百姓選擇逃至泰柬邊境，以求保全一命，直至1989年越共撤軍為止。柬埔寨雖於1993年接受聯合國

接管，進行全國大選，但1997年爆發了軍事政變行動，且赤柬的勢力依然在少數地區流竄。

超過20年的內戰，不僅將東國所有基礎建設破壞殆盡，使柬埔寨成為東南亞諸國中最貧窮的國家，內戰的死傷更造成無以數計的破碎家庭：寡婦、孤兒、肢體傷殘人士，不論在鄉村或城市均隨處可見。波布政權因為不信任知識份子，於統治期間囚禁與虐殺受過高等教育者，導致全國超過7成人口為文盲。內戰結束，高比率的文盲、孤兒與傷殘者，使柬埔寨重建工作備感艱辛，人們自保的態度導致不但社會失序，也延遲柬埔寨的復甦腳步。自由市場政策的開放，更加擴大貧富差距，這個悲痛國度的未來，正如他的過去一般，讓人憂心。

1992至1993年，「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TCRS）」的服務重點在於協助泰柬邊境難營內的柬埔寨難民重返家園。1994改組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之後，於1995年獲得中華民國外交部的三年補助款，派遣一支工作隊到柬埔寨，展開戰後重建的人道援助工作。不幸的是，1997年柬埔寨爆發軍事政變，導致外交部經援的中斷；然而，

東國在長年的內戰之下，孩子普遍失學。讀書，會是他們重新對世界展開希望的機會。



↑ TOPS 柬埔寨工作隊合影。



→ TOPS 柬埔寨工作隊服務地點。

TOPS 基於人道援助的立場及對服務對象的信諾，堅持服務計畫的延續進行，依靠著台灣大眾一點一滴的小額捐款，走過七年的光景。

在與柬埔寨政府商議，並與多個不同的人道救援組織協調之後，TOPS 柬埔寨工作隊一個為期三年的服務計劃在1995年8月正式執行。計劃內容包含（一）在甘達省國通縣發展「資源學區」；（二）在金邊針對遊民的「職能重建中心」；（三）發行資源學區期刊；（四）「非正規教育」計畫，從1999年4月至2001年12月在波羅勉省冰若縣（Pem Ro district, Prey Veng province）開辦，2002年初搬遷至暹粒（Siem Reap）省。

實際運作上，TOPS 柬埔寨工作隊自2002年起在暹粒省Puok縣的三個鄉內的十五個村落推行「非正規教育計畫」。計畫內的服務項目依照TOPS的策略方針來歸類，分別為：「識字班」方案、「社區學習中心」方案和「技職訓練」方案。

另外，TOPS 輔導各村組織圖書館自治委員會，透過委員會之召開，由各村自行擬定圖書館建構細則，並督導工程進行。最後根據自治委員會之決議，TOPS 於一定之支援金額範圍內，親自購置建材並運至各村中。

同時舉辦為期四天之訓練課程，教授圖書之管理與維護、社區學習中心之利用等。

到2004年為止，TOPS「柬埔寨工作隊」針對難民返家的災後重建擬定並執行了時限長達十年的教育計畫，其中包括製作刊物、遊民職訓、婦女教育、兒童教育、建立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教育方案，藉由切分階段且相互搭配的方式，企圖透過在地教育，達到城鄉發展與自立更生的長期目標。

不論執行什麼方案，TOPS的初衷始終在於要茁壯在地力量，使在地文化有朝一日可以自行組織、自立運作；藉著將援助力量深化與草根化在地能量。2001年，原TOPS「柬埔寨工作隊」的在地工作伙伴，向柬埔寨內政部登記成立「柬埔寨發展組織（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 KAKO）」，與TOPS繼續共同規劃並合作執行在東的一切工作業務。換言之，TOPS作為一個外來團體，必須做好準備，有朝一日若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必須撤離，當地的組織仍有能量與人力可以繼續運作、規劃、與延展計畫內容。

2004年，由於階段性任務完成，TOPS 規劃結束柬埔寨工作隊編制，並從旁協助KAKO在同年與柬埔寨內政部簽署工作備忘錄，正式成為獨立推動援助計畫的在地非政府組織。迄今，KAKO仍然持續努力落實一般民眾的教育與職業能力培訓。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
檢查哨。

無數的緬甸難民翻過山巔來到泰緬邊境後，就只能一輩子被層層的關在檢查哨後面。

泰國工作隊

泰緬邊境目前為 TOPS 主要工作重心所在。緬甸於 1962 年遭逢軍事強人尼溫 (Ne Win) 發動軍事政變，自此軍事政權實行高壓獨裁統治，軍政府針對緬甸境內少數民族發動清剿戰爭，使得緬甸長期處於內戰狀態，尤與緬境第二大少數民族—「克倫 (Karen) 人」之間的衝突最為激烈與持久。

1995 年，緬甸軍事政權攻克「克倫民族聯盟 (Karen National Union, KNU)」的主要據點，引發十萬餘難民逃至泰國尋求生存及安全的保障。因早期本會 TCRS 在泰柬邊境難民營提供的人道援助服務受到泰國內政部的高度肯定，泰國政府乃於該年邀請改組後的 TOPS 協助處理泰緬邊境難民事務。經過實地評估需求後，TOPS 遂於 1996 年成立「泰國工作隊」，前往泰緬邊境難民營提供人道援助服務。

TOPS 派駐工作隊在泰緬邊境長期蹲點耕耘，援助因緬甸內戰而流離失所的弱勢難民，執行中的專案計畫包括 (一)「難民營學前兒童發展計畫」；(二)「難民營弱勢族群社會服務計畫」；(三)「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以及 (四)「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總體計畫共聘請並培訓超過 260 位教師，為泰緬邊境的 6000 名難民孩童以及弱勢族群，提供教育服務及其他生活上之援助。

「難民營學前兒童發展計畫」暨「弱勢族群社會服務計畫」：TOPS 泰國工作隊在泰

緬邊境十座難民營中的美拉 (Mae La)、汶旁 (Umpiem Mai) 以及努波 (Nu Po) 等三座難民營，建立幼兒照護體系，推動 3~5 歲學前幼兒發展計畫與社會服務等方案，在難民營內提供下列服務計畫：(1) 提升小學師資訓練；(2) 培養師資訓練員；(3) 提供幼稚園各項軟體和硬體設備；(4) 發放救濟物資；(5) 提供營內幼兒營養午餐；(6) 服務營內婦幼與殘障等弱勢族群。致力為泰緬邊境難民營內學前孩童以及弱勢族群創造良好的成長與生活環境。

「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泰國山區的克倫 (Karen) 部落，因地理偏僻缺乏社會服務與基礎建設，加上資源不足所造成的經濟困頓，成為泰國境內的弱勢民族。TOPS 泰國工作隊自 1999 年起推動「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希望透過教育來解決泰境偏遠部落的根本困境。TOPS 將此計畫落實為三個子方案：(1) 基礎教育協助方案，以成立公立小學分校的方式，在 10 個偏遠山區村落成立部落小學，提供 600 名部落孩童就學機會，並提供校舍修繕、學童膳食、文具提供等協助；(2)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針對學業成績優良，但家庭經濟狀況不允許繼續升學的部落青年，以提供住宿及獎助學金方式，協助其接受高等教育；(3) 偏遠社區服務方案，透過社區需求評估調查與社區集體參與方式，並結合當地團體人力，引進海外各項硬軟體資源，以提供適時適地的服務行動。現階段以再生能源 (如水力與太陽能發電) 推展、森林資源經營與數位服務提供為主。

「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2005 年，

TOPS 與「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 (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cation Consortium, BMWEC)」合作，推動「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協助泰緬邊境內各個移工社區的「緬甸移工子女學校」，提供文具、學童膳食、環境改善、師資培訓的提升等全面性的援助。

TOPS 在泰緬邊境持續於各難民營幼兒所及各學校視察，與相關國際及在地組織協調服務合作計畫，推行一系列教育協助計劃及師資培訓營，為增進難民獲得自立的能力，與保障難民的生存需求及提升教學品質而努力。各項計畫的執行成效不僅深獲泰國政府讚許，更在與「聯合國難民署 (UNHCR)」以及「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 (CCSDPT)」等二十餘個國際救援組織充分合作下，彼此建立了良好情誼。

巴西印地安部落醫療站

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印地安 Xingo 族部落，由於位處巴西亞馬遜河上游，對外交通阻隔致使外界資源難以進入，急迫需要醫療資源，透過當地華人女醫生趙恩鴻與本會聯繫，本會由 TOPS 朱延昌執行長於 2008 年 7 月間，深入亞馬遜上游部落進行實地評估，確認當地對於醫療藥物及器材的迫

切需求，遂會同「世界衛生組織」駐巴西代表 Mr. Glacus Brito，透過「巴西華僑聯合會」以及「巴西榮光聯誼會」的協助，籌集美金兩萬元，於巴西當地採購基礎醫療設備，贊助印地安部落醫療器具藥材。朱延昌執行長並代表 TOPS 於 2009 年 5 月底，會同巴西該省省長以及巴西僑界領袖，前往巴西印地安 Xingo 族部落舉辦捐贈儀式並懸掛紀念牌。

永遠相信美好未來

在跨國人道援助發展成為國際潮流的今日，TOPS 已在人道援助這塊領域耕耘了近三十個年頭。團員及志工承先啟後的投入，讓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在人道救援的國際版圖上並駕齊驅，展現台灣的愛心能量，贏得國際掌聲，體現國際互助合作與資源分享的精神，更為台灣的民間外交體現人道精神和盡到身為國際公民的責任。

TOPS 以台灣民間組織的形式，參與國際社會的難民援助事務與戰後重建工作，我們在面對資源日益短缺甚至瀕臨斷炊時苦撐過來，最要感謝的是台灣無數的善心民眾。台灣在地的溫情，提供 TOPS 最實質的資源與幫助，讓我們在援助服務的艱難過程中，艱執著下來。展望未來，我們的腳步繼續，因為 TOPS 堅信，台灣社會可以為這個世界做出更多積極實質的貢獻、陪伴需要的人勾勒出更美好的將來。



←
朱延昌副秘書長 (右) 與 Xingo 族 Aritana 族長相見歡。

泰緬邊境情勢報導

圖·文／趙中麒（TOPS 2003 年海外志工／時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內戰·迫害·難民營

緬甸長年由軍事政府獨裁專政，各少數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訴求不僅受到無情壓迫，更帶來血腥的殺戮，迫使大批百姓離開原鄉，逃往泰國尋求棲身之所。目前，在泰緬邊境的長條狀區域，存在 13 個難民營，營內難民包括阿拉坎（Araknese）、揮（Shan）、克倫尼（Karenni）、孟（Mon，中國稱之為苗族）、克倫（Karen，國內學術界稱為克倫，亦有翻譯為「甲良」）等來自緬甸的少數民族難民…

立場歧異 引發內戰

因為克倫族所受到的屠戮最為嚴峻，難民人數也以克倫族最多，最大的「美拉營（Mae La）」，以克倫人為主，人數近 5 萬。難民們待在泰國政府替他們搭起的竹籬笆內，無法自由進出，不知歸期。

來自歐、美與日本的非政府組織相繼投入，協助難民重建生活。其中，來自台灣、曾在 1980 年於泰國設置工作站，援助因柬埔寨共黨迫害而逃離家園的華人難民的中國人權協會（現更名為中華人權協會）「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Thai-Chinese Refugee Service, TCRS）」，在 1996 年改組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後，進駐泰緬邊境，開始陪伴克倫族人。

英國統治緬甸期間，實際只控制仰光地區，其餘地區均由當地少數民族以邦（State）的形式自行治理。1947 年殖民末期，英國原本允諾各少數民族邦得以獨立，但卻將政權交予緬族，並將緬甸未來交由緬族政治團體決定。以翁山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League）」為各少數民族和平共存，制定憲法，明定各少數民族的自治地位，並保留未來獨立的可能性。1960 年，軍事強人尼溫奪取政權，建立軍事獨裁，否決少數民族的自決權，開始緬甸同化政策。自此，緬甸陷入 50 多年的內戰，迄今仍未止歇。

殖民國間，有許多傳教士在緬甸宣教，相較於篤信佛教的緬族，克倫人改宗情形較為普遍。此外，較多克倫年輕人接受教會教育，進而在軍隊中服役。二次大戰，日本進攻緬甸，被緬族視為打擊殖民者的希望；克倫人與英國人共同抵抗，緬族在立場上卻偏向日本。兩族之間因此埋下衝突因子。也因為緬族與克倫族之間的歷史怨懟，當各少數民族抵抗軍事獨裁時，克倫族所受到的屠戮及其反抗，也最為激烈。

→
多少緬甸人帶著孩子離家，東奔西走想找一個落腳安全的地方，天地之大卻無路可走，安頓生活竟是如此困難。





↑
沒有人願意離鄉背景到陌生的新住地過著沒有身分的生活。然而，家鄉的掌權者、軍人以橫徵暴斂武力驅逐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人們的腳步於是離開心愛的故土。

性侵 族群滅絕手段

激烈的反抗，並未讓軍事政府收斂，卻換來更不人道的迫害。「克倫青年組織 (Karen Youth Organization, KYO)」的主席提及自己父親的遭遇：「緬甸人到我們村莊強拉挑夫，我爸爸幫他們挑運東西，可是挑完後，他們卻沒有放他回來。他們把我爸爸處決了，他們是殺害無辜人民的劊子手。」摩摩在 1980 年逃到泰國，入住美拉營，他說：「軍隊來了之後，就在村子裡面燒殺搜括，好多人被拳打腳踢，我弟弟就被活活打死。這樣的情形太多了。我到這邊後陸續還有其他人跑出來，他們說，村子已經被燒毀了。」

除此之外，緬甸軍隊更利用性侵害做為族群滅絕 (ethnic cleansing) 的手段。「人權觀察」亞洲部曾經指出，當軍事政府踏足少數民族地區，女性若被懷疑參加地下組織，就會成為軍隊性侵害的對象。此外，對女性有計畫的性侵害更被用作恫嚇少數民族

百姓，以使服從軍事政府的手段。即使 1995 年以後，緬族軍事政府陸續與各少數民族反抗軍簽訂停火協議，但在山區中，對非武裝平民的攻擊與侵害並未停止。

「自由緬甸游擊隊 (Free Burma Ranger)」(一個結合緬甸各族民主運動人士，在緬甸山區對流離百姓提供人道援助，並透過與國際組織合作，將緬甸內部違反人權情形公諸於世的地下組織)，在 2003 年製作的紀錄片中指出，每一位願意挺身而出的克倫女性難民，均指控曾受到緬甸軍隊的性侵害。

為了同胞 絕不放棄

無家可歸的流離身分，並沒有因此讓難民們完全喪志。至少，對年輕人而言，她／他們沒有放棄自己。

「克倫青年組織 (KYO)」在美索 (Mae Sot) 鎮創辦了一個克倫青年領袖訓練中心，定期從難民營中挑選年輕人，由外籍志工提供語言或社會科學等基本知識訓練，希望他們能成為日後克倫族青年領袖。一位接受訓練，年方 20 歲的少女諾吐，面對家破人亡，她說，只想把握機會，好為族人盡一份心力。替自由緬甸游擊隊工作的各族青年均只有台幣不到 4,000 元的薪水，但沒有人因為薪水微薄而放棄自己的同胞。

1995 年，帶領克倫族反抗緬甸軍事政權的「克倫民族聯盟 (Karen National Union, KNU)」大敗，引發難民潮。雖然 KNU 在緬甸的最後基地已被軍事政府攻破，

但政府軍在克倫村利用性侵害進行族群滅絕計畫的事件並未停歇；即使難民營設於泰國境內，軍事政府仍不時利用乾季渡過界河，攻擊難民營。難民潮湧現，使泰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規劃難民的安置，乃將美拉營及美索鎮附近的幾個小難民營整併至美拉營，目前該營人數近 5 萬。

由於來自台灣的「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TCRS)」在 1980 年代於泰東邊境難民營提供的人道援助受到肯定，泰國政府乃於 1995 年主動邀請改組後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協助處理泰緬邊境難民事務。TOPS 秉持人道精神，接受泰國內政部之邀，於 1996 年起在美拉營提供人道援助。



→
緬甸與泰國的邊境沿著湄河蜿蜒，但一水之隔的百姓遭遇卻有天壤之別。

六十年的內戰不休，無數的緬甸老百姓先後跨越界河，求取低尊嚴，卻平安生活的可能。

教育 · 希望 · 使命感

台 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接受泰國內政部邀請進駐美拉難民營後，以教育做為主要服務方向。因為 TOPS 相信，教育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也是一個社會的發展基礎。

專業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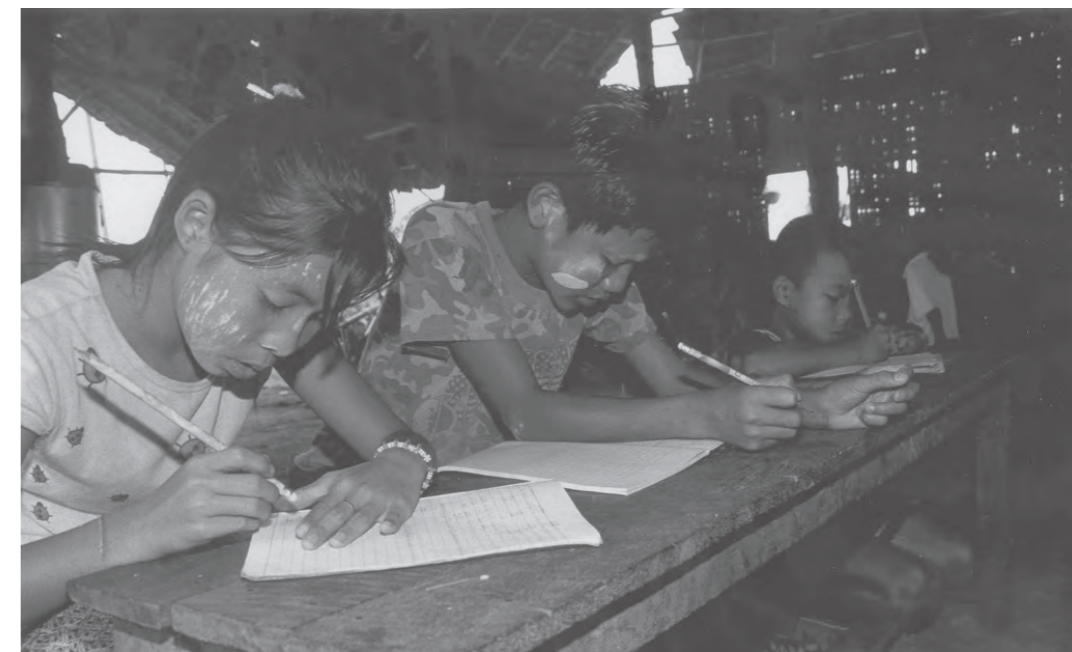
難民營內，均有難民自組的自治組織，其中也有專門負責教育的委員會。TOPS 在計畫推展之前，會先進行需求調查，並與營內負責教育的單位商討 TOPS 所能提供的協助。所以，TOPS 決定以小學師資訓練、國小基礎教育以及學前教育等做為服務方向。

Consortium，一個來自荷蘭的組織，於 1998 年入駐美拉營。TOPS 前任駐泰領隊林良恕回憶，從 TCRS 時期，外交部補助款就一直是計畫經費來源，也因為經費來自外交部，不論是組織本身或計畫，多少帶有半官方的味道。

↓ 音符可以一解憂愁，但當一曲奏畢，人生仍無法放下眉頭。克倫族人大多都有豪放原野的動人嗓子，只是離家的鄉愁，怎麼能唱出悠揚。



1996 年，外交部補助款中止，正是 TOPS 轉型的契機。可是，過去國內大眾小額捐款少有針對海外長期人道援助計畫勸募，多數為緊急捐獻，沒有大型基金會支持；而大眾捐款支撐 TOPS 海外援助的方式，又處於起步階段，經費恐不足以支持包含國小基礎教育以及學前教育的計畫。時任領隊的林良恕知道 Consortium 是專業教育團隊，旋即與他們連絡，商討計畫轉移或合作可能。



難民營內的活動空間僅限於竹籬笆內，雖可利用營區附近自然資源，但在泰國檢查哨的包圍下，無法到其他市鎮。自「克倫民族聯盟 (KNU)」大敗後，每年不斷有難民逃離家園躲避迫害，加上各營的新生兒，難民營內的生活空間異常不足。除少數受雇於非政府組織，在營內執行計畫者，難民營內並沒有工作機會，成人大多時間在營內閒晃，或待在用竹子搭建的住所中。幼兒向環境的探索以及與同儕互動，對於自我知覺能力與人格發展亟為重要，若幼兒因為家長的原因，長時間待在狹窄欠缺刺激的空間，並缺乏與同儕的互動，將不利日後的人格發展。因此，在與 Consortium 商議並考量自己的專業能力後，TOPS 決定把國小基礎教育相關方案移轉給 Consortium，TOPS 則專注「學前兒童發展計畫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 ECD)」。

KWO 使命投入

各難民營內均有許多自治組織進行各項自我管理的工作，例如，各營均有「克倫婦

↑ 有紙有筆，就好好寫，就努力學。

惜福與珍惜，在邊境孩子的演繹之下，輕於鴻毛復又動人如泰山之重。

女會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協助營內教育的推動，及整合女性力量。初入美拉營時，TOPS 僅協助 10 所幼兒學校的運作，包括教師薪資、學童營養午餐、教師訓練等。林良恕表示，做為營外組織，一個外來者不應涉入營內事務太深，各項服務計畫應該由營內組織經營與推動。因為，只有在營內生活的人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也才能針對需求設計教材，至於營外組織，則針對營內確實需求，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與訓練。

因為 KWO 成員不僅在各營均積極推動幼兒學前教育，每一位擔任老師的 KWO 成員，更將教育自己下一代視為自身責無旁貸的使命而全心投入，TOPS 乃決定跟 KWO 合作。



← 那麼多人，離開家鄉之後，漫長的一輩子，及孩子的一輩子，都要這些山巒與竹籬之間的空地度過了。

美拉營編號一號的學校，校長由祖孫三代分別接任，即使所能給予的薪資相當微薄，而最年長的老奶奶雖然已經退休，TOPS 也不再支付任何生活津貼，但退休的老奶奶仍不時到學校照顧孩童。在汶旁營，TOPS 聘請的訓練員因為已到更年期，不時會有心悸或疲勞等病徵，但因熱愛教育、熱愛孩童，仍不願因為健康因素放棄照顧孩子。因為，一旦難民遣返，建設家園的希望就寄託在下一代上。

安全之家

TOPS 也跟 KWO 合作進行「難民營弱勢族群社會服務計畫 (Social Service Program, SSP)」。

由於緬族軍事政府默許「性侵害」做為軍事手段，並以武力攻擊村莊內非武裝百姓，造成營內為數眾多的鰥寡老人與女性；而因逃難所造成的心理偏差，也引發程度不一的家庭暴力，產生身處家暴陰影下的女性及兒童。這些都是在難民營的惡劣環境中極易再度受到傷害的人。

因此，TOPS 與 KWO 合作設置「安全之家 (the Safe House)」，在各營選聘克倫族社工人員，以協助社會服務計畫的推行。TOPS 始終相信，服務對象的自立與再生是任何服務計畫的最終目的，為鼓勵營內弱勢個人能夠自立與再生，TOPS 資助 KWO 開辦織布班，並將學員作品帶出營外販售，以鼓勵弱勢個人能透過手工織品的製作與販售提升自信心，從而自立與再生，林良恕任職期間，更結合幾個美索當地的小組織，開設一間邊城手工藝品店 (Borderline shop)，讓難民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有固定的流通管道。

培力 · 自立 · 文化傳續

泰 國政府在各個難民營週遭設有檢查哨，除負責維護安全外，也藉此管控難民，避免他們任意離開，造成泰國社會問題。不過，基於人道立場，泰國政府仍允許難民利用營區附近的自然資源。但因為難民人數不斷增加，造成附近泰國鄉村居民與難民爭用自然資源。1997 年，泰國政府乃請求各國非政府組織也能對邊境偏遠山區鄉村提供資源。

泰國政府提出請求後，TOPS 即至踏松楊縣 (Tha-songyang) 進行評估調查。最初是以發放舊衣服、副食品等物資為主。雖然物資發放是最不會造成經費負擔、也是最立竿見影的援助方式，但卻極有可能造成受助對象過度依賴，深化原本的弱勢處境。所幸，TOPS 的援助信念是培力在地 (empower to local)，協助在地的自立。TOPS 相信要使受援助對象自立，唯一的方式就是教育，透過教育創造與提升人力資源水平。

求學若渴

「孔眉渭村 (Khun Mae Way)」的村長告知一位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克倫青年一悌 (Tip)，希望他引介一些教育資源。悌於是與 TOPS 洽談，希望 TOPS 至村莊辦部落小學。此一契機，讓 TOPS 得以在 1998 年展開進「鄉村基礎教育協助方案 (Primary Education Assistance Project, PEA)」。

林良恕回憶，在孔眉渭的學校開始上課後，一位因為要照顧弟妹的小女生沒法到學



↑ 學生：報告老師，玩過頭，遲到了。
老師：還不快點回到座位坐好？

↑↑ 山間的孩子，跳得高，看得遠，呼吸清新的空氣，心胸是天生的豁達。

校上課，可是，老師經常看到她背著弟弟、牽著妹妹，在窗外看著大家上課，也跟著大家朗讀。後來，TOPS 的老師發給她幾隻筆和筆記本，小女生露出燦爛的笑容，學期結束的測驗成績不僅是全班最好的，甚至表示長大後也想當老師。

TOPS 原本只希望聘請一位克倫老師教導一年級小朋友基本泰文能力，以使未來族人在與公部門接觸時較為順利。但部落小學的

孩子結束一年學業後，幾乎全部希望能繼續求學，TOPS 基於對村莊克倫族人的情感與責任，乃決定將學程由一年級延伸至二年級，再延伸至三年級。三年級以後，學生若想繼續求學，TOPS 則協助至公立學校就讀，並視不同情形提供生活津貼。到目前為止，TOPS 已經在踏松楊、眉瓦冷 (Mae Wat Luang)、眉宋 (Mae Song) 以及眉烏夙 (Mae U Su) 等鄉鎮的偏遠山區辦了 10 所部落小學，結業學生數千人。

開啟夢想的窗

10 所部落小學都是鄰近鄉鎮公立小學的分校。母校會派遣 1 位教師至村莊，TOPS 則自行選聘並訓練克倫族男、女青年擔任教師。母校派遣的教師雖然受過完整師範訓練，但畢竟來自城市或市鎮，多數無法長期留在缺電、半封閉的村莊，往往藉機下山之後就不再回來。

反觀 TOPS 選聘的教師，因為來自克倫村，也對自己的子弟抱有使命感，雖然 TOPS 給予每位教師的薪水，遠低於其他組織，但從沒發生過擅離職守放棄學生的情事。而且克倫族青年一旦被選任為教師，TOPS 便與「克倫文史組織 (KNCE)」合作，希望他們除了泰語及基本學科的教學外，也能教導克倫文字的讀寫。教授泰語是希望弱勢族群不會因為不諳主流社會的語言及遊戲規則而深化弱勢處境，教授克倫文字，則是希望學童不要忘記自己的民族文化。

2001 年，TOPS 曾為小朋友舉辦一個主題為交通工具的夏令營。在一次繪畫課中，有的小朋友畫了車子，告訴老師將來想當司機，可以載家人跟族人出去玩；有的小朋友畫了一條直通到家門口的馬路，因為有了馬路，家裡有人生病就不用擔心了。TOPS 的教育計畫為孩子們開啟了夢想的那扇窗，孩子從那扇窗看到可能的未來。不過，孩子的夢

想同時意味著，克倫族人必須依賴自身力量實現夢想。

事實上，任何的人道援助工作都不應該抱有永續發展的想法，因為，在一個村莊永續推動人道援助計畫，意味著村莊永遠的依賴外力而無法自立。人道援助的目的應該是替受援助對象培力並累積在地力量，當受援助對象具有自立能力後，就是援助者離開的時候。為了讓孩子的夢能夠實現，2002 年開始，TOPS 與 KNCE 合作推動偏遠鄉村發展計畫的第二個子方案—「高等教育獎助方案 (Higher Education Sponsorship Project, HES)」。

TOPS 的計畫專員，也是克倫族的瓦梯 (Watit) 知道此計畫後，表示可以在自家附近興建宿舍，就近照顧與管理。後在 KNCE 的動員下，與瓦梯同村的村民，利用當地樹材搭建學生宿舍。在瓦梯、TOPS 主管以及當地意見領袖的共同討論下，決定提供 5 位高中學生與 4 位大學生助學貸款，並將學生集中住宿與管理。TOPS 每年舉辦兩次返鄉服務，帶領學子回家，讓學子們協助教師教學活動，加強自己的責任心。



↑ 揮揮手，擺擺頭，孩子的韻律感渾然天成，自然瀟灑。

→ 橋下，橋上。可以邁步行走採買物品的，是泰國公民；縮身寸尺，無力面對藍天的，是緬甸移工。



→ 沒有家，也沒有身分的移工，為了養家活口，在街頭等著賺取微薄薪資的些許機會，命運女神卻始終鮮於眷顧於這群被自己的政府與家園驅逐的子民。



難民・移工・生存權

美索 (Mae Sot) 鎮，是泰緬邊境最大的貿易集散地。鎮上有許多流離移工 (Migrant) 組成的社區。所謂移工，普遍的定義是，因為經濟原因到另一國家尋找工作以求取生活所需。

移工，基本上不包括政治迫害或內戰逃亡的難民。不過，在泰緬邊境，要將移工界定在經濟範圍內並不容易。緬甸雖然在 2004 年 5 月召開制憲大會和少數民族尋求共識，與最大的反抗組織 KNU 也召開停火協商會議，但軍事獨裁政府利用性侵害做為種族清洗的手段，仍持續在各少數民族村莊上演，也因此，仍有許多少數民族透過各種途徑到泰國尋生存。

這些逃離的人沒有泰國工作證，不住難民營，沒有辦法得到非政府組織的資源，必須自謀生計。他們是移工，同時也是難民，只是住在營外。相較於難民沒有自由，他們擁有自由，卻隨時得面臨警察騷擾、索賄。至於緬族移工，雖然沒有因為民族別不同而受到屠戮，但他們同樣為了躲避內戰而遠離家園，同樣因為緬甸經濟崩潰來到美索求生。此外，當克倫難民逃到泰國時，並不是所有的難民都住在泰國政府設置的安置所，有許多人躲藏混居在邊境與自己同族的泰鄉村中；其他族的人則在美索鎮郊形成不同於泰鄉村的移工聚落。

相對於隱匿在泰國少數民族的村莊內者，這些實際上無異於難民卻沒有住在難民營，而住在鎮上的流離百姓，在處境上可能更為弱勢。因為前者透過彼此文化與同族的情感，可以相互掩護，其子女仍有機會在不戳破真相的情形下，就讀村內學校。但後者，無法隱匿在村內，沒有合法工作證，沒有泰國身分證，若有，可能也是買來的，隨時面

臨警察索賄或逮捕的風險。

同時，因為不住在難民營，各國 NGO 的資源不會投注在他們身上；他們在泰國，沒有合法工作證，故只能從事低下的勞務工作，領取低於泰國最低薪資水平的薪水；流離移工的孩子也無法至公立學校接受教育。根據「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 (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cation Committee, BMWEC)」的調查，在美索地區登記有案的學校約 30 間，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有，學生人數超過 3,000 人。登記有案意指接受 BMWEC 或是緬甸難民計畫 (Burmese Refugee Camp Project, BRCP) 資助，因而在這兩個組織有紀錄名冊。

另外，有許多學校並未接受上述兩組織的資助，而是接受其他組織不定時的小額捐款。更多學校只有學生家長微薄的捐助，以致多數學校老師沒有請領薪水，全憑對教育與孩子的關心而奉獻。

移工子女失學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教育欠缺將使這些孩童成為童工的高危險群。所幸，這個問題已逐漸受到各國組織的注意，將資源投注到難民營外的移工學校或社區。

緬甸內戰是因為軍事政府壓迫各少數民族的獨立訴求所致。可是，來到泰國的移工，共同的流離背景，共同被廠方剝削的生命經驗，以及共同的社會位階，使得彼此可以跨過鴻溝而相互扶持，幾乎每間學校都包括了緬族、甲良族與穆斯林等移工子女，就是各族群間互助的最佳證明。

邊緣中的生命，流離中的尊嚴。如果難民、高山民族與移工沿著泰緬界河交織出擁抱生命的樂章；如果人道是最終的價值，我們能做的就是，用實際的人道行動表達我們對生命與尊嚴的敬意。



附註：本文曾發表於〈台灣立報〉2005年6月，經作者同意刊載。

↑ 穿著自己傳統服飾，與朋友偕手昂首走在青天白日下，是每個人應該有的基本快樂與人權。



三 · 塊 · 錢的幸福

文／李婕綾（媒體工作者） 圖／黃婷鈺

編按：公共電視台獨立特派員記者李婕綾小姐，於2009年5月間會同攝影記者羅盛達先生，前往泰緬邊境採訪並錄製難民專題。在20天的採訪過程中，李婕綾親眼目睹泰緬邊境流離難民所須面對的辛苦與沉重，並有感於TOPS在募款不易和糧價上漲的雙重壓力下，仍堅持提供難民兒童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遂於回台後主動寫下這封信函，希望能為邊境兒童做些什麼。TOPS在徵得李婕綾小姐的同意後公開信件內容：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上個月我去了一趟泰緬邊境，一直到現在才有時間與大家分享。

這一趟行程，主要集中在泰國北部的邊境山城。我跟攝影從清邁進去，轉到清萊，之後一路沿著泰國與緬甸接壤的邊境城市，從西邊的大谷地一直到最東邊的金三角。這一塊區域是當年李文煥、段希文兩位孤軍將領駐守的範圍，目前依然有許多孤軍後裔以及華裔難民在這邊生活。

在泰北，除了華裔難民外，往西南方的邊境走，會到一個名為美索（Mae Sot）的邊境城市。以美索鎮為中心點，附近有大大小小十數個難民營，收容的都是緬甸難民，他們大部分是名為克倫的少數民族。

在將近20天的採訪行程裡，我跟攝影在美索邊境埋伏一上午，偷拍緬甸人偷渡過河；在泰國最東北的翠峰山區邊境，觀察緬甸人如何在大清早躲過邊防，走山間小路到邊境茶園打一天零工；深夜在美索河邊偷拍寶石走私以及緬甸人涉水回家。

我希望我這輩子，不會再去美索這個小鎮，它太沉重、太哀傷了。許多朋友問起我這一趟採訪，我都這麼回答他們。

在泰北，華裔難民村子裡的生活，並不讓我意外。30多年來，台灣僑務委員會的援助，以及泰國政府發展觀光的規劃，使得華裔難民或是孤軍後裔生活條件逐步改善，身分問題也慢慢獲得解決。但是到了美索，我卻看到一個超乎想像的世界。到達之前，我就知道當地生活很苦，但是卻沒想到，是那樣的苦。

一進難民營，我的攝影第一句話是，怎麼這麼美。

真的很美，初見難民營那一刻，我想到的是日本合掌村的景象，一棟棟木造竹編的小屋整齊的蓋在山谷盆地間，襯著翠綠的山景跟飄邈的山嵐，真的美得讓人說不出話來。然而，他們的生活卻那樣地艱辛刻苦。

難民營裡，沒有水、沒有電，必須到溪邊或井邊挑水，更沒有任何現代化設備。房子是用木頭柱子當樑柱，再把竹子削片，編織成像竹席那樣的簾子當牆面，屋頂則是樹葉鋪成。一間屋子裡，住兩三戶人家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物質生活的苦，還是其次，最苦的是，沒有辦法想像明天的日子。

難民營裡的難民，沒有辦法自由出營，一輩子的生老病死，都在營裡面。難民營，就是他們人生裡的全部風景。

然而，不是所有緬甸難民都可以進到難



甲良族的孩子大多顯得安靜，他們只是靜靜的，專注的與你互望著。

青山不語，總是綠意盎然，層層疊疊的難民營囚禁住自由的意義，辜負了自然。



民營，必須符合聯合國難民標準，泰國政府才會予以收容。沒辦法住進難民營的緬甸難民，大部分都是經濟難民，他們因為在緬甸生活不下去，所以只好偷渡到泰國。

這些經濟難民，大部分會在郊區成立自己的社區，甚至學校，當地許多國際救援組織把他們的社區稱為移工社區。緬甸移工攜家帶眷，穿越邊境，為的是爭取更好的生活，不過，最終他們也只能在邊境的底層奮力求生。

他們的薪資非常低，許多泰國雇主一個月給的薪資只有兩千塊台幣，還發生過泰國雇主懷疑員工偷東西，動用私刑處決緬甸移工的案例；國際上的反人口販運團體甚至發現，在泰國、馬來西亞邊境內，許多緬甸移工以五千塊錢台幣的價格被賣掉，恍若 18 世紀時期的奴隸交易。

在美索的那幾天，讓我難過的，不是城鄉差距，而是人命價值的差異。

不知道為什麼，每一回進難民營或是到移工社區，我總覺得哪邊怪怪的說不上來，在某一個傍晚，我們到很偏遠的一個移工社區裡，幾個孩子遠遠地望著我，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沒看過那麼安靜的小孩！

真的，克倫族的孩子，是我見過最安靜的小孩，那一刻，我腦海中浮現出一群黏在一起、互相依偎的趴趴熊。對於外來者，他們只是安靜的、遠遠的與你互望著。

我來到邊境之前，當地的受訪者跟我說過，克倫是一個很沉默安靜的民族。後來，我深刻地體會到這句話，只是，我不知道，那樣的安靜，究竟是民族性還是歷史的問題。

我們採訪一個從台灣到美索援助的非營利組織—「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他們在難民營內主要負責幼兒教育及生活問題。我們到的時候，TOPS 正為小朋友的營養午餐費傷腦筋。

在當地，學校供應的午餐，很可能是小朋友一天裡唯一的一餐。

我們很好奇，一個小朋友一天的午餐預算到底是多少錢？

「三塊呀。」TOPS 說。

「幣值是？」我遲疑的問。「泰銖」，TOPS 回答。我在心裡換算一下，以當時的匯率，竟然不到台幣三塊錢！

這兩年經濟不景氣，團隊募款相當困難，偏偏國際糧食漲價，三塊錢的預算已經買不到什麼東西，加上今年新生入學數比預期多，所以，一個孩子的一餐預算差不多只有兩塊錢。

↓拿到飯了，開心，開動!!!



也許，我們少買一杯飲料就是十個小孩一天的餐費。

也許，有些人會問，台灣就有許多繳不起營養午餐費的弱勢孩子，為什麼還要幫助異國的孩子？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單純地想，孩子就是孩子，人命應該有一樣的價值，如果看見了，就伸手扶一把。

我最後一次進難民營那天，站在山腰上俯瞰那一片木造竹編的小屋，我問我自己，如果是我，這樣的生活，我能過幾天呢？我想，大約兩天，我就陣亡了吧。可是，這群人卻日復一日地在此生活著，即使明天有那麼多變數，即使生活那麼刻苦，他們還是認真地過日子，認真地教育照顧下一代。

我覺得，這群人真的很勇敢，也再一次體會生活在島國土地上的我，是多麼的幸福。

也許，我這輩子都不會再去美索小鎮，但是我會永遠記得在那幾天，那裡的人們讓

我重新定義了勇氣與幸福。

願意送出三塊錢幸福的朋友，可以記一下以下的帳號。

劃撥帳號：18501135

戶名：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再一次謝謝大家。

李婕綾 /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記者

編註：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於所服務之三座難民營幼兒園，提供超過 4000 位孩童營養午餐；由於糧價和原物料持續上漲，三泰銖已無法辦理足夠的營養午餐，因此自 2009 年 7 月起，國際組織決定在九個難民營區一致將營養午餐補助從三泰銖提高為五泰銖。近年來，TOPS 雖然面臨經濟不景氣導致募款不易和經費短缺情況，仍持續致力尋求更充足的善心捐款和經費贊助，希望能匯集台灣社會能量為泰緬邊境眾多難民孩童的學習與成長盡一份心力。

↓營養午餐雖然費用拮据，食材簡單，但都盡量照顧到孩子的均衡營養。



Mae La Camp 泰緬邊境最大的難民營區

失去自由的孩子一樣在屋舍之間追逐長大
給他們教育環境，為他們的未來做好準備
(TOPS-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



泰緬邊境難民營學前兒童教育服務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前兒童教育服務

Program (ECD) 1996~

自 1997年起，TOPS 便開始提供泰緬邊境難民營學前兒童教育服務，每年協助 41 所社區幼兒園的經營管理。2010 年，TOPS 持續提供 200 位教師培訓和津貼，以及超過 4000 名難民孩童的文具用品與營養午餐費用，為五歲以下幼童創造良好的成長學習環境：

- 1. 計畫地點：**泰國西北邊境 Mae La、Umpiem Mai、Nu Po 等三座難民營。
- 2. 服務對象：**41 所難民營社區幼兒園；超過 4000 名學齡前兒童（三歲到五歲）；200 位幼教工作者。
- 3. 合作單位：**難民營內自治團體—克倫婦女會（Karen Women's organization）。
- 4. 計畫目標：**培養兒童社會心理、語言及協調等多元能力、學前兒童發展整體觀念，建立良好之成長發展環境、與在地社區及國際組織合作，改善學前兒童發展體系；鼓勵家長參與幼兒園事務，建立良好親子關係並與家長交流親子教育經驗；確保孩童於成長階段營養攝取之均衡；分享跨地域跨組織之兒童發展經驗，並建置學前兒童發展線上資源分享空間：
http://www.karenwomen.org/news_e.cd.html。



↑ 雖然在難民營內，孩子的笑容依舊散發純真無畏的光芒，當然，背後有賣零嘴的小店，笑得更開心了。

↓ 泰緬邊境三大難民營，TOPS 服務人次數目統計。

泰緬邊境難民營 各幼兒園註冊資料統計 (2009 學年度)				
難民營名稱	學校數	學童人數	教師人數	督導 / 訓練員
Mae La	24	2534	187	10
Umpiem Mai	11	1040	48	6
Nu Po	6	818	34	3
總計	41	4392	219	19



↑ ↓ 孩子的童畫裡，戰爭的殘酷跟暴虐，已經深刻到隨手塗鴉的作品，再也無法抹滅了。



調皮的孩子，躲在竹屋空隙後，正在偷看老師們受訓呢！

美拉難民營幼教師資培訓工作坊一 發自難民社區的自助和努力

文／賴樹盛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泰國工作隊，每年利用泰緬邊境寒暑假假期，在各難民營舉辦幼教師資培訓工作坊；然而，由於難民無法跨越營區移動，我們得分別在三座難民營連續舉辦四場工作坊；雖然 TOPS 在地工作人員具備豐富培訓經驗，並且對於每次的師訓工作皆全力以赴，但連續操作四次相同內容之培訓課程，對於 TOPS 人力資源運用，以及財務和時程規劃都顯得吃力。

因此，在 TOPS 工作人員和美拉難民營幼教督導師的共同籌劃下，決定由 TOPS 舉辦為期三天的營內師資培訓員之研習課程，爾後，再由師訓員自行在美拉營區內，針對 30 所幼兒園近 180 位幼教老師舉辦兩場師資培訓工作坊，其中，更有不少老師專程從緬甸境內前來參加師訓。

美拉營是泰緬邊境，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難民營，收容共 4 萬多名緬甸難民，至今已有 26 年的歷史，許多難民世代被迫寄居營內，沒有國籍身分且失去行動自由，許多無辜百姓更是在此生老病死。

難民營兒童發展計畫的師資培訓員，皆由 TOPS 長期培訓營內的難民來擔任，其中許多督導更曾經是幼兒園園長或教師，對於學校經營或教學內容非常熟稔，在 TOPS 鼓勵下轉任學前教育計畫師訓員或督導，使服務計劃更能夠貼近社區需求，協助幼兒園事務推展。

計畫督導 Corina 也是來自緬甸的難民，雖然僅有高中學歷，但已有十幾年營內教學實務經驗，並藉由資料閱讀和經驗觀摩，不斷進行自我學習和提升。她表示，藉由先行培訓營內師訓員，再協助他們自行規劃且執行師資培訓工作坊，不但可以使有限資源更加有效運用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們自己學習籌辦師訓活動以及分享教學經驗，並且得以累積起能力和自信。

Corina 督導更主動運用社區能量，與師訓員一起在美拉營設立「學前教育資源中心」，提供師訓員和教師相互交流與彼此學習的主題空間；雖然僅是一間有些狹窄的簡陋竹屋，但眾人一起努力規劃如何整建和佈置的自助行動，更是令人感到無比鼓舞和敬佩。藉由長期培訓和共同參與，累積受助對象的信心，並創造自我經驗，正是我們雖常感艱辛但始終堅持的海外服務之路。

營內老師參加培訓，無不打起精神，跟同儕切磋交流。



被遺忘的人間角落—努波難民營

文／賴樹盛

我常刻意將識別證收在背包裡，但即便這麼做，仍無法抹去我外來者的身分，更未能減低得以自由來去難民營的嫌惡感。無論怎麼做，皆無法改變我和他們彼此身分不對等的狀態，這似乎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營內新生兒逐漸增多，擁擠狹窄的空間缺乏安全環境，不利幼兒身心成長，因此，TOPS 泰國工作隊與難民自治團體「克倫婦女會 (KWO)」討論後，決定自 1997 年起陸續在三座克倫族難民營裡，共同推動學前兒童發展計劃。此外，為了更有效地推廣幼兒學前教育，同時促使在地社區永續發展，TOPS 決定更進一步培養在地幼教工作者，規劃克倫族幼兒發展體系，並著手以克倫文和緬甸文編撰製作親子教育和教案設計等教師參考手冊。

努波難民營設置有六所幼兒園，TOPS 聘任 40 位幼教老師，提供 800 餘位五歲以下幼兒的學習成長環境。營區內幼兒園的建築，多是一棟棟沒有隔間的竹牆高腳屋，雖然外觀顯得簡陋，但室內掛滿老師和家長親手做的裝飾物，牆上貼滿孩子的美勞作品與自製教學海報，營造出滿室的童趣溫馨。

百來位小朋友的學習和玩耍都在這裡，老師們分組帶領孩童遊戲，教導克倫族兒歌和簡單舞步，除了吃飯、午睡時間外，孩子的歌聲和笑語總充滿整個園內。幼教老師的負擔著實不輕鬆，得要吸引所有小朋友的注意力，還得照顧每個兒童的需求。

有些年紀小的孩子玩累後，倒臥在睡舖上便睡著了；有的則是攀爬上竹牆上，望著外面不肯下來；

還有掛著兩行鼻涕手上還抓著玩具的小娃兒；當然，學期剛開始時，老是哭著喊媽媽的小朋友一定少不了。我常想，世上所有孩子都是一樣的小可愛與小調皮。

每回訪視，總能見到老師常把孩童擁在懷裡安撫。有位教師媽媽曾這麼說過：「我已經當了八年幼教老師了，我想繼續當老師，直到只剩下顆牙齒為止。」

停留時間久了後，小朋友總繞在我身邊不肯離開，有時會突然給我一個溫暖的擁抱，如果是貪玩小傢伙，會把我當成高高的樹幹，開始往我身上攀爬，我索性捧起他舉向空中再放下，他們總樂得開懷無比。

為因應新學年開始，所有幼兒園共同召開家長座談會。家長出席相當踴躍，約略估算應有七百多人來參加。會議使用克倫語和緬甸語進行，這次議題是一所幼兒園的搬遷，由於部分家長認為新址離學生的住家太遠，且上下學需經過一條小溪，表達了反對的意見。一番討論後，主席提議投票表決，身旁的工作伙伴對我說：「這裡很民主吧！」

她的話，霎時讓我不知該如何回應好；在一個絕對不民主的空間裡，人們卻展現出高度參與和意見表達，儘管這只是個難民營內幼兒園的聯合家長會。

會議結束後，一位克倫老者跟我閒聊起來，他的家庭是努波營設營時首批入住的人。他談到，這些年來，有許多孩童陸續被收容到營內，主要是因為緬甸境內教育機構禁止教授少數民族母語，所以留在緬甸的克倫族父母便把小孩寄養到營裡的親戚家，為的是希望能讓孩子在營裡接受母語教育。

「你的故鄉台灣，應該也知道我們克倫族的情況吧？」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先生突然以流利英文問起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只好回答：「實在抱歉，我想可能還沒有太多台灣人知道泰緬邊境上有難民營的存在吧！坦白說，我來到這裡後，才驚覺自己對於東南亞的陌生。」

離去前，老人家再三邀請我，下回再到努波營時，一定要到他家坐坐，他很想多聽聽，關於台灣的一切。



↑ TOPS 教師訓練圓滿結束，工作人員與老師們愉快合影。

「努波難民營 (Nu Po Refugee Camp)」，距離「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泰國工作隊所駐紮的「美索 (Mae Sot) 鎮」雖僅相隔兩百多公里，卻得開上七個小時蜿蜒不絕的山路。這條山區公路以全泰國彎道最多而著稱，官方統計共有一二一九個彎道，讓人想不暈車都很難。

收容二萬多名克倫 (Karen) 族難民的努波營，就如同尋常泰國村落，座落在幽靜而美麗的綠色山林之間，沿途軍警檢查哨不斷，營區門口出入管制嚴格，加上簡陋茅屋排列整齊、緊鄰而接，及將整個聚落與外界隔離的刺刺鐵籬景象，時刻提醒著外來者：這裡是個與世隔絕的難民營。

泰國政府部門規定人道救援組織工作人員或服務計畫訪視者，必須在行前數週填寫表格，向有關單位申請入營許可，層層審核通過後，方得始取得通行文書，並配戴識別證，進出難民營執行服務工作。

要經過 1219 個彎道才能到達的努波營。

每逢佳節倍思親—難民營內的耶誕節

文／賴樹盛

年輕男老師走到台前，彈著吉他奏出輕柔美妙的樂曲，女教師則以動人的歌聲，用緬語唱出對家人家鄉的思念。在場多位教師紛紛眼眶泛紅，更有人抓起衣角擦拭不斷奪眶而出的淚。

努波難民營內六間幼兒園老師共同舉辦的歲末佳節慶祝活動，輪番表演的精彩節目，加上現場彩色氣球的布置，帶給在場所有人歡笑和溫暖。

落落大方主持活動的波達絮，不僅是活動的主辦人，更是每日巡訪所有幼兒園的 TOPS 努波營專任計畫督導。由於努波營區位處泰緬邊境南方偏僻山區，因此，營區雖有寧靜安祥的氛圍，但在連綿山嶺和帶刺鐵絲網背後的世界，相較於其他難民營區，依舊相當缺乏外界的援助資源。

波達絮已經是三個青少年的母親，早在 1997 年便因緬甸家鄉的動亂而被迫逃到泰國，並且全家被收容在難民營裡至今。

十幾年前，難民營裡的人為了讓孩子有學習的場所，共同在營區內辦起幼兒園，波達絮當時便開始擔任幼教老師。「當時我們身無一物，也沒有文具和營養午餐，只能帶著孩子們識字歌唱。感謝 TOPS 來到了努波營，提供我們這些年許多的協助，才得以有了如今的幼教成果。」她說。

「幼教老師相當於每個孩子的第二個母親！並且，學前教育是兒童身心發展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影響孩子一生的成長。」波達絮也強調，藉由服務計畫的持續參與，自己能夠有機會學習成為一個更有創造力的教育工作者。



↑ 五彩繽紛的汽球，老師的吉他，最快樂的時光，沒有一個小朋友不喜歡聖誕節。

另一位督導達嘿索，則在一旁頻頻點頭表達同意。她認為，雖然有些時候，幼教老師除了帶領孩童學習之外，還得要照顧許多小小孩的生活作息，但她覺得再也沒有比和孩子一起相處更快樂的事情了。

1997 年來到難民營的達嘿索，談起了那段被迫離開家園的往事，「緬甸軍人燒毀了我們的村落，我們全村數百人只能白天一起躲在叢林深處裡，然後利用晚上分散往邊境的方向摸黑逃走。」耗費了數星期時間，他們一行人才終於得以安全地跨越了邊境，但許多人卻已經在途中染上了瘧疾和霍亂等致命惡疾。

雖然僅能領取微薄的服務津貼，波達絮和達嘿索仍終日努力於服務計畫工作，在夏日炎熱而冬天寒冷的營區內辛勤奔走。她們說，能夠看到幼教老師們越來越有自信和能力，孩子們健康成長和快樂學習，就是從事教育服務工作最大的回饋。



睡得香沉的孩子，每一個都像是天使，希望你們的夢境帶著你們飛翔。

我見汶旁營 (Umpiem Mai)

文 · 圖 / 王子培 (TOPS 海外志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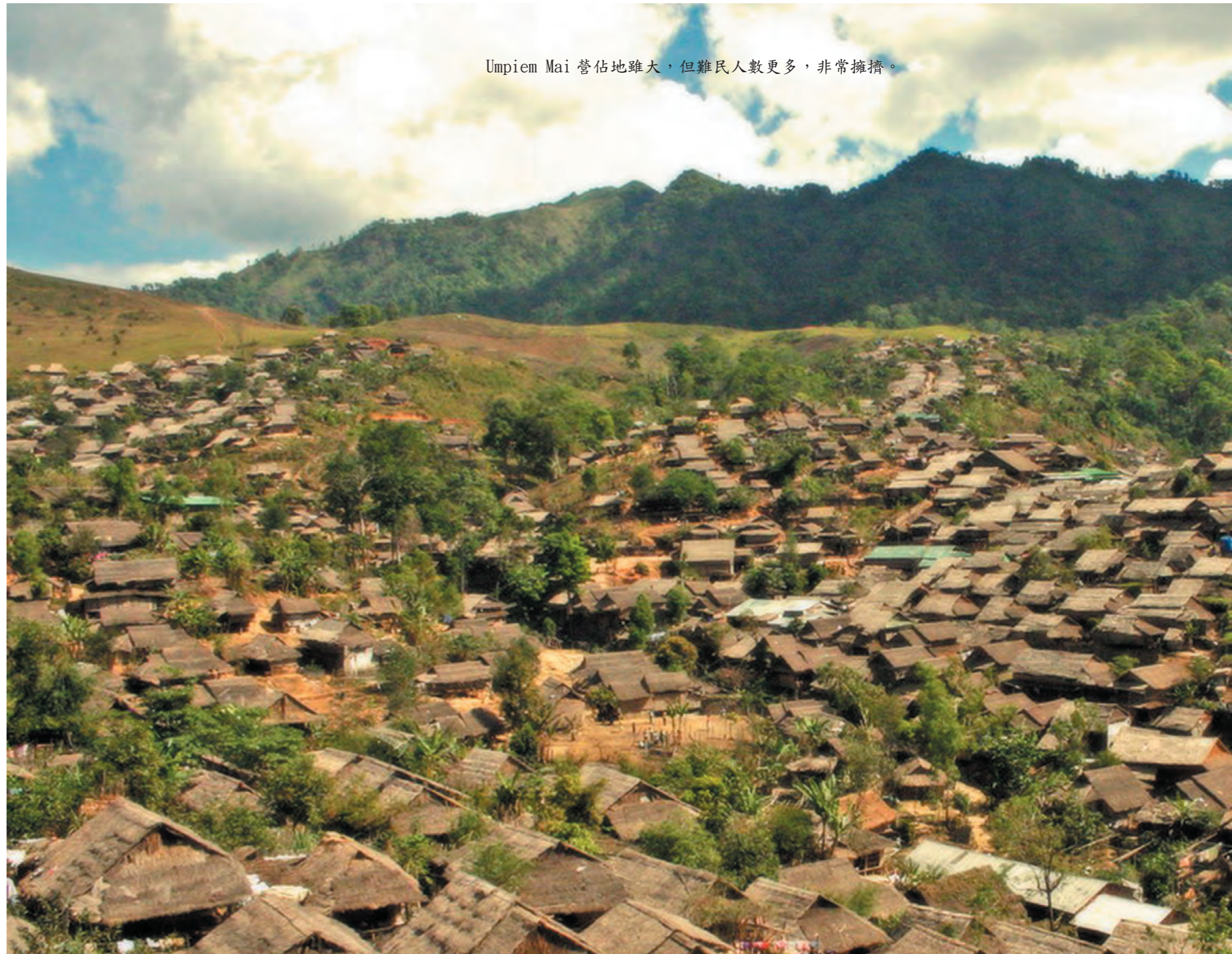
在台灣，我們對於難民的印象，都是以非洲為主，而主要獲取難民資訊的來源，也來自於各種媒體，所以往往我們都對難民有著刻板印象，當然我也不例外。活動結束了，坐在車中準備離開難民營看著窗外一雙雙望著車裡看的眼睛，似乎在訴說著，他們也想要回家，也想要離開這裡……

初訪 Umpiem Mai Camp

跟著 TOPS 賴樹盛 (Sam) 以及泰國工作隊的伙伴們到 Mae Sot 鎮南方的 Umpiem Mai Camp，進行接連三天的師資訓練課程。根據英國組織「泰緬邊境聯合會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 TBBC)」的資料，Umpiem Mai Camp 是泰國境內海拔最高的難民營。1999 年，由泰國當局與「聯合國難民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協助下，將 Wang Ka camp 及 Maw Ker camps 合併而成 Umpiem Mai Camp。由於泰境內的難民營都是沿著泰緬邊境沿岸設立，所以有時也會傳出緬甸軍隊渡河到難民營內摧毀與殺害難民的消息。Wang Ka camp 在 1996、1997 年曾被緬甸軍隊渡河破壞，1998 年更甚，營區有 80% 房舍被焚燬，4 人被殺害。

泰國當局與 UNHCR 花了 6 個月的時間，就近設置新的營區，取名為 Umpiem Mai Camp，並將原先在 Wang Ka camp 及 Maw Ker camps 兩營區的人遷移至現址。由於邊境的戰火頻仍，至今仍不斷有受迫害的緬甸人民，越過邊界逃避至難民營內，難民營內的人數也逐年增加。根據 TBBC 所公布最新資料，目前 Umpiem Mai Camp 總人數為 18,790 人；此外，UNHCR 所掌握的數據，則是為 19,845 人。兩者的數據雖然因為統計的變項不同，所以有不同的數據，但是有其共同點，營內人數以克倫族 (Karen) 為最多數。

過去也曾跟著 Sam 拜訪離 Mae Sot 鎮最近的，



Umpiem Mai 營佔地雖大，但難民人數更多，非常擁擠。

也是泰緬邊境面積最大、收容人數最多的 Mae La Camp。兩個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許多差異。

Mae La Camp 由於人數最多，又位於主要公路旁，靠近 Mae Sot 鎮，外界資源相對來說比較多，所以有很多學生，透過管道從別的營區，跨區到 Mae La Camp 去唸書。由於目前「第三國安置 (Resettlement)」的機會，還是以 Mae La Camp 的機會比較多，所以也有不少從別的營遷移過來，等待接受安置到西方國家的機會。

在台灣，我們對於難民的印象，都是以非洲為主，而主要獲取難民資訊的來源，也來自於各種媒體，所以，往往我們都對難民有著刻板印象。第一次到難民營，發現難民營中居然有商店街，便好奇地問 Sam 說這是正常的現象嗎？Sam 回應道：「難民也是人，雖然他們沒有自由的人權，但是他們也有正常生活的權利，況且非洲的難民營，跟泰國的難民營設置情況的原意不同，怎能用主觀意識來一併論之呢？」的確，常常我們都會用自身有限的生命經驗，來想像所接觸到的新事物，如果因為這樣，來假設甚至限制事物的原本樣貌，那就不適合了。



↑ 泰國籍同仁 Muetae。

TOPS 幼兒園師資訓練計畫

這次主要是參與 TOPS 在 Umpiem Mai Camp 內的師資訓練。TOPS 泰國籍同仁 Muetae 是這個計畫的主要執行者。觀察過程中，有許多令人讚嘆的地方。

我以前修過教育學程，對於教學方面的



緬甸的廟會文化。在難民處境下無法被拘禁的，屬於緬甸人自己的信仰、精神、與力量。

論述，也懂得一些些。在過程中發現，他們不但設計漸進式的教學方法，也透過最基本的教學觀念與理論，讓參加的學員各自依照最基本的原則，採用他們平常教學時所會碰到的情境加以運用，並輪流演示給其他參與者，最後透過大家的回饋，修正自己的方式。

此外，在內容上，利用各種情境教學演示，讓學員去體會教學是可以多元運用的，

可以融合生活、文化和環境等。最後，還設計簡單的問題，讓教師回家去解答，隔天再來與大家分享。在台灣，很多師資培訓的課程都非常專業化，邀請許多專家學者指導；在這裡，看不到專家學者，大家都是從做中學，從基本的原則，依照不同的實際情境，各自領會、發揮，以找尋最適合的教學方式。

專業有其專業的迷思，尤其是這邊的落

差太大，以專業的角度來訓練，除了學員不容易理解之外，加上指導者若是掛上專家學者的身份，在身份差異性大的情況下，難免會讓學員誤以為專家所教授都是好的，一板一眼照著專家的方式去做，而容易陷入思維被定型化的窘境。況且，對這些難民營內的老師而言，這些專業都是外來的，如果一味地去接受，反而容易失去自我思考與創造空間。在營內，看到的專家學者，不是 TOPS

的伙伴們，而是這些營內的老師。資深的領會較多，會帶領資淺或是新進老師，大家相互討論，相互激盪，相互學習。相對來說，TOPS 的伙伴們，雖說是訓練計畫的主要策劃者，但相信透過這樣的互動學習，受益最多的還是 TOPS 的伙伴們。

這次活動還目睹一個有趣插曲，休息時間，聽到一陣很熱鬧的聲音，一群人浩浩蕩蕩從遠方走來，原來是緬甸的廟會，這樣的緬甸廟會形式，在泰國是看不到的，他們還是保留著來自緬甸的文化。這樣的生活方式與信仰，不會因為難民的身份，或是戰爭的迫害而有所改變，或許，有了信仰，才能支持他們在漫漫等待與苦難中尋求快樂生活的動力來源。

難民營，算是家嗎？

下午，與 Sam 利用時間逛了營區，逛累了便與 Sam 坐在營區的高點，眺望著整個營區。我問道：「你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Sam 淡淡地吐出：「回家！」

回家，對我們來說很是容易，只要想回家，隨時都可以。但是對他們而言，從家鄉逃出來，故鄉的一切已經人事全非，家園也被破壞殆盡。回家，要回哪裡呢？難民營可以當家嗎？即便他們想，泰國政府也不



想！第三國安置可以在新環境建立自己的家園嗎？會願意發公民證的國家，一年也僅接受極少數難民，即便這些第三國政府願意，該國人民又會有多大的接受度與反彈聲浪呢？「回家」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個遙遠而模糊的夢，但是沒有這個夢，明天又該期待什麼？剛進營的時候，Sam 就說：「我每次來，都覺得很彆扭！每隔一段時間來，這些人都還是在這邊。」難民營相較於他們的家鄉，是個安全的地方，是個不用半夜睡覺因為緬甸軍隊的侵襲、掠奪而驚醒，是個不用害怕因為不服從緬甸軍隊武力脅迫其從事勞動，而被暴力虐待或是槍斃；對婦女來說，在營內不用擔心緬甸軍隊對其脅迫做「被允許的性侵害」，遠離非自願的身體侵略。

在營內，他們雖然可以過著安全，又帶點快樂的生活；但是在營內，他們沒有財產、土地、自由、以及其他等同於一般人的權利，他們所僅能擁有的，除了那漫漫無期的等待時間，就只剩離開難民營的回家希望，以及宗教信仰的心理寄託與依賴。難民營是他們暫時可以依靠的家，但卻也是個不知何時才可以解脫的囚籠。逐漸地，體會到了 Sam 的無奈與彆扭；也反思到了自己帶著某種目的，自私地來「窺視」這些苦難者。我體悟到不該用大量的同情與悲憐的心態來看待他們，而應該是透過觀察、瞭解他們的現況，反思擁有資源的我們，該如何去協助他們可以自立與發展。他們跟我們同樣都是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們無法擁有我們理所當然的自由；他們沒有我們汲汲營營的慾望，他們卻有我們可能已經忘卻的分享與彼此關懷。然而，他們所隱藏的是我們不曾經歷的恐懼與苦痛，呈現出來的卻是能夠擁有現在一切的感謝與知足。謝謝 Sam，也謝謝這些人，幫我上了一課，受惠良多。

← 有媽媽、有姐姐，有安穩睡著的小妹妹，有一間足以安身的小竹屋。但是，難民營，是家嗎？

ECD 計畫 美拉營幼教老師的感謝與祝福...

My name is Naw Eh Lay. I was born in 1967, September 14 in Burma. In 1996, May 15, I worked with TOPS. My school was established by Rev. Ahtha and Thara Paul. When they started build our school, there are two teachers and 30 students in our school. Our main aim is Karen Children Education in the Camp.

Although we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we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section leaders and camp education committee. In 1998-1999, we had 120 students, In 2000-01 we had 170 students. I worked with TOPS members like Emma, Peter, Saviour, Sam and Calvin also in Karen teachers groups like Htoo Khu, Hsar Paw, Cherry and Mutae.

In 1997-1998 school year, February, I received 12,000 baht to build No-4 nursery school. We faced many problems when we started our school but we got over the problems happily.

If we looked back, w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So, Thanks TOPS very much. I am not only headmistress in No-4 nursery, but also Zone B manager.

↓ 幼兒園老師精心設計的課表。

↓↓ 四號幼兒園的園長 Naw Eh Lay 與其親筆信（左圖與下下圖）。

Nursery Daily Timetable		Nursery School	
Time	Activities	Month	Stud
8:00-8:30	Come to School	May	Alph
8:30-9:00	Warm up	June	Color
9:00-9:45	Teaching Lesson	July	Anir
9:45-10:15	Free playing	August	Body
10:15-11:30	Learning Activities	September	Nur
11:30-12:00	Lunch	October	Sh
12:00-1:30	Sleep	November	Fr
1:30-2:00	Story, Action, Song	December	Sh
	Home	January	Re
		February	Si

我的名字是 Naw Eh Lay，是美拉營第四號幼兒園的園長與 B 區的負責人，1967 年出生於緬甸。1996 年 5 月 15 日，我開始和 TOPS 一起工作。我的學校由 Rev Ahtha 和 Thara Paul 所成立，成立之初只有兩位老師和三十名學生，並以難民營中的克倫族孩童教育為宗旨。

雖然我們遭遇許多困難，我們仍努力和各區的負責人以及教育委員會一同解決。1998~1999 學年間我們有 120 名學生，2000~2001 學年間則有 170 名學生。我和 TOPS 成員 Emma、Peter、Saviour、Sam 和 Kevin，以及 Htoo、Khu、Hsar Paw、Cherry 和 Mutae 等教師成員合作。

1997 到 1998 學年度的 2 月間，TOPS 核撥了第四號幼兒園 12,000 泰銖做為幼兒園硬體建設經費，雖然在成立之初遭遇了許多困難，我們都一一克服了。回頭看看，可以發現我們有了很多的進展，因此，真的非常感謝 TOPS！





我的名字是 Corina，我是九號幼兒園的園長，以及美拉難民營內 24 所幼兒園的督導。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很喜歡比我還幼小的孩子。當時我的一位老師告訴我：「做每件事情，都要做到好並且完成它。」因此，每當遇到難題的時候，我都能自己度過難關而不失去信心。

1986 年，19 歲的我成為 Sho Klo 難民營四號小學的老師，並在 1988 年成為園長；1989 年到 1996 年，則在 Sho Klo 中學工作，期間參與了三次的教師培訓。1997 年 5 月，我們在一所幼兒園教學，並由 Peh Lu 擔任園長；同時，我們也獲得了 TOPS 的幫助。

1998 年 2 月，Sho Klo 難民營併入美拉難民營，因此我們的學校也移入了 A-3 區並更名為九號幼兒園。2000 年，我成為 A 區的教師培訓員，並在 2001~2002 學年成為第九號幼兒園的園長和 A 區的負責人。接著在 2008~2009 學年，幼兒園督導 Honest 成為難民營行政秘書，我則因此接替他成為督導。

我、Emma、Peter、Saviour、賴領隊 Sam 和李榮源 Kevin，以及在 TOPS 工作的克倫族人們一同合作。學校和幼兒園之間有非常多的差異，有時會遇到一些難題，但是在我們的團結合作之下，總能順利解決。因此我想向 TOPS 說：感謝你們對我們克倫族孩子教育與健康成長付出的愛與關懷，以及膳食、教師薪資、玩具和教材書本的提供。

我因為在中學教書時參與過一些教師培訓，而能夠在幼兒園的課程計畫、教室與學校管理等方面幫助老師。

願上天永遠保佑 TOPS。

My name is Corina. I am not only the headmistress of No. 9 nursery, but also the supervisor of 24 nursery school in Mae La Camp.

When I was a child, I loved the children who youngest than me. At that time, one of my teacher told me "if you do something, you must done it very well and do it till the end." So when I saw problem I can pass easy for me. I don't lost my heart.

In 1986, started from 19 years old girl, I became a teacher of No. 4 Primary school in Sho Klo camp. In 1988, I became the headmistress in that school. Since 1989 to 1996, I worked in Sho Klo High School. During that time, I got teacher training for three times. In 1997, May, we started teach in only one nursery school and now Peh Lu was headmistress of this nursery. In mean time, we got help from TOPS organization. In 1998 February, Sho Klo camp moved to Mae La Camp, so our school moved to Zone A. Section 3 and called No. 9 Nursery school. In 2000, I became Zone A teacher trainer and 2001-2002 school year I became No. 9 nursery headmistress and Zone A Manager. Then, in 2008-2009 school year the supervisor Honest became camp secretary, so I became nursery supervisor instade of him. In my job, I worked with Emma, Peter, Saviour, Sam and Cavin also Karen people who work in TOP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school and nursery,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job for me as a nursery teacher. Sometimes I faced with troubles but I can got over my trouble because of our unity. So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OPS for you love and your kindness to our Karen children educate, children nutrition, kitchen materials, teachers' salaries, toys and guide books also. I got some training when I was a teacher in High school, so now I could help the teachers in nursery school like lesson plan, classroom and school management.

May God Bless the TOPS organization now and forever.

My name is Khu Po. I am principal of No. 6 Nursery. We started our school since 1997, now it was 13 years long. At that time, Samrial Htoo was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Befor we started school, we worked together with school committee, par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There are very few school during this time, we had 5 teachers and more than 100 students.


In 1998 Christina became the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But started from 1997 to 2006 school years I was just a teacher. In 2007, I became the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By helping from parents, school committee, educational committee and TOPS staff, so my school can stand howsaday. TOPS staff as Emma, Peter, Saviour Sam and Cavin also Karen staff from TOPS,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elping our school. God bless you and all of the staff in TOPS organization.

我的名字是 Khu Po，是美拉營第六號幼兒園的園長。我們的學校成立於 1997 年，至今已有 14 年的歷史，最早由 Samrial Htoo 擔任我們的園長。學校成立前，我們一起和學校委員會、家長以及教師們合作，當時的學校數目很少，我們只有五位老師和一百多位學生。

1998 年，Christina 成為我們的園長；1997 年到 2006 年這段時間我則只是一位老師，2007 年才成為這所幼兒園的園長。在家長、學校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以及 TOPS 成員的幫忙下，我們的學校才能順利運作至今。

我想向 TOPS 的成員包括 Emma、Peter、Saviour、Sam 和 Kevin 以及其他克倫族成員說：非常感謝你們對學校的熱情相助，願上天保佑你們以及 TOPS 的所有成員。



A young boy in a red shirt and dark shorts is pushing a bicycle cart loaded with fresh produce, including green leafy vegetables and white bags of onions. The cart is on a dirt road in a slum area with buildings made of corrugated metal and palm trees in the background. The boy is wearing a cap and sandals.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other people, including a man sitting on the ground near a building with a sign.

Mae Sot Street 美索路上，處處可見移工孩童

移工孩童為了生活糊口，在街頭拾荒乞討。
喪失讀書上學的機會，甚至平安長大的明天。
(TOPS-Migrant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gram)

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

Migrant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gram (MCD) 2006~



為了想盡辦法生存下去，上百萬緬甸人攜家帶眷漂流到泰國異鄉，雖然暫時求得一個棲身之所，但他們的孩子由於缺乏妥善照顧與合法身分，面臨營養不良、人口販賣、暴力侵害的危險。這些緬甸籍父母已經是社會底層，他們的下一代在缺乏教育機會下，不難預期將面對更艱困的處境，成為更為弱勢的一群。

2005年8月，泰國政府通過「全民教育決議 (Education For All)」，明訂在泰國境內所有孩童皆擁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其中包括無國籍孩童與外勞子女。此項政策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但礙於實際執行的困難重重，以及偏遠地區教育資源的短缺，真正能到泰國學校讀書的緬甸孩童仍非常有限。並且，即使可以到公立學校就讀，貧窮的緬甸家庭仍無力負擔各項學習開支，孩童也無法適應完全以泰語教學的環境。此外，就算順利在泰國小學讀書，畢業後仍無法取得正式學歷證明，未來也沒有機會繼續升學或接受高等教育。

目前位於美索地區的緬甸貧童小學（或稱緬甸移工子女小學）有七十所。這些學校裡，沒有足夠的教科書和課桌椅，卻有老師滿滿的教育熱忱，還有孩子們學習的意願和喜悅。在這些學校裡，孩子們至少能夠擁有一個「安全可靠」的地方，和同儕一起讀書和遊戲，得到一份關懷和保護，免於遊蕩街頭或田野，免於淪為走私販賣、性侵害與勞力剝削的對象。

↑ 邊境移工孩童因為家鄉內亂跟不安逃到泰國，卻不曾失去燦爛的笑容與對未來的盼望。

陪他們一起長大，給他們樂觀的力量面對困頓。

TOPS自2005年起，開始派員訪視各貧童小學，並且評估需求，陸續執行四年「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 (Migrant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ject, MCD)」，每年協助超過1200位緬甸貧童得以進入學校學習。弱勢族群的孩童在缺少公共建設和社會服務的環境下成長，只會讓將來他們的經濟生活更顯困頓，若是濫用童工和侵害孩童等問題無法獲得改善，惡性循環之下，貧童將成為更弱勢的族群。TOPS深信，透過有計畫的培植下一代的力量，才能夠讓受教育的學子成為改善現狀的源頭與支柱。

雖然MCD計畫因為經費不足，募款不易，於2009年10月間暫停，僅保留教師培訓工作坊以及緊急救助基金應用，但TOPS還是會持續關注、陪伴移工孩子成長，並盡其所能守護他們的安全，平安長大。

1. 計畫地點：泰緬邊境 Mae Sot 縣、Pop Pra 縣、Mae Ramat 縣。

2. 服務對象：1200位緬甸弱勢孩童、50位幼教教師、15間緬甸貧童學校。

3. 合作單位：緬甸移工教育組織 (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cation Committee-BMVEC)。

4. 計畫目標：提供學校的整建需求，保障孩子學習的機會；營造在地化的教學環境和學習刺激，讓孩子能有健康的身心發展。

5. 執行方式：整修學校建築、教師進修訓練坊、教室佈置活動呈現、幼教教師團體會議、學校之急難協助等，TOPS將與緬甸移工教育組織 (BMVEC) 合作共同評估與執行。



只要一間可以庇身的屋子，孩子們就可以傳出琅琅的讀書聲。

我們是緬甸來的人

文·圖 / 黃婷鈺

「有太多種啦！腳伕費、鐵路費、勞工費...，鐵路的規費是最貴的，一年要 1000 Kyat。腳伕費，從 50、70 到 100 Kyat 都有，看他們要多少。」

「那如果繳不出來呢？」

「我們會被要求去替緬甸軍隊搬運東西，然後我們就在被鞭打或射殺的陰影之下，緬甸軍要我們走在軍隊的最前線，把我們的身體當作地雷探測器和士兵的盾牌。不然我們就是被帶去修築鐵路，那裡通常離家好遠。他們不斷鞭打我們，我們

是該讀書的年紀，孩子卻隨家長流落街頭，拾荒補貼家計。

「在緬甸軍政府掌握權力之後，所有的情況變的更糟了。以前即使我們孟 (Mon) 族人很窮，還是可以勉強生活下去。當然有一些人還是去了泰國，但是沒有像現在這麼的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斯歐？」「緬甸的物價變的非常的貴，還有繳不完的稅金和規費。」來自緬甸的斯歐回答。

斯歐逃到泰國之前，他們的家庭在緬甸一個村子裡，擁有一間小雜貨店。「如果我賺了 1000 Kyat (近 1 美金)，至少有 700 Kyat 都會到緬甸軍手裡。」斯歐說。

「到底有哪些稅金和規費呢？」

「唉阿！怎麼說呢...」，斯歐笑了起來。

不曾得到足夠的食物和水，甚至要自己解決吃的問題」，斯歐說。

「那腳伕費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那其實是... 緬甸軍需要勞工去幫軍隊搬運補給品和軍火，而我們必須要付錢讓他們徵勞工。如果我們付不出來，我們就得去作腳伕。在泰國就沒有這樣的規費要繳了...，在泰國，你有自由；在緬甸，沒有自由」，斯歐認真的說。

緬甸童工在美索

在泰國的最西點，最靠近緬甸的美索 (Mae Sot) 鎮，隨處可見來往的緬甸人：是市場的魚販幫手，吆喝著不太標準的泰語；是面對工廠一排排縫紉機的女工，夜以繼日



年紀這麼小的女孩，就得幫家中照顧更小的孩子，讀書，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的轉著紡輪，領著每小時 7 泰銖的工資；是鎮外的務農人，頂著烈日，賺取一日不到 100 泰銖的收入。

這些緬甸人的孩子，年紀比較大一些的，有時在鎮中心拎著大麻布袋，撿拾回收物；有的時候就站在便利商店旁，等著過路人給一些零錢。也可以看到較大的孩子帶著較小的孩子，在街上成一小縱隊的走過。以拾荒為生的婦人，推著一小車的拾荒物，在街上一遍遍地走著，隨時注意有無泰國警察的蹤影。

在這裡看見緬甸孩子在「工作」，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許多的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已做了研究報告，指出美索地區的童工使用情形嚴重。很多時候，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實際情況，主因是孩童不懂得適當的表達他們所遭受的不公平。在泰國大批來自緬甸的非法工作者裡，這一群小小童工，面對著雇主的不合理對待及無情掌握。

愛的童工生涯

愛 (Aye)，出生在一個緬甸東北邊境少數民族區域的小鎮。在年紀還很小時，因為家裡窮，她在緬甸成衣工廠開始了童工的生涯，以幫忙家裡賺取多一些收入。有一天，

這個工廠被勒令停業，愛也沒了工作。隨之而來的是愛的父親的過世，這讓愛的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於是，雖然完全沒有熟識的人，媽媽還是帶著她，越過了眉瓦帝 (Myawaddy) 的友誼之橋，來到泰境美索鎮，試圖找到更多維生機會。

成衣廠的工作經驗，讓愛很快在美索找到新工作。可她面對的工作環境是極端辛苦的：一週七天，每天超過 12 小時的工作，全都待在擁擠的工廠；過長的工時也奪走了她的健康，帶來經常性的頭痛和背部的扭傷。

愛在緬甸讀完了小學，可她不想繼續進入中學讀書。現在她只想要好好幫她的母親賺到足夠的錢，寄回緬甸給幫忙撫養其他三個兄弟姐妹的親戚。

然而，一週 300 泰銖的收入，讓愛遲遲無法完成這個心願。童工的薪資遠低於其他的工人，有時候不小心剪壞了衣服，也得到被扣除 500 到 1800 泰銖的懲罰。僱主提供給愛食物和飲水的費用，也從她的薪水中扣除。愛也必須要支付成為外籍勞工的工作證和身分證等註冊費用。由於未滿 15 歲無法取得工作資格，雇主替她弄了假的身份證，也虛報了她的實際年齡，同時扣留愛所有原本的身分證明文件。

在美索鎮上，童工的挑戰，還有更多。愛經常遇到販毒份子強行敲詐、勒索她，愛覺得在這樣的地方工作和生活，很不安全。

然而，儘管有這麼多的困難，愛還是選擇繼續留在這裡工作，她在美索賺到的錢，還是比在緬甸境內來的多。她說，希望所有的工廠都可以搬到緬甸那一岸，可以在那裡得到和在泰國一樣多的工資。

愛想念她年幼的弟妹，說她有一天夢見了，他們又一家子團聚在一起生活。她很快的又說，只要存夠一些錢，能做些小生意，她就會回到緬甸去。



得來不易的學習—緬甸貧童學校

在泥地上鋪個蓆子，搭個簡易的竹棚，召來住家附近的孩子；一個緬甸人拿起筆，翻開從市場買來的書，唸給孩子聽、帶孩子一起唸、孩子寫緬甸字母、學認字。隨著父母工作的孩子，在幫忙家計之餘，晃到這裡，可以聽聽大家說話，學字。父母會在出門工作的時候，把年紀幼小的孩子送到這裡，因為這裡會有人幫忙照顧。三不五時，孩子的父母，會帶來一些蔬菜及用品，給照顧這些孩子的人和其他孩子。一些過路客看見了，下次會拿來一些鉛筆或紙張，給孩子塗抹。

在這裡，願意拿起筆，教導孩子認字，或願意帶著孩子念故事的，我們就稱他為老師，不會有人去過問老師有沒有受過正規的

教師訓練。一般而言，很多緬甸來的人，基本上是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能唸到10年級，就會被認為能夠負擔起教學的責任。

緬甸移住人口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中，有大量的孩童是隨著父母來到泰境，或是在泰境出生。估計有超過10萬名的15歲以下的孩童，他們隨著父母到處打零工，或是待在路邊臨時搭建起來的簡陋住所；緬甸來的孩子，由於和泰國語言文化的不同，基本上被拒絕在泰國正規教育體系外，多數的緬甸家庭亦負擔不起孩子赴泰國學校的花費。

上述的小小私塾學校，最初是由緬甸社區自行慢慢發展的。到2006年底，美索地區這樣的「緬甸移工學校 (Burmese Migrant schools)」有近70所，絕大多數提供小學課程和少數提供進一步的教育機會。因為移工

學校而多了些機會接觸讀書、寫字的小朋友，將近有6000人。然而，美索地區有超過2萬名緬甸失學孩子，這些得以就學的孩子，當然只是幸運少數。

New Blood Migrant School

離美索鎮不遠有一間名為「新血 (New Blood)」的緬甸移工學校，新血小學的孩子，從3—14歲的都有，也有不少超齡的孩子。

學校裡每天此起彼落的朗誦聲，像在比賽大合唱一樣吵雜，大部分的小學校都沒有能力分級上課，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學習語文類的課程。除了緬語，還要學習自己的族語、泰語，和英語。小小的年紀，這是個不容易的挑戰。

有一位緬族流亡畫家，很早的時候就來到了泰國。先待在邊境的難民營裡，而後想了法子到鎮上來討生活。

畫家每天在小學校教導孩子畫圖和勞作。畫家準備了友人捐贈來的小畫筆和水彩顏料，在一遍又一遍的背誦聲中，和孩子一起拿起色彩，塗抹出心目中的有兄弟姐妹和好多好朋友的家園。

畫家告訴孩子，畫畫不像是背書，你不用擔心沒有得到滿分。畫畫也不像是寫泰文，哪裡多一撇、少一角，都沒有關係。畫紙也不是唯一可以畫畫的地方，新血小學校的其中一面牆，有跳舞的星星，快睡著的月亮，孩子不小心弄污了的一角，在畫家和台灣志工的帶領下，變成了一頭綠色的小象。

緬甸孩子在邊境城市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祖國緬甸高壓艱困的夾縫中，無庸置疑地成為弱勢的、沒有基礎教育、沒有足夠健康的、無聲的犧牲者。給孩子更多的了解，進一步的關懷，和一段恣意揮灑的兒時記憶。



移工校長的故事 (一) - Nam Tok 的 Aung Win

文 · 圖 / 白宜君

「歹勢、歹勢，我早上去市場賣花了。」滿頭大汗的 Nam Tok 移工小學校長 Aung Win，匆匆從小道拐進學校，頂著上午的大陽光，笑容可掬地致歉。

Nam Tok，是泰文「瀑布」的意思。這間移工學校旁的山坡邊，正有一條潺流不停的小瀑布，涓涓的順著斜坡流著。入境隨俗，既然學校在瀑布邊上，那麼學校就叫做瀑布小學吧。在放學的時候、放假的時候，總會有孩子滾動著廢棄的汽車輪胎權作游泳圈，「撲通、撲通」的跳進瀑布下天然的水塘玩耍。當勤奮的烈陽在稚嫩的肌膚上灑下溫暖，而冰涼的水流纏繞著划動的四肢，真是孩子們享受的午後時光。喔！對了，最大的好處其實是，這是不、用、花、錢的運動。

Aung Win 是緬甸人，因為受到軍政府迫害、難以生活，大約二十年前，來到泰緬邊境；後來，因為看到附近社區的緬甸移工子女困於家境無法求學，年紀小小不但失學，

而且為家計奔波的父母不能給予孩子適當的安全保護與生活教育，慨然建立了這所瀑布小學，把周邊社區的緬甸孩童找進學校，免費讓孩童享有受到保護、讀書習字、與同學相伴成長的童年。

Nam Tok 移工學校創建於 2005 年，當時，只有一間教室，與 50 個學生，校長是 Aung Win，他是學校創辦人，也是唯一的老師、唯一的贊助者、及唯一的校工，數個職稱，皆無薪水。經過五年的苦心經營，現在的 Nam Tok 移工學校，有 11 位老師、8 間教室、和從托兒所到小學五年級「註冊」的 252 個小朋友；11 位老師的薪水跟日常花費常常需要望天興嘆，但蒼天不說話，是 Aung Win 要搞定。當然，校長跟校工還是不支薪的 Aung Win。

賣花的校長

所以，今天早上，Aung Win 去賣花了。

花材是學校後的空地所種植的菊花，這批花材，在市場上以 1 公斤 35 泰銖的價格賣出，今早的收入，成交三公斤，是 105 泰銖。Aung Win 笑瞇瞇的說，他期待接下來成熟的花材可以大批賣出，「如果」他有 100 公斤，他就可以有 3500 銖的進帳；「如果」他有 200 公斤，他就可以有 7000 銖的進帳，「如果」有這筆錢，先還掉成本的負債，上個月欠的交通費應該就可以補貼補貼。

還有，學校自行栽種的

瀑布小學的花田。這一片自栽自賣的花田，為孩子補充了好一些食品物資的經濟來源。



蘑菇，一個小馬克杯的容量大約可以裝 10 朵白白嫩嫩的矮胖蘑菇，「如果」一杯大概可賣出 7 泰銖的價錢，那只要賣到 1000 杯就會有 7000 銖的收入，先還掉成本的負債，拖欠 Ei Ei 老師四個月的薪水，終於可以先還一些（一個老師的月薪，大概是 1725 到 2000 泰銖出頭不等，那至於其他老師沒欠「那麼多」的，就再等等）；還有，池塘裡養殖的淡水魚，養大了，還來不及養肥，「如果」有人買，這筆錢也要趕快算，一斤小魚，可以換來多少錢，先還掉成本的欠債，「如果」賺了一點的話，給孩子加加菜，偶爾吃一點點心也不錯。

像是那個頭上頂著牛奶罐的少女，如果賣了牛奶買母雞，如果母雞生小雞、小雞長大後再去賣一筆錢，那少女就可以買新衣，買首飾，買一切想買的東西了。Aung Win 養著花、魚、蘑菇、菜園子裡一畦一畦的種著不同作物，心裡不斷撥打著怎麼樣都擺不平

的算盤，如果有這筆錢，就先還教師薪資，如果有那筆錢，就籌備交通運輸費或是做教學海報，如果、如果、如果...

但「如果」永遠來不及長大變成首飾與新衣呢？「如果」只能不斷的循環在負債之中。Aung Win 似乎是有點害羞了，薪水總是發不出來的時候呢？購買種籽、飼料本錢付不出來的時候呢？「我會想辦法找人周轉、周轉」，Aung Win 說。

邊境辦學的窘境

那個人是誰？往往不是按部就班跟著計畫撥款的 NGO，事實上，NGO 的款項總也是不夠用，也有一肚子苦水。「我找我老婆」，Aung Win 說出最多次的借款中間人。如果，這個大家庭總在為了生活費週轉不靈，那麼，Aung Win 回頭往自個家的小家庭裡找吧，然後老婆再往外找同鄉，找朋友，總會



↑ 好孩子，擦乾眼淚，這世界太美麗，不要用模糊的淚眼去看它，要用你純粹清澈的眼睛，去認識所有的一切。



出錢來，等到下個月，再贖這個月的欠債。

這是一間努力自己賺錢養家的學校。家裡除了將近二百五十名小朋友，還有十來個總是在領前幾個月薪水的老師，跟他們自己要養的家庭。錢永遠賺得比花得慢，出去的比進來的多，但是這一家子還是努力的跟著大家長 Aung Win 生活在一起。大人拼命的省吃儉用，把錢花在保護與教育孩子身上。然而，最容易變動與讓人心疼的也永遠是孩子。

為什麼？

這學期，註冊的學生有 252 個孩子，但是會「準時」上課的人數，了不起抓個 150 到 180 的遊移值吧。

出現在學校的學生，永遠比一開始來註冊的要少。原因有很多，最好的理由是，可能是家長的工作地點換了，那麼，沒有異議空間與能力的孩子，就是跟著父母再次搬家，搬離熟悉的朋友與校園，到一個新社區重新找到移工學校就學。再不然，可能是非法打工的家長被警察抓走了，那麼，還來得及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家長，可能也就此再一次舉家遣返緬甸。孩子跟著爹娘走，還是幸運的了；糟一點的，沒機會跟孩子聯絡上就被送回緬甸的家長，可能就會被遣，讓自己的孩子，在異鄉成為孤兒，在已經註冊好的學校班級裡，無緣再見。

就是這些不需要明說、也無能深究的原因，學校的註冊人數永遠只能存在紙面上。如果學生消失在註冊數據裡，也不要再追問了。那麼，就讓求學的日子裡，還能固定來學校的孩子，可以平安求學吧。

讓孩子平安上學

瀑布小學的交通運輸費一個月至少要花上一萬元泰銖。學校提供交通車（通常是改裝小貨車，在後面車斗上加個鐵棚，左右再添兩條長椅，一次塞上三、四十個孩子），讓孩子們每天按時離開家裡，來到學校，再按時離開學校，回到家裡。讓小朋友在交通

車的護送之下，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這麼大的支出，並不是杞人憂天的無的放矢，而是每一間移工學校的常態花費。

泰緬邊境的移工，非法比合法的多，有家庭的比獨身的多。而即使是合法移工，他們的孩子在美索這個龍蛇混雜的大城市，依舊是沒有緬甸公民身份，也沒有泰國政府保障的弱勢族群。白天，當需要外出工作養家的父母去農作、去工廠，家裡大一點的孩子可能跟去農場幫忙、或者沿街拾荒與賣菜，以補助家計。美索塵土飛揚的大街小巷裡，什麼人物都有，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孩子被拐走，被販賣，被警察抓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總是亂糟糟的吵雜街上，哭嚷的孩聲、一瞬即逝的身影，連引起一分鐘的注意都是奢求。再說，這畢竟是一群沒有身份登記的小小人兒，不論他們是受害者，或甚至是犯罪者，在官方記錄上，都是找不著痕跡的一群無名之徒。

因為這樣的顧慮，幾乎每一間移工學校，為了保護孩子上下學的安全，都會有一筆省不下來的大項支出用在交通運輸。把每一個孩子平安的接送在里程數中，只要多消耗一次燃油，就能多確認一個平安返家，第二天能再出現在學校裡的孩子，是校方對家長所做的承諾。

「把孩子數目維持住。」Aung Win 說，這是最起碼的堅持。

永遠捉襟見肘的預算，總是求助無門的透支。Aung Win 開口閉口就是沒錢沒錢沒錢，但從沒看過，有人可以說「沒錢」說得這樣笑意盎然，不見有怨自艾，也聽不出喪氣，有一股樂觀的力量與他一起努力。「但是，我也沒有問題，絕對沒有問題！」，左一句沒有問題，右一句絕對沒有問題。

Aung Win 還是一句簡單的話，「我相信孩子啊！有美麗的孩子，就有美麗的未來（I believe children, children beautiful, future beautiful.）」，因為孩子的美好，未來也是美好的！

移工校長的故事 (二) - Hsa Moo Htoo 的 Htet Htet Aung

文 · 圖 / 白宜君



↑ 不哭不哭耶... 牙齒痛不要怕，過兩天就會有牙醫來義診了，再忍忍喔，好孩子。

如果妳是一名國中英文老師，有份穩定的工作，也是受尊重的知識份子，而且在工作崗位已經要三十年，既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也有些社會地位，什麼原因會讓妳一離家鄉十餘年，告別親人、密友，熟悉的環境、文化、語言與習慣，在他鄉長期甘做一個不受善待、沒有身份、非法工作的居留者？

Htet Htet Aung 習慣穿著白上衣、棉外套，與簡便的沙龍。看得出來都是穿很久的舊衣裳了，衣著極為簡樸，但還是乾乾淨淨的不泛黃、不打皺；直髮整整齊齊的向後梳攏，在頸間挽了一個髮髻，白髮參差，露出整張慈祥和氣的臉龐。快要六十歲了，不論坐著還是站著，背脊一概打得筆直，一點也沒有老態，只有眼角與眉間的細紋，誠實的述說了她的心境與歲月。

在美索辦學，今年是第十年了。

光明的未來

這間 Hsa Moo Htoo 小學，是克倫語「光明的未來 (Bright Start)」的意思，Htet Htet Aung 翻譯給我聽。「光明的未來」這間學校已經成了 Htet Htet Aung



↑ 學校的標準用餐順序：先洗手，值日生幫忙擦乾淨手，級長打飯菜，把惜福的營養裝進飯碗裡。

啊!! 大口吃進這一頓同學們一起準備好的美味一餐。 →

的心頭肉，至今未婚的她，日復一日的教育與陪伴這兩百多個緬甸移工孩子。

Htet Htet Aung 在家鄉本來是一名國中英文老師，教學超過二十七年，有敬重她的鄰里與學生，說得上是桃李滿天下。只是，緬甸政府付給公家教職人員的薪資，少得可笑，一個國中老師的薪水，一個月才九百五十緬幣，換算成台幣，甚至不到三十元。

1999 年的夏天，在緬甸學校放暑假的時候，Htet Htet Aung 來到了泰緬邊境美索。在一個市場旁邊，她看到了席地而坐的緬甸移工學童，及一名緬甸教師。學





↑ 孩子的臉，總有千萬種表情在變換著，笑的哭的，眨眼的，聳肩的，希望的，無奈的，歡樂的，勇敢的... 如果你也願意看著孩子的臉，讀進孩子的心，那麼，無畏純真的膽識，將重新回到你身上，與孩子一樣明亮。

→
「妳頭髮亂了我幫妳整理好不好？」

「好啊！謝謝妳。妳對我真好。」



童與教師就著髒亂貧瘠的環境盡其在我的教與學，看著看著，Htet Htet Aung 主動幫起這位教師分擔教學工作，就這樣待了七天。

暑假結束後，Htet Htet Aung 回到了緬甸，向任職的學校一開口就要六個月的休假，隨即啟程又再度來到美索與這些孩子一起生活。當六個月休假再度結束，Htet Htet Aung 回到緬甸，這回是義無反顧提出了辭呈，開始留駐泰緬邊境，為同樣來自緬甸家鄉卻失學的孩子提供她所有的愛、關心、與知識，時間一晃，就是十年。

以熱誠說服家長

「我挨家挨戶的拜訪家長」，Htet Htet Aung 無限次的碰壁，一點也不帶沮喪的說，「我要求他們把孩子交給我的學校，我會保護他們。」

貧窮的緬甸非法移工社區裡，每一分勞動力都廉價



↑ 給我親一下啦，一下就好，我最喜歡跟妳一起玩了。

的可貴，一個孩子出門工作一天，可以為這個家庭賺進最多五十元泰銖的收入，why not? 又怎麼有條件像這樣的低薪說不?

許多家長拒絕失去一份勞動力，拒絕了 Htet Htet

Aung 的提議，拒絕讓孩子有機會跟自己不一樣，做一個能讀書識字的人；但是，有更多家長支持 Htet Htet Aung，並且協助遊說不願意把孩子送進學校的移工朋友，一起把孩子託付給這一位教學經驗豐富、又充滿熱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難民的好朋友



← 牆上的所有作品，都是大小學生們與各國義工老師共同完成的傑作。

這裡頭充滿回憶，思念，甘願，陪伴，互相學習，彼此關心，和對人間溫暖最誠摯的信任。

學業後，她也要一肩扛起畢業生接著要升學初中教育這副責任。

這一批六年級的大孩子，幾乎每一個都寄宿學校，有些還是父母都不在身邊的孤兒，要幫忙照顧年齡更為稚弱的弟妹。不過，即使父母也在泰國工作，Htet Htet Aung 為免家長讓大孩子馬上進入非法打工的危險環境裡，仍然堅持讓孩子留宿學校，由她陪伴著在晚間挑燈，繼續學習。

Htet Aung 說話的時候，左眼眼皮時時跳動，沒辦法好好控制要闔起或打開，「但是，我每天不論醒著還是睡著，我都在想這些孩子的生活與未來，腦袋裡轉來轉去的都是不足的經費，我一點都沒有辦法放鬆。我只是在想，一直一直的想」，Htet Htet Aung 平靜的說，「再給我十年。再給我十年為這些孩子好好多做一些什麼。」

去年，有半年的時間，Htet Htet Aung 都在密切追蹤臉部左半邊的顏面神經失調，目前用藥物控制住了。「醫生跟我說，只要好好休息，放輕鬆，就不會再發作」，Htet

↓ 全部的眼睛看這裡！看這裡，不要動！！

跟著孩子的眼睛，直觀看鏡頭，鏡頭彷彿是全新的，世界是廣角的。



誠的長者。

「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家長。」Htet Htet Aung 溫柔而堅定的說，「拜訪再拜訪，勸說再勸說，我一定要讓家長知道接受教育對這些孩子的重要性。」旁邊的老師補充，Htet Htet Aung 幾乎會動員社區的力量，讓不願意送小孩來學校的家長頑石點頭。

Hsa Moo Htoo 移工小學裡，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都有級任老師，每個孩子都要學習英文、緬文、泰文、科學、數學、音樂藝術、歷史、與地理。即使班級與班級之間只隔著薄薄的一片牆壁，沒有任何隔音效果可言，但是每個在課堂上聽講的孩子，

專注而不受干擾的神情，清楚告知了教室設備可以簡陋，但是傳遞知識的途徑絕不能放水，而接受教育的心意可不能馬虎。

能為孩子再做甚麼…

一個牙痛的孩子在下課的時候跑到 Htet Htet Aung 身邊，哭得都沒有聲音了，Htet Htet Aung 溫柔的揩去孩子臉上一串串淚珠，輕聲的安慰他，「過幾天，就有牙醫會來巡迴義診了，不要痛痛喔，很快就不痛了。」一邊，Htet Htet Aung 慢條斯理的跟我說，其實，她現在最憂心的其實是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學生要繼續升學的註冊費，三月他們就結束期末考了，結束在 Hsa Moo Htoo 小學的

移工校長的故事（三）- Green Water 的 Ko Ko Zaw

文・圖／賴樹盛



小朋友收到習字筆記本時的高興神情。

坐在 Honda 機車後座的我，除了老舊引擎正嘶吼著往土坡上奮力邁進，還有換檔時的金屬齒輪摩擦聲外，沒想到耳邊竟傳來許多台灣人都熟悉的中文老歌。

「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它越開花……。」

發音雖顯得怪腔怪調，唱來唱去也就只有這兩句，但前座騎車的老兄依舊扯開了喉嚨唱著曲調，同時奮力握緊機車手把，想讓車輛在顛簸路面上儘量保持平衡。沿途兩旁剛收成的大豆和旱稻田，顯得有些荒涼空曠的丘陵地形，迎面風吹來不禁讓人感到陣陣涼意。

騎著一輛沒有油表和碼表的機車，戴著遮陽墨鏡，嚼著傳統檳榔。這位混合著鄉土味和摩登感的男子，是來自緬甸的酷酷守 (Ko Ko Zaw)。數年前來到了泰國，在田野裡自力辦學校，讓跟隨父母在泰國務農的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此刻，我們正前往他所任教的緬甸貧童學校——「綠水小學 (Green Water School)」。

沿途上，總會遇見孩子們跟著父母在田野勞動的身影，或者待在小茅屋裡兩眼無神發呆著，缺

熱心辦學的酷酷守以及綠水小學的學童們。

移工小學校裡的師生，總是會這樣親密黏在一起，是怎麼樣都拆不散的一家人。



乏大人們的照顧和學習環境的引領。當看到一位背著小嬰孩，另一手牽著弟妹的大孩子時，酷酷守便將機車停下，向著孩子和家長大聲喊：「明天要來學校上課喔！！」

抵達學校前，摩托車在路上又停下了好幾回。在泰緬，每年 10 到 12 月為農作收成期間，正是田野裡最忙碌且最需要人手的時候，年紀大點的孩童都得跟著父母到田裡幫忙趕工，加上住家分散且距離學校路途遠，年紀尚小的孩子沒有人照顧或接送，造成孩童缺課情況仍相當普遍而令人心酸。

我和酷酷守認識已有兩年多時間了，儘管我們只能用一點點英語，加上一點點泰語、緬語，外加一點點華語，還得再加上比手畫腳，但大多時候仍是雞同鴨講，有意思的是我們卻可以一起閒聊談天。

酷酷守除了組織社區家長創辦學校，更招募同樣來自緬甸的知識青年擔任教師，然而，由於家長們幾乎都是在田野務農的臨時工，不僅身無積蓄且生活條件非常困苦。因此，他更得擔負起尋求贊助資源的任務，用以整修小茅屋教室、孩童學習文具、孩童接送交通，以及教師服務津貼等。

記得初次訪視時，對於綠水小學雖然克難仍堅持辦學的努力，深深感動著自己的內心深處。之後，TOPS 持續到訪該校，提供文具用品、補助校舍整修、協助孩童健康檢查、以及簡易遊樂設施等，得以開始見到更多孩子在校學習和嬉戲的臉上笑容，這也是當地社區和服務團隊共同努力的目標。

事實上，酷酷守仍相當年輕，平時喜愛搞笑，待人親切和善，家長和學童們都很喜愛這位辦學認真的老師。並且，他更擁有漫畫插圖的藝術天份，除了自己繪圖製作教案和海報，平時更幫忙許多團體畫出一幅幅生動的插圖，作為愛滋病防治或勞工權益促進的宣導工具，他簡單的筆觸，讓即使不識字的成人也容易明瞭。

去年，酷酷守來到我們工作隊的辦公室拜訪，談話間的他突然有些靦腆；他從隨身背包裡拿出一份小冊子，紙本看來已經有些時日而顯得破舊皺痕。當我們仔細閱讀後才發現，原來這是他自己用著 A4 紙和細簽字筆，花費了近半年時間所親手繪製的小繪本，內容有著豐富的漫畫插圖和手寫的緬文圖說，這本小冊子的封面寫著《教育的重要性》。

他說：「當我來到泰國後，發現有許多緬甸孩子隨著父母在田野裡工作。雖然他們來到了異鄉，卻不該連接受教育的機會都失去了。後來，我一直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讓家長們瞭解教育對於下一代未來的重要性。」

接著，他才談起自己有個願望，想將這手繪的冊子影印送給社區家長和其他學校教師閱讀參考，希望能對邊境的緬甸孩童教育有所幫助。聽著同事的翻譯解釋後，我們當下就決定要贊助影印數百份，讓更多人分享酷酷守令人感動的努力，並且用這份小文宣來鼓勵更多仍失學的孩童，在家長和社區的共同支持下，能順利至學校裡讀書求學。

酷酷守此次的來訪，讓我們不僅更瞭解這位笑口常開的緬甸朋友，更敬佩他們對於教育服務所充滿的熱忱和執著。然而，無數泰國境內緬甸貧童的未來，不能僅僅依靠興辦學校提供學習機會，更需要外界進一步提供學童學力證明、加強辦學品質、保障

緬甸勞工人權、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及兒童醫療權利保護。

綠水小學裡，這群在田野裡生活成長的孩子，雖然無法身穿嶄新制服和擁有精美文具，每日只能在鋁板竹牆搭乘的簡陋教室裡學習；雖然父母和孩童的辛勤勞動，仍無法換取足夠的溫飽以及患病時的良好治療，但我們願意和酷酷守老師一起相信—教育能改變孩子的未來。

農忙時的邊境孩子，協助照料幼兒，缺課情況普遍。

6月12日— 聯合國「世界無童工日」

文、圖／黃婷鈺

兒童權益應該被關心，兒童人權更該積極被維護。現今世界上使用童工的嚴重情況，仍舊是一門亟待被優先處理的倫理問題。6月12日的「世界無童工日」，對台灣人來說，還是個陌生的日子；然而，在泰緬邊境，正有一群人，舉辦各種活動、串聯各個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發出拒絕童工的聲音，同時訴說邊境孩童的悲情命運。

緬甸境內長期戰亂造成的貧窮與不穩定，讓許多緬甸人被迫離鄉背井到泰國求生存。在靠近緬甸的美索鎮，有為數眾多的緬甸孩子，有時頭頂著一籃青菜到處兜售；有時站在商店旁等著過路人給些零錢。也可以看到較大的孩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在街上成小縱隊的走過，推著一車的拾荒物，在街上一遍遍地走著，並隨時躲避泰國警察的蹤影，小車的另一角用布綁著，躺著好奇睜著雙眼的嬰兒。

根據統計資料，在泰國有超過10萬名15歲以下的外籍童工，許多的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也指出美索地區的童工使用情形嚴重。對於童工，國際機構間有不同的認定年齡，工作的形式和範疇也有許多模糊地帶；很多時候，人們不會知道實際情況，主因是孩童不懂適當表達他們所遭受的不公平。根據泰國法令，未滿15歲是不被允許工作的，當然也不會有資格申請工作許可。於是，這大批的小小童工，只能面對著任由雇主和其他利益人士的掌握和迫害。

美索鎮上，對於年輕勞工的挑戰，還有更多是身在台灣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在此同時，也有許多人嘗試各種方法以期解決童工問題，聯合國的「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長期致力於促進全球勞工權益、消除童工剝削，將每年的6月12日訂為「世界無童工日 (World against Child Labo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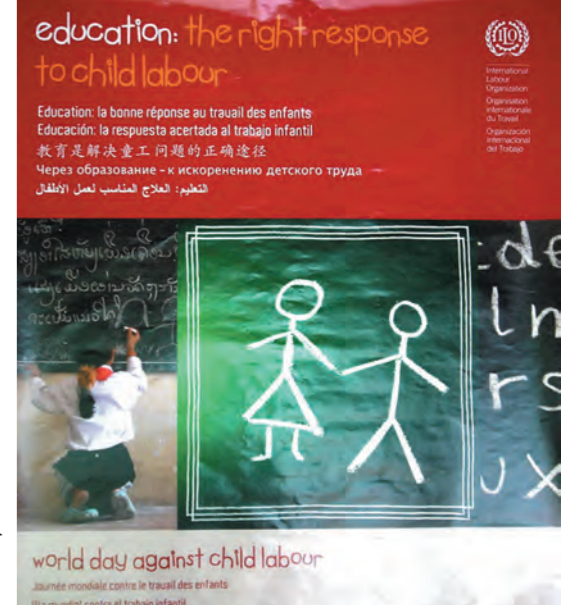
→
愛孩子，是沒有底限的付出。

Day)」，國際勞工組織推動的國際消除童工計畫，持續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肯定。

2008年的「世界無童工日」設定主題為：「教育—對於童工的正確回應 (Education-right response to child labour)」。由於緬甸孩童普遍受到雇主的剝削和壓迫，長期在艱困且危險的環境下工作，淪為人口販賣和強迫性工作的弱勢族群，對於孩童長期身心發展往往造成嚴重傷害。「國際勞工組織」特地在2008的世界無童工日，邀請泰國政府、緬甸社區團體，以及包括TOPS在內的各國國際援助組織，共同在泰國舉辦大型的消除童工倡導活動，並結合許多當地維護孩童權益的團體，進行呼籲維護兒童權益的行動。

TOPS藉由協助購買物品、設計反對使用童工意涵的遊戲、歌唱、戲劇、繪畫等方式，協助「國際勞工組織」在美索鎮舉辦「世界無童工日」活動，包含發表紀錄童工真實情況編寫而成的故事書：「我的生活，我的夢想 (My Life, My Dream)」；向泰國社會和緬甸社區提倡重視童工問題；並透過孩童述說自己的境遇，讓世人聽見弱勢兒童們的聲音。

台灣身為支持消除童工問題的國際參與者，對於童工議題應以更直接的實際行動表示支持，不僅公部門應該明令禁止台灣企業在海外投資事業非法使用童工，且應關注更廣層面的社會脈絡以及結構關係，對台灣公民社會倡導反對童工議題，並鼓勵民間社會聲伐跨國商業企業和各工廠集團侵害兒童權益，積極維護兒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共同為世界下一代的美好未來而努力！



移工學校的故事 (一) -

僧侶發起的學校—Prahita 緬甸貧童小學

文 / 黃婷鈺、圖 / 吳逸驊



← 身穿紅袍的緬甸僧侶發起的 Prahita 緬甸貧童小學。

學校創立初期缺乏課桌椅，孩子們只能坐在泥土地上習課。

倘若僧侶的修行，並不只是為了成就自己；那麼從這些紅袍身影，我同時看到了圓滿他人的慈悲。

大多數出了美索鎮上的地方，不是一路往北的荒煙漫草，就是順流往南的片片農地。大多時候，這些地方的艷陽無所不在，總是讓我必須更眯著眼，仔細的看看辛苦在這些偏遠區域討生活的人們。

第一次走入位於美索鎮南方的這個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坐在泥地上一雙雙看著你的孩子眼神。手持細竹子的僧侶，在一塊被當成黑板來用的木板上比劃，在土色的木板上，圓圈形狀的緬甸文字被一劃劃寫下；接著飄入耳中的，是這群坐在塵土中的孩子，扯著嗓子，跟著細竹子滑到的地方，唸出了緬甸字母的聲音。

相較於美索鎮上有些學校的老師，總是熱情招待到來的訪客，2007年8月當我們第一次踏入這間學校，僧侶們並沒有對於我們的到來有特別的反應；放眼望去，看到了近200位孩子坐在泥巴地上大聲朗誦，那時刻已接近中午，這個連一面牆都沒有的「學校」，卻有大的炒鍋和燒紅透了的木炭爐。大鍋裡頭的番茄，是這一百多位孩子的午餐菜餚，另一個大鍋則是滿滿熟冒煙了的白米飯。

與 Prahita 僧侶席地而坐的談論，過程是平靜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跨越緬甸到了泰國的僧侶，娓娓道出了這百來位孩子的來源：

在緬甸佛教文化中一般受到百姓敬崇的僧侶們，每日清晨天未亮時，會啟程去農地裡接受緬甸人家的食物施捨，是謂化緣。

Prahita 的僧侶們，日復一日行走在泰緬邊境的片片農地，看見許多孩子在烈日下幫農，也看見了許多懷抱著幼兒四處遊蕩，肌黃瘦弱的緬甸孩子；於是，僧侶召來了孩子，在僧侶居住的地方，將化緣所得的食物，分給普遍營養不良的孩子。

漸漸的，擁有較高知識和受過較多教育的僧侶，找來了木板，和可以刻劃的石塊，就作成了黑板和粉筆；找到了被丟棄的大張塑膠遮雨墊，鋪在地上就成了孩子們的草蓆；拿起了細竹子，捲起寬大的僧袍，開始了朗誦，孩童識字的學校，也由此而生。

Prahita 如同其他緬甸貧童學校，最初的開始，都是由社區的有心人士們自動發起，希望能夠為他們自己的下一代盡心努力，而「教育是能夠改變孩子未來的方法」，這廣泛被致力消除貧窮的機構所認定的信條，也默默的實行在這個孤立的學校。

一年多前，TOPS 是第一個抵達 Prahita 的外來團體—當時沒有看見任何 NGO 和其他團體的協助，是由全部的僧侶和其他鄰近的婦人們，照顧著這一群不為人知的孩子們，絕大多數的人根本沒有辦法說泰語或英語，也壓根 想過要向外界尋求協助等。

我們每個月總會撥些時間去 Prahita 學校看看孩子和老師們，並協助聯繫相關單位，和社區家長一起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現在的 Prahita 學校，有超過 200 位孩子，5 位老師，學校漸漸有了能夠遮風擋雨的屋頂和牆，孩子漸漸有了桌椅，也有了習字本、鉛筆、色鉛筆等其他文具用品，和教師的教學輔助用具。另外，還有讓孩童通勤的交通工具，偏遠的孩子也有些機會來讀書認字。

該校的孩子有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負責教導孩子和維持學校運作的老師，也有機會參加 TOPS 和 World Education 等教育團體舉辦的教師訓練，我們也分送了米糧給

學校的孩子，梅道診所學校衛教隊也定期造訪，看看孩子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並且發放環境清潔用品。

我問了老師學校名字的意思，原來「Prahita」這字彙的涵義，在緬甸話來說是佛教用語的一種，意思是：「幫助人們」。取名為 Prahita 的用意，也是希望孩子能夠珍惜自己在學校所得到的知識和物品，並且能夠大方的和周遭的朋友們分享；每個孩子也能夠盡自己的力氣，一起幫助他人。用心的僧侶屢屢在我們的到訪中，告訴我們鄰近田野還有偏僻的社區和孩子，Prahita 的僧侶總是將 TOPS 發送的文具用品分一部份送給別的學校與孩子。

原來，僧侶並沒有停止他們的行腳，也並沒有停止發現更多不為人知的孩子，而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更應當在做的當下，盡力而為，如此而已；以服務當地人群為使命的團體如我們，也期許能夠一點一滴讓烈日下工作的人們，累積出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能量。

↓ 泰緬邊境到處可見失學孩童隨著父母街頭拾荒，然而，即使是在父母身邊，卻也只能保暫時的安全。

緬甸的知識份子在各種粗陋的環境隨處建校，不但是為了提供孩子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更是要為稚弱的孩子建造一個被保護的童年。



移工學校的故事 (二)-33KM 緬甸移工營

文、圖 / 周義超 (TOPS 海外志工)



↑ 33KM 移工營一角，沒有水電，沒有家。

「33 KM 緬甸移工營 (33KM Burmese Migrant Worker Camp)」，聽起來像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地方，營區位處偏僻，四周為鐵絲網包圍，營內簡陋的建築因屬違建隨時可能會被拆遷，全是就地取材以樹葉和竹皮搭建而成。來到這裡似乎腦海裡黑白的戰爭記錄片重新播放在眼前，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彩色的生活寫實片：影片中的主角是一群遠自緬甸千里迢迢越過邊境來到泰國打工的移住人口，為了彼此照應，也為了降低泰國人的排斥，他們群集地住在一起，形成半封閉社區型態，只能選擇偏僻的地區，過著沒有水電供給的生活。

美索近郊座落了許多移工營與外勞社區，33KM 移工營只是其中的一座，名稱的由來是因位於公路 33 公里的地方。營內住有一百多戶人家，全部受僱於同一個雇主，白天所有的人都出去工作，留下來的只有老弱婦孺。絕大多數的父母親均無經濟能力送家裡的小孩去上正式小學，而另一方面泰國公立學校因資源有限，無法接納這群緬

甸孩子，這些內外因素造成了一群屆齡的失學孩童。為了讓這群孩童亦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當地有心人士結合一些公益團體的協助，在各個移工社區裡辦起不收費的非正式教育，又稱為緬甸移工子女學校。主要的目的在於讓這些孩童們有基本的識字和算術能力，以及有機會學習他們的母語。

由於緬甸移工子女學校的需求遠大於興辦的速度，直至目前，還是有很多的孩童無法上學。另一方面，由於學校的各項資源仍非常有限，需要募集外界的捐款與協助。有時，一間 10 坪大小的竹屋必須擠進六、七十名的學生，而這些孩子年齡從 3 歲到 12 歲都有，由於教師人數不足與缺乏專業訓練，常也只能帶著孩子在簡陋的黑板上學習著字母和數字而已。

多年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不斷地致力於貧困孩童的教育服務，從提供建築、文具到提升師資培訓，希望能讓更多的失學孩童有地方可以快樂學習、平安成長。

但是，美索這裡的緬甸外勞與貧困村落人數仍十分龐大，道盡了公益團體所面臨的最大難處。雖然充滿無奈與挑戰，所有夥伴仍盡最大努力來協助這群孩子。

看著眼前小朋友們快樂的塗鴨，以及 TOPS 工作夥伴老師們帶著團康活動，她們的臉上洋溢著這個年齡的小朋友應有的笑容。我想至少在這一刻他們也覺得

自己是幸福的吧！反觀自己生長在台灣，享受著九年義務教育，和他們比起來實在是幸運多了。

我覺得來到美索是對的，至少有能力幫助別人也是一種福氣。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不平等，但我希望藉由我們一點一滴的耕耘，能幫助更多的小朋友擁有更美好未來的機會。

我疼愛我的弟弟妹妹，我希望我們能一起開開心心，健健康康的好好長大。



移工學校的故事 (三)-

Maw Taw Lu 緬甸貧童學校

文·圖 / 黃婷鈺

Maw Taw Lu 緬甸貧童學校，在泰緬邊境鄉間的小學校，乾季從美索出發往北車程約一小時左右，雨季可能就要兩小時以上，路途中大多都是地處空曠，四面望去一片田野的景象；絕大多數的孩子父母，都是在泰緬兩岸間幫人務農。由於所在地區偏僻又近邊境，平常外來的人很少，孩子們面對外來者時，也顯得比較羞怯。

這個區域的緬甸移工小學校，大部分都是克倫族的學生。自從緬甸軍隊掌權以來，為了軍事、經濟、種族等理由，與複雜的歷史情感，長期對境內各少數民族進行壓迫、奴役、種族肅清，與強制驅離等手段。在大部分土地已被緬甸軍政府掌控的克倫邦 (Karen State) 內，直到現在，殘酷的壓迫仍舊發生中，就位在克倫邦對岸的泰境 Mae Ramat 區域，同時也是許多克倫族人逃難聚集的區域之一。

Maw Taw Lu 學校就位在這個區域內，學校老師告訴我 Maw Taw lu 的意思是指一種紡錘狀的水果，當初取這個校名，是因為孩子都愛吃這種水果。它吃起來像是介於李子和棗子之間的甘甜口感，我不確定其他東南亞國家有沒有一樣的水果，但至少在台灣並沒有看過一樣的。第一次跟同事前往這間小學校時，正值雨季，路上泥濘不堪，車子無法通行，於是走了近兩小時到達小學校。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難民的好朋友

Maw Taw Lu 學校約有近 90 個孩子，3 位老師，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不像其它位在美索地區的緬甸學校很多都是緬族孩子；這間學校裡主要的孩子來自緬甸的少數民族克倫族和 Pah Ooh 族。學校裡老師主要使用教學的語言和教材是克倫語，其次是才是緬語。學校裡的孩子部分住在學校旁的宿舍裡，很多的父母沒有能力負擔交通工具讓

孩子通勤上學，有部分的孩子家裡還是住在緬甸那一岸，只有在放假期間才有可能回到家裡與父母團聚。學校的宿舍設備簡陋，入夜之後不僅氣溫低，蚊蟲也極多，不僅禦寒衣物不足，衛生條件不佳；這個地區孩子感染瘧疾和其他病症的比例，也相對高出許多。

學校主體建築的室內空間，不超過十坪。因此學童們混齡、擁擠的學習是常態。光線的不足和文具用品的缺乏，也讓學習變的更加困難。但是即使在很困難的情況之下，學校的負責人，也是這個社區的領導，仍舊熱心的張羅著孩子教育的事務。

而回到緬甸境內的種種危險性、被剝奪教育和無法預知未來的恐懼，也讓不僅是緬甸境內的少數民族百姓，還有眾多的緬族百姓，帶著游走泰國法令限制的邊緣到泰境求生計，而他們的孩子也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

數成為失學、輟學的孩子，也因為這群數量龐大的孩子，讓緬甸社區自力開始了一間間的移工小學校，嘗試提供一個學習的機會。

TOPS 自 2005 年開始了緬甸移工小學校的訪視活動進行，到後來計畫性的支持其中的 15 所緬甸移工小學校。雖然到 2009 年計劃因募款經費不足而暫停，僅勉力維持幾急救助的小額補助，但面對著其他眾多的貧童小學校，我們仍舊盡力提供所有可能的活動機會或學習文具用品，以及教師們更多的教學新知與刺激。



Thai Tribe 山林的孩子最容易快樂。

泰國偏遠山區村落孩童因為公資源分布不均，在學習的起跑點上，關注太少而弱勢。

在崎嶇的山路之巔，他們也該被教育呵護，識字長大。
(TOPS-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



泰國偏遠鄉村

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發展計畫

Program (TCD) 1997~



↑ 鄉村傳統高腳屋建築，蔭涼舒爽，藏在深山裡。

在 泰國偏遠山區，居住著分屬不同族群的少數民族，大多世居於泰北山區，部分分布在與緬甸接壤的西部區域，被稱為山地部族。統計資料顯示，泰國境內共有十多個主要部族，人口總數近百萬，其中克倫 (Karen) 族為人數最多的一支。

泰緬邊境克倫族部落多位於中低海拔山區，小型部落型態群聚而居，採用焚林輪耕方式耕作，屬於一年一期的旱作農耕。至今，泰緬邊境地區仍有許多克倫部落，過著小型農耕、野果採集與森林狩獵的傳統生活方式。

然而，主流社會的法令規章，嚴格限制了部族的遷徙與耕作習慣，同時，森林資源遭到私人濫墾濫伐，使得原本能夠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生活經濟型態逐漸崩解，並面臨糧食缺乏與生活匱乏的窘境。另外，地處偏僻的山地部族也無法獲得足夠的國家資源分配，缺乏基礎建設、教育服務、衛生醫療協助，使得部落生活水準遠低於全國水平；更別說，變化劇烈的現代社會不斷衝擊著這些仍然過著簡樸生活的人們。

持續的資源缺乏、人口增長、耕地有限，以及天災人禍等因素，造成克倫部落的弱勢困境更加惡化。因此，來自外界的資源投注，對弱勢且面臨生存困境的克倫民族而言，益顯重要與急迫。

援助工作必須以協助受助者自立為目標。如何使受助者自立，教育是解決困境的根本方式。TOPS 將此計畫落實為三個子方案，分別是基礎教育協助方案、高等教育獎助方案，以及偏遠社區服務方案。

阿嬤牽著小頑童。→



1. 基礎教育協助方案

服務地點：泰國西北部 Tak 省 Tha Song Yang 縣

服務對象：7 個克倫部落近 1830 位村民。470 名克倫族學童。7 所泰國公立學校之山區分校（克倫部落小學），7 位克倫族教師。

合作單位：Tak 省教育廳、部落小學校本部、達府邊境兒童協助基金會（TBCAF）。

方案目標：保障少數民族學齡兒童之基本教育權，傳承族群文化和理解在地生活。

執行方式：

聘任教師：持續聘任並訓練 10 名克倫族教師。

提供師資訓練：每年舉辦兩次為期一週的「教師在職訓練工作坊」，以持續提昇部落教育的品質。

推展鄉土教育：為了建立在地族群和社區主體性，透過設計鄉土教材和推廣鄉土教育，讓部落、學生、教師、公部門等能夠對在地生活環境有更多的理解和認同。

舉辦教師工作會議：為了全方位提升克倫族教師的能力，每兩個月定期召開教師工作會議，討論學校經營及教學工作等相關議題，共同尋求最適當的解決方案。

定期督導巡視：為確保村落孩童的學習品質，TOPS 工作人員定期至各部落小學巡視克倫教師之教學工作，並透過與社區委員會及校本部合作的方式來改善部落教育服務。

贊助食糧：依各部落分校實際需求，不定期提供白米和蔬果等學校午晚餐。



↑ 泰鄉村小學，位於山谷之間，青山藍天白雲之間的學習，是鄉村老師與學生共同浸淫的求學環境，再簡陋都有顆追求教育的心。

→ TOPS 基礎教育協助方案計畫中，合作的七間泰鄉村部落小學。

【甲良部落小學現況一覽表】(2009 學年度)					
NO.	部落小學名稱	學生數	校本部	鄉鎮名稱	車程
01	Mae Po Kee	36	Mae Om Kee	Tha Song Yang	5
02	Sor Kae Kla	49	Mae Om Kee	Mae Wat Luang	5
03	Ewijo	62	Mae Om Kee	Mae Wat Luang	8
04	Kre Khee	71	Mae Om Kee	Mae Wat Luang	5
05	Taw Pla Kee	135	Mae Ramerng	Mae Song	6
06	Mo Tee Ta	54	Mae Phoo	Mae U Su	7
07	Mor Kle Kee	63	Nongbua	Mae U Su	7

2.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

本方案旨在透過提供學生宿舍和教育獎助方式，鼓勵來自偏遠山區或家庭經濟困難的克倫族優秀青年，至城鎮教育機構學習新知並承繼、發揚民族文化，積極培訓在地社區自立自助的人才。藉由提供就學所需及宿舍等照顧，協助本身有意且有能力求學但家境困難之克倫族學子，得以順利完成高等教育學業及專業訓練。本方案與在地團體共同規劃並合作執行，由社區意見領袖與 TOPS 工作隊主管組成「教育委員會」，共同甄選決定每學年之獎助對象。

計畫地點：泰國 Tak 省 Maesot 鎮 Phra Porn 宿舍、Pha Dei 宿舍、Pha Dei 宿舍。

服務對象：50 名來自於偏遠山區貧困家庭之克倫族青年學子與貧困孩童。

合作單位：達府邊境兒童協助基金會 (TBCAF)。

方案目標：提供克倫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之機會、發展克倫民族青年之各項潛能與專業知識、培育克倫民族未來發展之人力資本。

執行方式：

課業輔導與生活照顧：由舍監提供住宿學生課業上和生活中的輔導、並定期安排志工老師利用週末教導語文和資訊等科目、邀請社區人士與學生分享生活學習經驗、拓展學生們的視野。

學習自理和自立：補助學生午餐，以及食材購買費用，由學生在宿舍內自行烹煮。學生需分擔宿舍事務與菜園農事，學習自理生活，並且種植果菜和蓄養家禽以增加食料來源。

補助學雜費：補助學生繳交每學期學費，贊助學生文具用品費，以及活動費等。

返鄉服務和參訪交流：安排學生寒暑假至 TOPS 所協助的部落小學提供社區服務活動，使其不致與其族群疏離，同時為部落小學的學童提供課業輔導，並回饋部落。每年寒暑假，若有來自台灣的學生志工，亦安排互動交流，以此培養學生的國際觀點。

實習培訓：安排就讀假日班社區大學之克倫青年，週一至週五在 TOPS 工作隊實習，一方面學習教學和電腦等各項技能，同時協助各項服務計畫之執行，並提供實習津貼。

3. 偏遠社區服務方案

計畫地點：泰國西北部 Tak 省之偏遠村落。



服務對象：3000 名偏遠村落之村民與數百名學生。

合作單位：泰國當地公部門、邊境綠色能源團隊、達府邊境兒童協助基金會。

方案目標：透過社區需求評估調查與社區集體參與方式，並結合當地團體人力參與，及導引海外各項硬軟體資源，以提供適時與適地的服務行動。

執行方式：在專業志工協助下，根據評估後，並配合 TOPS 工作人員與教師，進行相關指導與規劃服務行動方案，除了捐贈硬體給適當之在地團體與偏遠學校，更持續舉辦相關營隊活動，提供藝術、資訊、文化教育等訓練課程，派遣工作人員定期至各校協助教學，同時協助開發相關教學材料，或分享經驗。



TOPS 執行長朱建國(圖左)赴村落小學視察。

4. TCD 計畫服務成果和效益

基礎教育的保障：自 1997 年以來，TOPS 乃與泰國教育部正式合作，以提供師資與設備的方式，協助公立小學在山區部落設立分校，配合教育體系的規劃和執行，以學前教育、識字算數能力與母語教學為教學內容，讓更多山區少數民族得到基礎教育的保障。

鄉土教育的推廣：透過鄉土教育和鄉土教材的推展，避免主流文化和外來團隊的優勢介入，並且保有在地的自主發展能量，免除社快速變遷下族群文化的快速消失。

在地人才的培植：高等獎助方案執行數年期間，受獎助學子在課業和專業的認真學習並積極上進。至 2009 年，共計有 8 位克倫青年完成大學教育，2 位青年完成學院進修，15 位學生完成高中職教育。透過培養在地人才，改善部落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促成其具備自力更生與面對現代社會衝擊的能力。

再生能源的推展和社區發展的服務：TOPS 工作人員及教師皆為在地克倫族人，不但熟悉當地語言和文化習俗，更擁有豐富田野工作經驗，且多年來深獲各部落族人的信賴。在此基礎下，TOPS 得以順利與各部落建立互信關係。此外，透過工作人員定期巡視教學狀況和克倫教師的駐村教學，也得以瞭解各部落的需求，並以社區參與方式推動各部落發展與服務工作。

◀宿舍裡的孩子要學著自己烹食，自立獨立。

部落學校初訪

文 / 白宜君 圖 / 劉佳蕙

令人期待的聖誕連假，是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遊子，好不容易能返家的短促時光。最後一個工作天結束，泰國工作隊美索辦公室的泰籍同事紛紛告辭，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準備返鄉去。Sam 則安排三天的行程，拜訪「踏松陽 (Tha Song Yang)」縣的部落小學。

踏松陽，是距離美索鎮外約四小時車程的北方山地縣城，兩間部落小學 Mor Tee Ta 和 Mor Kor Kee 中，各有 TOPS 所贊助聘請的兩位老師。泰國工作隊同事 Nook 的故鄉正位於踏松陽，只是自從懷孕後就為了避免顛簸山路而不曾回家，這一趟隨著工作人員視察學校，也是剛滿五個月大，珠圓玉潤的小孫女要與眾親朋好友見面的第一次。

沿著公路駛出美索，高高低低的起伏山路綿延不休，「已經進入山區啦？」在四輪傳動車裡被拋上拋下，我不自覺的脫口而出，「我們不會叫這個是山路」，微揚嘴角，Sam 露出一抹「你等一下就會知道」的意味深長。

毫無預警的，車子突地猛轉陡上，進入一道窄小崎嶇的黃土路，隨之顛簸、熄火、急停、急彎，公務車跳躍在怪石嶙峋的快板節奏上；而滿目黃沙撲天蓋地而來，灑下一身風沙浴，即令坐在車內，也難逃灰頭土臉。有意

←
Mor Kor Kee 小學粉紅的牆是台灣志工和學校師生共同的結晶。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克倫族的好朋友



同事 Nook 與初生小女兒第一次一起回到山上的家，粉粧玉琢的女娃有天生克倫人的大眼睛跟深深輪廓。

思的是，小嬰兒不哭不鬧的在睡覺，Sam 直擔心會暈車卻好端端的；而我一向自恃勇健，反倒忍不住胃酸，嘔了一次又一次…

抵達村落時，天色已大暗。由於山區通訊不易，回家這一趟，Nook 的親人事前一無所知，乍見愛女，紛紛奔相走告，驚喜，又難掩開心。爸爸升起灶火，好友穿梭家中，小水壺擱上橘紅的炭火，敬客一口驅寒的熱水；女眷端出了盤盤山菜、弟弟則跑去叫醒已經熟睡的鄰居，帶回一瓶婆婆自釀的米酒。席木板而坐，山區的低溫陣陣襲來，但

吉他和弦、歌曲唱和，暖和的營火與炙心的烈酒，夜色更深而人心更近，醉在滿室溫馨，人人悠然入夢。

隔日一早，一位老師隨行我們拜訪位於山巔的 Mor Tee Ta 小學，校區師生已大部分返家過節，但我們巧遇一位留守的老先生。他說，他是從緬甸過來的克倫軍人，來到山區已經好幾十年，就落地生根在這片山林娶妻成家、教育下一代的克倫孩子。在竹子搭建的簡陋校舍裡，他即興彈奏一段禮讚歌曲，滄桑撒啞的嗓音既是祝福的吟唱，又難掩閱盡無常的離合悲歡。

有粉紅色牆壁的 Mor Kor Kee 小學位於山谷，牆上美麗的塗鴉，是年前台灣的志工團跟學校師生一起完成的作品。一個纖瘦的赤腳小男孩獨自留在宿舍裡，Sam 很溫柔的與他用泰語聊天，可以想見老師教得很好啊，孩子的泰語很流利。可是，「為什麼不回家過節呢？」Sam 問小男孩。「因為學校只放假三天，天亮從學校走，天黑才會到」，男孩也想家，但是家在遠遠的山頭外。

拜訪學校後，馬上要接著趕一天的山路回美索。克倫人總是靦靦話不多，但親人匆匆的返家，更匆匆的離去，祖父沈默地緊抱小孫女，誰都捨不得。交通不易，下



部落資源缺乏，麵粉袋都拿來製作成課椅。



一個相見的日子既期待，又難以期待。而 Nook 的弟弟因為要到曼谷找工作，也將隨車離家，這片山林裡，又要多一個久久才能夠回家一趟的孩子，讓父母牽掛思念了。

這裡，是泰國公民世代居住的家園，但不管是接受教育或是傳遞知識都不容易。可是，即使沒有足夠的經費與人力投入，從求學到辦學，都沒有人願意放棄。麵粉袋製作的課椅、綠意盎然的矮小菜棚，教室簡樸，而明亮几淨；黑板上寫著知識，牆上貼滿了教材、美術作品、與小裝飾。即使營養不足，孩子也待客有禮，不曾失去溫善的本質與求知的慾望，村落內的清貧人家樂於分享，總要確定客人都吃飽了，才願意上桌…這是他們的體貼，是本質的、日常的溫情。

↓ 樹蔭下，微風涼，小朋友就是在這裡聽課求知，只是下雨時候怎麼辦呢？



薄暮中，天色暗下來，車疾路難。在快要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景裡，美索還在很遠的地方，而千頭萬緒在腦海裡奔馳。離家返家的迢迢路程，如何兼顧天倫與生活？什麼是富足，什麼是體貼，什麼是面對生活難關的堅毅與承擔？如何兼顧向外學習與心安常樂？山上的朋友啊，我掛心也開始思念，久久無法回神。

「TOPS，有種！」，同行的實習生突然冒出說話聲。這句話並不大聲，卻讓我驚醒。這聲對泰鄉村計畫的讚賞與肯定既是榮譽的桂冠，也必須要回歸到誠懇踏實的用心；對困難的現況只有堅持下去，才會離美好又近一些，即使我們不會知道，晨曦何時能劃破黑暗... 但好險，朝陽永遠值得期待。

鄉土教育—延續克倫族文化傳承和認同

文／賴樹盛

編按：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泰國工作隊從 1999 年起至今，持續執行 1. 「基礎教育協助方案」協助 10 所克倫部落小學，近 600 位克倫族學童；2.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協助自於山區貧困克倫族青年就讀接受高等教育；3. 「偏遠社區服務方案」透過社區需求評估調查與社區集體參與方式，以提供適時適地的服務行動，包含鄉土教案和綠色能源的推展。

想像自己如果是位剛從師院畢業的年輕人，成長和求學都在城市裡，好不容易考上教師資格完成了實習，結果卻被分發到偏遠山區裡沒水沒電的部落，在一間學生不到一百人的小學校教書，週遭的人們不會說國語，而自己也聽不懂他們的語言，而且山裡既沒有商店也沒有娛樂，應該在這部落實在待不住吧。

在泰緬邊境克倫族部落，便有著許多這樣的情況。許多山區小學的孩子們常常等不到老師，或者兩三個班級也只有一位老師任教，而老師剛派來不久後隨即又離開了；甚至，許多分發來的教師多著重泰文等基本科目教學，以及行政事務的力求表現；不意外

的話，任何人大概都會想辦法調職到城鎮學校吧。

成長於偏遠山區的克倫族青年，常因為村裡沒有學校或家裡經濟困難而失學，就算有機會上學，但師資總是參差不齊，因而超齡入學或在補校就讀的情況相當普遍；加上難以掌握主流教育的內容，即便得以完成中學以上學歷，但仍難以和城鎮人競爭取得合格師資，更常在文化差異情況下失去對於自身族群的理解和自信。

因而，在少數民族山區推行教育服務，無論是公部門或者民間團體，最普遍面臨的困境除了師資難尋、師資外流，更得謹慎處



→
克倫青年席地而坐，在清涼的水泥地上著色。

←
克倫族的孩子每一個天生都有著內斂知禮，溫良和善的個性，怕生害羞，但也大方自然。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มูลนิธิ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ด็กชายแดนจังหวัดตาก Tak Border Child Assistance Found
http://tbcaf.wordpress

↑ 克倫文製作的教案。

理主流社會教育。否則，不但無法促使少數民族增加知識和技術，更可能導致族群生活的斷裂和文化流失。

若僅為興建一間學校硬體建築，只要有提供經費便不難完成；若要聘任培訓當地師資，則需要當地社區的參與和人力資源的養成；然而，若要促使當地服務對象的意識啟發，學習自行收集田野文史資料，進而著手編撰和推展當地文化教案，則更得有長時期持續的投入和參與。

經由這樣的思考，TOPS 在泰緬邊境偏遠山區創辦部落小學，並且和泰國教育部門合作，聘任當地克倫族青年擔任助理教師，協助泰國教師的教學課程和辦學事務之外，同時也擔負起社區動員和公共事務的推動者角色。

同時，更鼓勵且實際補助克倫族部落

教師持續進修，以及提供高等教育獎助宿舍方案，協助更多克倫青年完成高中以上學歷或技職能力。因此，越來越多曾經為部落小學助理教師的克倫青年，如今已轉任為泰國正式師資並獲得更多權益保障，或被推選成為村長或村幹事繼續為部落服務，而也正是 TOPS 服務計畫的的目標之一——促使當地人力培養。

但在強勢價值和強調融合的教育體制裡，如何促使少數族群的下一代傳承文化認同和自我？尤其，在語言迥異、地理偏遠，以及文史背景複雜的海外地區，無論對於當地社區或外來援助團隊，都是顯得是一條不容易達到目標的漫長道路。

近兩年來，TOPS 與當地合作夥伴——「達府邊境兒童基金會 (TBCAF)」經過持續討論後，決定共同推動「泰國邊境山區克倫部落

在地文化教案」，著手收集材料、構思教案設計。雖然礙於概念形成的困難以及經費人力的短缺，使此方案的行動推展緩慢，且難以立即顯現成效，但已逐步在部落校小學和獎助學生宿舍進行試辦。

開心的是，經由克倫族工作夥伴的自我學習和不斷嘗試，累積起效果良好的可行教案內容和教學方式。例如，日前在獎助宿舍進行的教案設計活動案例，先由當地夥伴以歌唱點出教案主題——克倫傳統製酒，再由每個學生們自由創作，雖然大多數僅能圖畫出部落家戶以簡易竹筒炭火烹煮米酒的圖像。但藉由分享和討論過程進行團體動力活動，當學生們分成各組一起繪製同樣主題時，所有組別幾乎都能夠在大圖紙上，繪製出山林溪流環繞的山區部落、村民辛勤耕種早稻、腳踏木碓搗米、炭火蒸餾製酒的傳統生活的回顧，甚至也描繪出飲酒社交慶典的景象。

教案活動的最後，由主持人引領學生一起討論，從傳統製酒的主題進行口語描述、生活觀察、經驗回顧等，也延伸至思考依循生活方式的社群意義，甚而探討自然釀造和工業生產酒類製品的深層意義。

這些以社區生活周遭素材作為主題的學習內容，目前包括六大主題：自然環境、傳統文化、生活所需、生活方式、社區部落、族群歷史。當地合作夥伴的克倫朋友認為，即便現況仍有許多推展上的挑戰，例如教師們對於概念和技巧的掌握、學校課程安排的彈性缺乏、以及公部門和社區的理解與支持等，都仍有待更多的努力。但這些夥伴們更相信，經過實際試行後的在地教案設計，不僅將促使部落兒童學習傳統智慧和技藝，同時，互動性的活動設計更能助益學生們的思考能力建構。

↓ 合作無間的孩子們，一起畫出眼中的家園製酒工業。





克倫族青年的自信—彭 Pong

文／賴樹盛 圖／吳逸驊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就住在學校宿舍裡頭了。國中也住校，高中也住校，一直到現在 24 歲了，還是住在學生宿舍裡，過著團體生活。」接受獎助計畫的 TOPS 實習生—彭（Pong），緩緩地說著，有如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彭是位來自山區部落的泰籍克倫族青年，個性溫文，笑容迷人，對於新鮮有趣的事物總充滿著好奇，以及對於美好未來的憧憬。其實，彭的想望和台灣許多青年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便生命際遇如此截然不同。

彭說，因為村落中沒有學校，從七歲起，他便得寄宿鄰鄉小學宿舍裡，開始了他將近 15 年的宿舍團體生涯。年幼的他早早離家，和父母家人聚少離多，小小年紀必須學會一身照顧好自己的本領，雖說這是泰緬邊境許多山區孩童的共同成長經歷，但聽來仍不免心中感到一份酸楚。

四年前，彭申請了 TOPS 獎助計畫，順

利成為工作隊實習生，食宿起居都在用竹片搭建的學生宿舍。平時，至工作隊辦公室協助處理事務，並且隨同工作人員前往偏遠山區或緬甸社區，學習服務計畫的推展事務；周末時間，則在美索鎮上的社區大學，修習兩年制社區發展工作的課程。

雖然彭自幼便得遠赴百公里外的省城就學，但是相對於村落中其他失學孩童和四處打零工的青年，他仍算是幸運些的。彭的父母雖然不識泰文，也從未曾上過學，只能依靠雨季時期在山坡上種植早稻，以及採集野菜以填飽肚子，但仍希望彭能去讀書，不用再過吃不飽的苦日子。

「在村落裡的父母，常得走上數公里山路才能找到一塊適合種植的山坡地，雖然種植大片的早稻，但比不上水稻的豐收產量。陡峭的山坡，登上爬下地種苗除草，更是勞累無比的辛勤」，彭說。泰國政府以林地保護的法律條款，限制克倫族傳統焚耕輪作的生活型態，卻始終未能給予適當的協助。

← 個性溫文，笑容迷人的 Pong 是 TOPS 辦公室裡最可靠的好同事，也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 彭（左一）在實習過程逐漸掌握在地文化教案以及多元教學方法。



在求學過程中，彭是學校裡少數的克倫族學生，而深峻的臉孔，帶著濃厚口音的泰語，讓他很容易地被區分為其他同學口中的「山地人」。「無論是日常相處或課堂報告，總會被同學們嘲笑我的泰語說不標準，當時我常會感到自卑，希望別人不要發現我是克倫族人。」彭回憶起在中學時期的窘境。

因此，彭希望能夠再繼續升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幫助家人，也開創自己的人生。經過申請通過審核，他來到了 TOPS 的獎助宿舍，和其他相同來自山區村落的克倫青年，分工種菜煮食，一起溫習課業。

TOPS 獎助計畫雖然提供了免費的食宿，以及就學費用的補助，但是日常生活仍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學習彼此照顧。課餘之外，皆安排有技藝學習、團體分享、生活討論的活動，以及參與協助克倫村落傳統節慶和公共事務等。

彭兩年多來在 TOPS 工作隊辦公室裡實習，在其他同樣也為克倫族的資深同仁引領下，逐步提升自己的電腦文書技能和外語能力。同時，透過參與 TOPS 教育服務計畫的推展，協助教師培訓研習活動和社區發展方案等，逐漸體會厚植社區能量的意義。

尤其，當彭隨著工作隊督導前往山區部落，看到了各村落困境的同時，也看到了村長、教師、TOPS 夥伴們為了改善困境的努力。一群同樣身為克倫族的人們，在學習新知、運用新技術的同時，為了維護群體的尊嚴，更要傳承族群的文化和意涵，一同創立族群的未來；即便這條道路依舊坎坷遙遠，但始終是眾人努力的方向。

藉由多次參與 TOPS 舉辦師資訓練研習營，彭逐漸累積起如何引領活動進行的經驗，並學習如何設計在地文化教案、幼兒發展遊戲、多元教學方法等活動，最可貴的是建立起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族群發展者的自信。

「來到 TOPS 實習後，我願意主動穿上克倫傳統服飾，戴著克倫編織背包，有機會便學習更多知識，提升自己的技能。我不知道，將來我是否真的能夠為部落做些什麼事情？但我知道，我永遠願意為山區部落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彭以充滿信心的話語，這麼說著，「現在，我能夠堅定地對別人說出，我是克倫族人，我來自山林裡的克倫部落。這不再讓我感到自卑，不再覺得自己比人家差。」

綠色能源計劃之太陽能發電訓練課程—Mae Tuan 村

文／周義超（TOPS 海外志工）

清晨，天色微亮，街上已經可見熙熙攘攘的人群，為了生計辛勤地工作著。在美索這個泰緬邊境的小城，雖然是位於泰國境內，但泰國人占不到五成，反倒隨處可見緬甸移工、克倫小孩。和泰國人比起來，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緬甸移工做著當地人不願做的勞動力工作，每日在工廠裡工作長達十二小時，卻只領不到泰國人一半的薪資（每月約 1500 塊台幣），但面對這種不平等待遇，人們似乎早已經視為理所當然。

清晨，天色微亮，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泰國工作隊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正在為了四天的訓練計劃作最後的行程與裝備確認。這次的受訓人員是來自 Mae Tuan 村和

↓ 雖然交通不方便，但是山村青年還是一個一個在泥濘的雨季道路裡，趕到教室吸收新知識。



周遭部落的少數民族—克倫村民。雨季的美索，上山是一件非常艱苦的挑戰，隨著四輪傳動車的引擎不斷傳來震耳欲聾的油門聲，輪胎在泥濘的山路上不停地打滑而緩慢前行，數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Mae Tuan 村。

有鑑於泰國許多偏遠地區村落仍無電力供給，為使這些家庭能享有電力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泰國政府在 2004 年中通過一項 200 萬美金的建設補助專案，對部份偏遠山村設置家用式太陽能發電系統；至 2005 年底專案結束，已建置 20 萬套系統，提供偏遠部落用戶於夜間能有一盞 20 瓦日光燈照明。

但這項「德政」受到許多批評，認為是泰國執政黨為了勝選，博取弱勢族群的歡心，以人民的公帑換選票。大選結束，現任總理由於基層的支持順利獲得連任，但家用式太陽能發電系統裝設完成後，卻沒有後續的維護配套措施，以致於不到二年的時間內，已有二成的系統因使用不當，或因設備瑕疵而廢置。

太陽能發電教育訓練計劃，是由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協同「邊境綠色能源小組（Border Green Energy Team, BGET）」舉辦的一項任務，由綠色能源組織提供專業技術，而 TOPS 提供一切後勤支援。

太陽能訓練活動的目的是冀望藉由巡迴教育訓練（一年時間內，工作團隊已於 9 個鄉鎮舉辦此活動），使偏遠地區的村民能了解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基本原理，再經由現場實作教育，使村民對系統有進一步的認識；村民日後可自行做基本的維修保養，減低發電系統故障的發生，並瞭解如何向公部門申請更換損毀零件。



↑ 教育訓練的結訓僅僅是一張照片，但對山下山上的青年人，都有深刻的啟發。

第一天的訓練活動，部分學員姍姍來遲，經私下詢問方知，大多數的學員均來自外圍衛星村落，他們一大早五點就出發了，但雨季造成許多道路癱瘓，繞道而行的結果就是花超過一倍的時間方能到達；另有學員第一天來的路上摔車失事，到訓練場地時傷口仍淌著血。然而，即使是遲到、受傷，學員還是不改豁達開朗的個性，不一會即嬉嬉笑笑，高談闊論了起來。

教育訓練的五位講師，一位來自瑞典，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泰國南部，另外兩位 TOPS 在地工作人員。上課時阿斗仔先說英文，再由泰籍志工翻譯為泰文，部分聽不懂泰文的學員再經由當地工作人員將泰文翻成克倫文；其實，許多學員國小都沒畢業，真難為他們了。

一連三天的課程外加結訓測驗，學員們紛紛抱怨吃不消並表示從小沒看過那麼多頁的書（其實才一本 20 頁左右的教材，而且有一大堆的圖片）。我開玩笑的說，那就別考

了，先回家吧！結果他們面色凝重的回答：「不行，測驗沒過回家會被老婆罵、不給進家門，會被村裡的長輩罵，若是沒過就不敢回村子裡了。」

子路曰：「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倒酒）弟子服其勞。」寂靜的夜晚，一夥人圍在一盞 10 瓦的日光燈下，我這個外來的和尚和瑞典志工，席間不斷的被熱情的村民頻頻勸酒，酒是村民們自己釀的，酒過三巡早已醉眼微醺，朦朧間只見一只倒滿酒的杯子依然在大家手上輪流喝著。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對月。

訓練課程轉眼間已至最後一天，絕大多數的學員們也順利通過了期末測驗。由衷的祝福他們，可以藉由在課堂上所學得的知識，更有效地使用家用式太陽能發電系統。同時，我們也持續遊說泰國政府研擬出一套完整的配套服務計劃並監督其確實執行，讓這一群的系統使用者有管道可以諮詢，以及及時更換瑕疵設備與毀損零件。

TCD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老師的感謝與祝福



我叫做 Aswin Chomchidpana。我已認識 TOPS 約七年的時間。剛開始我得到 TOPS 聘請擔任村落裡的小學老師，後來我辭掉工作，為取得文憑而就讀於社區大學，並獲得 TOPS 獎學金計畫的資助。完成學業後，我再度開始為 TOPS 工作並持續至今。

我在 TOPS 的工作很棒，因為 TOPS 樂於幫助貧困而缺乏發展機會的人們，而且 TOPS 的成員都很盡心盡力，我也極力投入我的工作。

我想謝謝 TOPS 和我們的團隊，願上天祝福 TOPS 能度過任何難關。



我的名字是 Chamaiporn Kasemsukpaisan，我很高興能和 TOPS 一起工作。我在我所成長村落裡的 Mae Po Kee School 擔任了一年的老師；小時候我也就讀這所小學，現在竟有機會能在這裡教導自己的學生！

TOPS 為這所小學做了許多，我很高興能夠擔任教職、擁有許多朋友，並向資深的老師學習更多的知識和經驗，我期許自己能夠善用這些知識和經驗在教學上，讓更多部落孩子受益。我會盡力為我們的學校服務的，謝謝 TOPS！

TCD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學生的感謝與祝福



你好，我的名字是 Yodrak Kitipanakul。我完成了大學三年主修機械的學業。我在大學期間收到 TOPS 獎學金計畫的資助，得到我的第一個文憑後，現在我在 TOPS 的工作計畫下實習。同時，我每個週末都在社區大學 diploma cause，週間則學習英文和電腦，因為我想成為偏遠地區學校的老師，教導那些缺乏教育機會的孩子們。在此我想感謝 TOPS 資助我的學業、住宿和其他各方面的幫助。未來我也會繼續努力。謝謝 TOPS！



你好，我的名字叫 Marisa Kiriraluk，目前是主修會計的二年級學生。在 TOPS 獎學金計畫的資助下，我在這裡就讀，認識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和朋友，除了學業之外，我還學到如何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進而學習包容，也學習幫助他人。這些機會和挑戰都來自 TOPS 的幫助，因此我對 TOPS 有許多的感激，並誠摯地祝福 TOPS 能像這樣為孩童和青年的教育而永續經營。雖然 TOPS 並不要求我的任何回報，我仍要承諾我會盡力付出並做一位好公民。



沙哇滴咖！

我是 Sangnapa Jangjenjit，很高興能夠在這裡祝福 TOPS。TOPS 資助我完成三年的高中學業，接下來我將繼續我的學業，在大學主修法律；我希望完成學業後，能回來利用所學幫助我的社區。祝福 TOPS 能夠持續在這裡和我們一起努力，我也會一起盡心盡力；謝謝 TOPS 所做的一切！願上天保佑你們！



你好！

首先我想說的是，TOPS 提供我們教育機會，以及培養我們照顧自己並幫助他人的能力，能夠參與 TOPS，我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幸運。願上天保佑 TOPS 能有更多進展，身體與心靈都健康豐盛。

TOPS 與世界難民日

文 / 李永然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

根 據「聯合國難民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流離失所的難民人數，由 2004 年的 1,700 萬人大幅攀升至 2009 年的 4,200 萬人，這些難民產生的原因，大部分是來自區域性的衝突與戰爭，近年來，則因為自然災害而產生越來越多的環境難民。

針對這數千萬亟需外界援助的人們，UNHCR 結合各國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竭盡所能提供必要協助，但是仍遠遠不敷難民實際所需。為了因應人道援助資源不足的窘境，UNHCR 希望透過「世界難民日 (World Refugee Day)」的推廣，讓普世大眾更瞭解全球難民處境，進而吸引更多人力、物力投入難民援助。



世界難民日的緣起與意涵

「世界難民日」是「聯合國難民署 (UNHCR)」確定的一項紀念日。

起初，它是非洲獨有的紀念日，原名為「非洲難民日」，因為非洲是歷來包容、庇護難民數量最多的地區。後來，在 UNHCR 倡導下，各國代表在 2000 年 12 月的聯合國大會上，一致通過一項特殊決議，而這項決議通過之時，正是自 1951 年訂定《難民地位公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生效的 50 週年；該決議提到，為肯定非洲對難民一貫慷慨的態度，且為引起國際社會對難民問題的重視，可以將 6 月 20 日「非洲難民日」確定為「世界難民日」，這也正是此紀念日的意義所在。

其後，非洲組織同意國際性的難民日與非洲難民日可在同一天舉行，因此，聯合國大會決定自 2001 年起，把 6 月 20 日訂為「世界難民日」，從此之後每逢難民日的到來，全球各地皆舉辦各式活動，來提醒世人關注那些為躲避戰禍災難而逃離家園的人們。

為什麼要訂立「世界難民日」？就像人們為了紀念偉大母親而訂定「母親節」一般，此係希望全世界的難民也能在一個特殊的日子裡被世人記起；「世界難民日」是為了讓國際社會不要將難民的疾苦遺忘，以及提醒所有人類應該付出更多來幫助難民；國際社會中的各國政府與大眾，都應該要擔負起確保難民的責任。多年以來，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不僅持續提供難民庇護與協助，並以難民日或難民週的形式，舉辦會議、典禮和藝術表演等活動，突顯戰爭受害者的困境。

← 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結合各國政府以及 INGO 的力量，提供難民必要協助。

何謂「難民」

而何謂「難民」？

根據 1951 年的《難民地位公約》，難民是指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其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於某一特殊團體遭到迫害，因而逃離了他或她的本國，並且由於此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回國的人。

又難民之形成，成因可分「經濟」、「自然災害」、「戰爭」和「政治」等因素。由於這些流離失所者在很短的時間內離開家園，步上了漂流失根之路，失去了以往的生活依靠，無法應付衣食住的基本需求，甚至長期缺乏醫療、衛生、教育等機會，因此需要外界人道救援的協助，並且尋求建立起穩定與安全的生活。誠如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 (Kofi A. Annan) 所言：「對於每年成千上萬被迫背井離鄉的人來說，帶上幾件行李

逃命往往只是長期艱苦歷程的開始。即使安全脫險，避開迫害或戰亂，他們仍須面臨著巨大挑戰，設法獲得我們大多數人想當然爾的生活條件」。

根據 UNHCR 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球受難民署所關切的流離失所人數高達 4,200 萬人，也就是說，世界上每不到 150 人中就有一人是難民。這些都是國際社會所應該關注與援助的對象；雖然 UNHCR 和包括 TOPS 在內的眾多國際組織已竭盡所能，但仍不能有效滿足難民的許多基本需求，難民們普遍面臨缺乏營養、飲水和基本醫療的困境。UNHCR 提醒人們，世界上仍有數千萬難民每天為了生存而掙扎，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他們才有機會重新生活。

UNHCR 每一年均設定不同的難民日主題，以喚起國際社會對於難民困境更多的關注：

年	屆	主題	內容
2001	一	慶祝	全球跨越國界舉辦慶祝活動。
2002	二	難民婦女	關注她們的地位，呼籲肯定她們的貢獻，應受到更平等的對待。
2003	三	難民青年	聚焦於他們的需求與潛能，為自己與社區創造更美好未來的能量。
2004	四	回家	呼籲協助難民安全地與尊嚴地重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2005	五	難民勇氣	難民需要勇氣來克服危險與困難，自我努力要為美好世界而貢獻。
2006	六	希望	難民擁有美好未來的希望與恢復和平生活的機會。
2007	七	難民兒童	傾聽難民兒童心聲！在全球超過 3,300 萬難民中，有 44% 是幼童！
2008	八	庇護	讓我們伸出雙手共同來保護難民。
2009	九	真實的需求	難民跟您我一樣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存在真實的生活需求。
2010	十	家	我們一起為難民找到一處「家園」的所在。

↑ UNHCR 每一年均設定不同的難民日主題，並結合各項主題提醒全世界關心弱勢難民的遭遇，共同設法改善地球同胞的生活。



↑ 台灣應該正視國際社會的呼籲，共同保護與協助難民。

TOPS 與世界難民日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自 1980 年起參與國際難民援助工作，至今已長達 30 個年頭，在這 30 年的歲月裡，TOPS 以台灣民間組織的身分從未間斷地參與難民援助與戰後重建工作，在無數台灣善心民眾的支持與幫助下，我們共同陪伴無數難民走過那痛苦與悲慘的歲月。

在實際的難民援助工作經驗中，TOPS 深刻體認到，無情戰火造成大批離鄉背井的苦難人們；這些人，是難民、是非法移民、是無國籍人，卻也是與我們一樣，追求著希望與夢想的一群活生生的人。國際社會的任何政府與人民，都應該要盡可能保護被迫流離的難民，並且提供他們各項協助；這是我們身為地球村一份子必須積極承擔的責任，不僅必須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更應該秉持悲天憫人的情懷，傾聽他們的心聲，並對他們伸出援手。

TOPS 自 2005 年起，每年針對 6 月 20 日的「聯合國世界難民日」在台舉辦系列活動，TOPS 希望透過不同方式的難民主題活動，讓台灣社會大眾了解全球難民的概況、體會全球難民的生存處境，以及其所面對艱困環境的堅毅與寬容；進而，我們希望有更多朋友願意伸出援手來幫助這些苦難的朋友。此外，我們也希望增進台灣社會對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深入瞭解，進一步體認基於人權和

國際人道援助的精神，TOPS 工作團隊如何長期駐紮海外執行難民援助工作，以激發更多不同形式的人道參與。

最重要的一點，根據 UNHCR 的統計，在過去，全球大約 90% 的難民，本質上是因為不同文化或族裔間的衝突造成。因此，我們希望透過「620 世界難民日」系列活動，藉由分享受援助對象的生命經驗，反省台灣社會的紛擾不斷的族群爭議，從而重新理解族群和解與和平的真諦，並透過難民相關議題的倡議，深化政治寬容與文化尊重的價值基礎，為難民日奠立更多積極且正面的意涵。

最重要的一點，根據 UNHCR 的統計，在過去，全球大約 90% 的難民，本質上是因為不同文化或族裔間的衝突造成。因此，我們希望透過「620 世界難民日」系列活動，藉由分享受援助對象的生命經驗，反省台灣社會的紛擾不斷的族群爭議，從而重新理解族群和解與和平的真諦，並透過難民相關議題的倡議，深化政治寬容與文化尊重的價值基礎，為難民日奠立更多積極且正面的意涵。

難民日活動呈現方式

TOPS 每一年均針對世界難民日規劃舉辦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形式包括難民專題校園巡迴分享、世界難民日專題講座、海外志工服務分享、世界難民日音樂晚會、難民攝

影及紀錄片影像展，以及難民專題深度座談會…等，希望藉由不同主題與形式的活動，達到難民日的宣導目的。

〈難民專題校園巡迴分享〉：校園是傳遞知識的殿堂，更是培養年輕人正確價值觀的場域。透過校園分享，讓更多青年學子認識難民，知道世界上的難民是如何產生、面臨什麼樣的生存環境以及如何在如此困苦環境中堅毅求生。透過 TOPS 的分享，讓台灣青年瞭解世界上有許多人正處在飢寒交迫、朝不保夕的惡劣環境中，亟需外界的援手；透過 TOPS 的說明，讓台灣青年知道生長在台灣是幸福的、資源相對豐富的，因此應該要培養助人的意念，在能力所及範圍內，不吝於伸出援手，扶他人一把。TOPS 多次安排駐外領隊及駐外團員自海外返台，至各大專院校巡迴演講難民專題，分享其長期第一線國際人道援助經驗，鼓勵台灣社會及青年學子對於辛苦求生存的難民多一點關注與關懷。

〈世界難民日專題講座〉：TOPS 希望透過國內外學者專家與國際人道援助實務工作者之專題演講與交流，促使台灣社會大眾對於難民處境的瞭解，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難民援助事務有更深層的瞭解，從而宣揚人道援助的價值與意義。TOPS 曾於 2005 年邀請長期在泰緬邊境投注心力於難民與非法移工醫療人權的辛西雅醫生 (Dr. Cynthia Maung) 演講「泰緬邊境難民處境與難民自助」；2006 年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黃聖堯教授演講「論難民權與國際人道救援」；2007 年邀請本會朱延昌副秘書長講述「跨越國界的感動，泰緬邊境志工服務」；2008 年邀請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委員會陳柏秀執行秘書主講「難民與世界難民日—淺談全球難民概況」；2009 年邀請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黃默教授主講「難民與難民法」；2010 年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趙子元教授演講「荒野難民營與都市貧民窟的無奈與契機」。透過專家學者的論述，讓社會大眾對於國際社會如何

↓ 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總統出席由李永然李市長主持之 TOPS 2006 年世界難民日活動，並簽署成為 TOPS 終身志工。

↓↓ TOPS 於 2005 年邀請梅道診所辛西雅醫師蒞臨分享難民的自助精神。





↑ 緬甸難民知足、樂天、堅毅地面對生存困境。

支援與庇護難民有更進一步認識與了解。

〈海外志工服務分享座談〉：透過邀請 TOPS 駐海外志工團員，以及曾經前往 TOPS 海外工作據點服務的大學院校服務團隊，進行志工經驗的分享，並增進與台下青年學子的相互對話與意見交換；TOPS 希望透過海外服務工作之實務經驗分享，擴展國內社會青年的國際視野，鼓勵大專青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投入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 事務，並進一步吸引台灣青年積極投入實際參與行動。TOPS 曾於 2006 年舉辦「穿越世界另一個角落—台灣青年在泰緬邊境服務工作紀實」分享座談會；並於 2010 年邀請國立台南藝術大學「2010 藝術出走」服務團隊 5 名師生，舉辦海外志工分享座談，講述寒假期間 45 天的志工生活與收穫，希望讓在場的青年學子與民眾，同時也體驗台南藝術大學的師生與泰緬邊境孩童的感動。

〈世界難民日音樂晚會〉：希冀利用音

樂深入人心的特性，跨越有形距離並打破國際的藩籬，除了提供國人另一種形式的人道關懷參與途徑，並將台灣民眾的關懷與溫暖傳達給此刻正受苦的難民們。

TOPS 曾於 2005 年舉辦「族群、愛、和平」音樂晚會，邀請知名吟唱歌手雷光夏，以優美嗓音傳遞溫情樂音；2007 年舉辦「同世界一起傳播愛與希望，點亮生命的火光」音樂晚會，邀請「醫聲」室內樂團以及中央合唱團蒞臨演出；並於 2010 年世界難民日前夕舉辦「手護難民·聽見希望」音樂晚會，邀請聲樂家林中琦、長笛家簡佳琦、OOPS 人聲合唱團、血盟兄弟樂團以及來自緬甸的新生代歌手趙太祥等專業音樂演出者，呈現給國人一場多風格的高品質音樂饗宴。

〈難民攝影及紀錄片影像展〉：影像，可以幫助閱覽者進入影響主角的生命世界，用感官，而非想像，去實際體驗難民所承受的痛苦。TOPS 多次舉辦攝影照片展示以及紀

錄片播映，希望透過最直接的影像紀錄，讓台灣民眾認識真實的難民生活處境，並傳達 TOPS 長期堅持陪伴在難民身邊的理念，使社會大眾更瞭解 TOPS 目前的海外服務工作內容，同時，也可透過影像，瞭解難民面對困境所展露出來的堅毅與寬容。

〈難民專題深度座談〉：國際難民人道援助工作，必須動用極大的能量與資源，非一人或是一個組織所能獨自勝任，因此，系統性地導入援助資源，甚至國家政府建立難民援助的制度性安排，便顯得迫切而必要。為了針對難民需求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邀集各援助組織甚至政府機關進行深度的對話以及制度性探討，在國際人道援助經驗上相互參考取經，建立更紮實的人道救援模式，亦屬必要的舉措。TOPS 曾於 2008 年舉辦「台灣如何援助國際難民座談會」，邀請外交部前國際 NGO 事務委員會吳建國副主任委員，以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中華救助總

會、靈鷲山等國內長期從事國際難民援助工作的組織代表與會，為台灣人道援助資源如何作更有效率的運用，進行深度探討；TOPS 並進一步於 2009 年舉辦「催生《難民法》，庇護難民生存權利」座談會，邀請行政院、內政部、陸委會等主管機關代表，以及學界與民間團體等專家與會，共同探討如何催生《難民法》，呼籲台灣政府儘速通過《難民法》，以善盡台灣的國際責任與義務。

對於世界上數千萬難民而言，成為難民並不是他們的選擇，更不是他們的錯！而瞭解難民、關注難民、保護難民，更是我們身為地球村一份子的共同責任；TOPS 除了長期從事難民援助工作，也肩負關懷難民議題的倡導責任，每年舉辦世界難民日紀念活動，希望透過各式不同的難民主題活動，讓台灣社會大眾了解全球難民的概況、體會全球難民的生存處境，也期盼有更多朋友與我們一起伸出援手，來幫助這些苦難的朋友！

↓ 2010 年 TOPS 舉辦【手護難民·聽見希望】世界難民日音樂晚會，本會李永然理事長、蘇友辰副理事長、羅爾維主委與全體來賓共同為全球難民祈福。





來自國際友人夥伴的祝賀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Service to Displaced Persons in Thailand

Th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Service to Displaced Persons in Thailand (CCSDPT) congratulates the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on its 30th Anniversary and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OPS' membership, support and service to Burmese refugees since 1997.

CCSDPT comprises 18 international NGOs and has been provid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refugees from Burma under agreement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Ministry of Interior since 1984. Between us we support about 140,000 refugees in 9 camps along the Thailand-Burma border. TOPS provides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young children, assists vulnerable women and elderly people, and provides assistance to surrounding poor Thai communities.

Although there are hopes that General Election in Burma planned for this year will br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 the reality is that until now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Burma's border areas continues to worsen and new refugees continue to arrive in Thailand. It has been a huge challenge to sustain international interest,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this protracted refugee situation over 26 years but this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all of the CCSDPT members.

This has put demands on all CCSDPT members to play a role in raising funds, coordinating service and advocating on behalf of the refugees. For the last 13 years TOPS has been an active and effective member of CCSDPT,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coordination effort as well as providing important service to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refugees.

TOPS is one of the smaller members of CCSDPT, but an NGO with a big heart and a sincere commitment. It is also one of the few Asian NGOs bringing support to the refugees adding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our efforts.

Congratulations TOPS on your 30 anniversary and thank you on behalf of CCSDPT and the displaced persons of Burma.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you in the future.

Jack Dunford
Chairperson

「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 (CCSDPT)」祝賀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三十週年，並對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自 1997 年以來，為緬甸難民付出的心血及努力致上誠摯的感激。

「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是由 18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所組成，在泰國皇家政府內政部的同意下，自 1984 年開始提供緬甸難民人道協助。我們在泰緬邊境支援 9 座難民營中約 14 萬名難民，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則在難民營中提供兒童教育、協助婦女及老人，同時為週遭的貧窮泰國社區提供援助。

雖然大家期待今年的緬甸大選能夠帶來正面的改變，但現實是緬甸邊境地區的人權局勢仍在惡化，而新難民仍持續來到泰國。在過去的 26 年來，維繫國際對泰緬邊境難民處境的關注、同情與支持一直都是很大的挑戰，然而藉由所有「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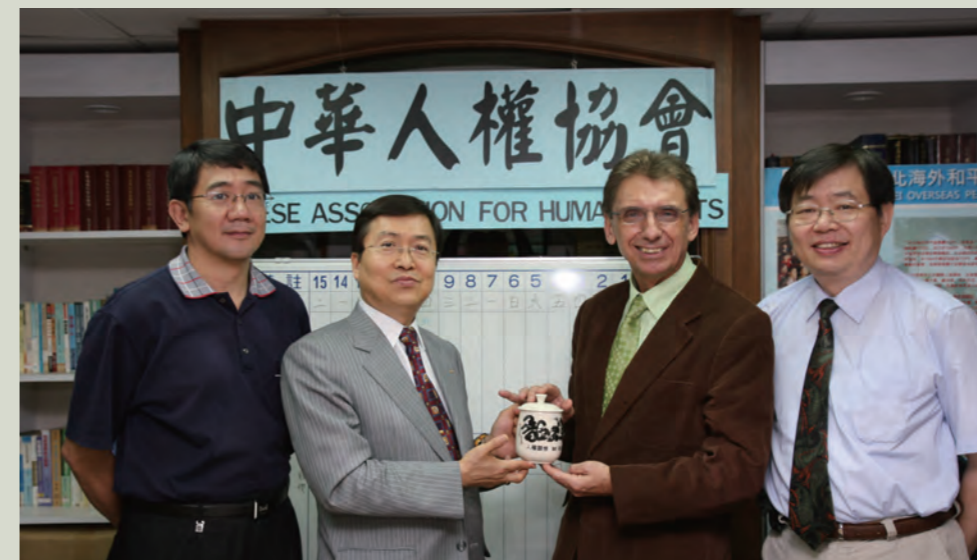
成員的努力與合作，目標終究得以達成。

所有「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的成員必須參與募款、協調服務及為難民們發言等等的活動。13 年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一直都是「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中有行動力的成員，為了難民整體福利，與服務最弱勢的難民貢獻良多。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雖為「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中規模較小的成員，但其卻有寬闊的胸懷及真誠的付出；亦為少數對支持難民有重要貢獻的亞洲非營利組織。

恭喜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30 週年，在此代表「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及緬甸難民獻上感激。我們期待未來與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繼續合作！

主席
傑克·丹佛



← CCSDPT 主席 Jack Dunford 於 2010 年 6 月拜訪本會，由李永然理事長、查重傳常務理事、嚴震生副主委親自接待。



來自國際友人夥伴的祝賀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

Happy 30th Anniversary to TOPS! It

has been a true pleasure

working with TOPS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in my role as the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s (TBBC) Nutrition Specialist.

For several years now TBBC and TOPS have been in partnership supporting Burmese children attending nursery schools in Mae La, Umpiem Mai and Nupo refugee camps. Without a competent partner like TOPS working with the nursery schools in the camp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TBBC to assist the schools in providing food for nutritious lunches and snacks every day. With chronic malnutrition rates high in the refugee camps along the Burma border it is essential that TOPS continue the significant work that they are doing and help in alleviating this problem.

TOPS does an excellent job in supporting the needs of these children and the teachers that look after them. TOPS provide us with excellent monitoring reports and always respond promptly to requests. Every TOPS staff I have worked with has been very professional, respectful and friendly –which makes the work we do more enjoyable and manageable. They truly are great partners to be working with.

It is because of TOPS involvement, support and trainings for teachers that nutritious lunches are provided every day to the children attending nursery school and that the children have a fun and safe place to grow and play with other children. I wish TOPS all the best and hope to see them continuing to celebrate their efforts and support into the distant future.

Warm wishes,
Erika Garrity Pied
Nutrition Specialist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

ไทยแลนด์-เบร์มา บอร์เดอร์ คอนซอร์เตียม

Working with displaced people of Burma

敬 祝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30 歲生日快樂！身為「泰緬邊境聯合會 (TBBC)」的營養午餐計畫負責人，我很榮幸在過去的三年中與 TOPS 共事。

「泰緬邊境聯合會」與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已合作多年，致力於支持緬甸兒童在美拉 (Mae La)、汶旁 (Umpiem Mai) 及努波 (Nupo) 三座難民營的幼兒園營運。若是沒有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如此有能力的合作夥伴，對泰緬邊境聯合會而言，每日提供幼兒園營養午餐及點心的任務在進行上將會非常困難。由於邊境難民營內慢性營養不良人數偏高，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持續付出努力對於改善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在支援這些兒童及照顧這些孩子的老師上有著傑出的表現，提供我們極佳的計畫報告並總是迅速回應幼兒園的需求。每位與我共事過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工作人員都非常專業友善，這讓我們

在工作過程中變得更有效率而且開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每位工作人員都是非常棒的工作夥伴。

因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幫助，幼兒園老師才能獲得支援及訓練；並且提供幼兒園兒童每日營養午餐，讓孩子們有一個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在此敬祝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事事順利，同時希望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能夠為了這個地區的未來，繼續努力與支持下去。

獻上溫暖的祝福
泰緬邊境聯合會營養午餐計畫負責人

艾莉卡·格瑞提·皮德

Dear Kevin,

On behalf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Centers of TBBC,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o TOPS in celebration of your 30 years old anniversary. I wish every year of TOPS's working will be the fruitful year with the great outcomes which lead you to achieve in every goal you have set f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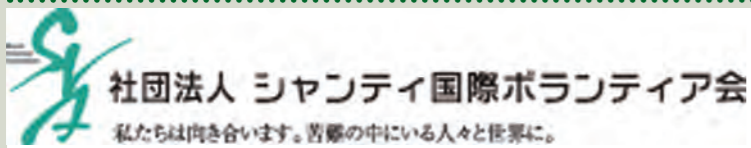
With best regards,
Kasinee Silapee (Kade)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Officer, TBBC, Bangkok Office

親愛的李榮源 Kevin 領隊：

我謹代表 TBBC「資訊與資源中心」藉這個機會祝賀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三十週年生日快樂。我祝福 TOPS 工作的每一年都是成果豐碩的一年，讓 TOPS 能達成每一個目標。

最誠摯的問候

TBBC 曼谷辦公室通信資訊專員
Kasinee Silapee (Kade)



來自國際友人夥伴的祝賀 Shanti Volunteer Associatio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30th year's anniversary!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Maesot in April 2007, a team TOPS, the most friendly group of people among CCSDPT member organizations welcomed warmly. Sam, Yvonne, and Kevin were working together at the time. We got together officially to discuss common issues about refugee assistance at our office in Mae Sot and NGO meetings in Bangkok and privately to have lunch/dinner sometimes weekends. Since our culture are close enough geographically, socially, and historically,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friends of TOPS among any other NGO friend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Yes, I am a Asian.

Actually, during chatting with Sam, I realized that this was not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TOPS. In 1989, I had a chance to visit Kao- I Dan Cambodian refugee camp as a staff of Japa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Center(JVC). It was my training opportunity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work for resettlement assistance to Indochinese refugees in Japan. Among NGOs working in the camp, TCRS already started assistance to the refugees. I remember JVC also ha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taff of TCRS and I felt simply happy to see another Asian NGO working in the same area. Therefore, I felt like I met an old friend again when I met friends of TOPS in Maesot. Many Japanese NGOs were born around 1980(Yes, 30th Anniversary!) and many of them started with Indo-Chinese refugee assistance like TCRS to TOPS. To tell a truth, my current organization, Shanti Volunteer Association(SVA) is one of them and has experience of changing names twice. We started with Japan Sotoshu Relief Committee(JSRC, 'sotoshu' is a branch of Japanese Zen Buddhist groups) in 1980, then, changed to Sotoshu Volunteer Association(SVA) in 1981, and finally, renamed as Shanti Volunteer Association(SVA, 'shanti' means 'peace' in Sanskrit) in 1999. But our organizational fundamental memory is always living with those struggling people in refugee camps along Thai-Cambodia border.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What does 30 years make a change for peace around this region? Refugee problems are still here, just moved East to West (within Thailand) and the needs of assistance is the same way. While celebrating our 30th year anniversary, we have to keep this reality in our mind. P of TOPS and S of SVA indicate the same meaning. To realize 'PEACE' in the world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of human beings, Unfortunately or fortunately, it is true that the world still request our efforts. Maybe a few more decades.

Finally, I sincerely wish TOPS can develop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to be able to meet needs of unknown vulnerable people around this region. Also, hope to keep continuous cooperation with SVA.

Respectfully,
Ono, Takehiro

恭賀 TOPS30 週年！

2007年4月我初到美索的時候，「泰境難民服務聯合會（CCSDPT）」中最友善的團隊—TOPS 熱情地歡迎我。當時的工作隊裡有賴樹盛領隊 Sam、黃婷鈺 Yvonne 和李榮源 Kevin。在工作上，我們在美索的辦公室以及曼谷許多的 NGO 會議中正式地研討難民協助議題；在私誼中，也在一般用餐時或週末共享時光。由於我們的文化，在地緣、社會以及歷史上都十分相近，使我在與 TOPS 的朋友們溝通時，比起與其他來自西方的 NGO 友人們，更感到非常自在。沒錯，我是個亞洲人。

其實，我在與 Sam 閒聊的中發現，美索的相遇並不是我與 TOPS 的第一次會面。我在 1989 年曾有幸以「日本國際志工中心（JVC）」成員的身分造訪柬埔寨的 Kao- I Dan 難民營，那是我第一個受訓機會，因為我必須負責協助中南半島難民在日本的再安置計畫。在眾多營內 NGO 之中，「中泰難民支援服務團（TCRS）」早已展開對難民的協助，我記得當時 JVC 也與 TCRS 的成員們關係良好，我很高興能在那個地方看到另一個亞洲的 NGO；因此，當我與 TOPS 的朋友們在美索相遇時，感覺就像是與一位老朋友重逢。

許多日本 NGO 都成立於 1980 年前後（沒錯，也正是 30 週年！），其中也有許多如同轉型為 TOPS 的 TCRS 一樣，都始於中南半島的難民協助工作。實際上，我現在服務的組織「平安國際志願人員協會」（Shanti Volunteer Association, SVA）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曾兩度更名：我們最早是始於 1980 年的「曹洞宗東南亞難民救濟會議」（Japan Sotoshu Relief Committee, JSRC，曹洞宗是眾多日本禪宗佛教團體的一支），然後於 1981 年更名為「曹洞宗志願人員協會（Sotoshu Volunteer Association, SVA）」，最後在 1999 年更名為「平安國際志願人員協會」（Shanti 在梵語中表示「peace」）；但是，我們組



↑ SVA 在邊境許多難民營內幼兒園內辦理學前教育。

織的根本記憶始終與泰東邊境難民營中掙扎著的人們活在一起。

光陰似箭，30 年的時光對這個地區的和平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改變？難民問題仍然存在，只是（在泰國境內）由東往西移動，仍然需要同樣的救援。在我們邁向 30 週年紀念的同時，我們必須將現實情狀謹記在腦海中。TOPS 的“P”和 SVA 的“S”指向著相同的意義—和平。也就是在人與人之間，對外迎向這個世界；或是人的內心深處都需要實現和平。不幸，或者幸運的是，往後幾十年間，這個世界仍需要我們持續努力。

最後，我誠摯地祝福 TOPS 能夠更有組織的能力與成績，照顧這個地區不為人知，又脆弱的人們，並且也希望能夠與 SVA 保持合作。

小野武宏謹上

來自國際友人夥伴的祝賀

Border Green Energy Team



BORDER GREEN ENERGY TEAM
Burm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work please visit www.bget.org).

As the leader of the Border Green Energy Team (BGE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OPS especially Sam Lai, former TOPS Director, and Watit Hathaipassorn. TOPS and other NGOs founded our team in 2005. BGET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remote Thai-Karen villages, 7 refugee camps along Thailand/Burma border,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DP) areas in

Not only did help generously supporting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part of our work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our establishment, TOPS also provided human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neede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our projects including Thai Solar Home System (SHS) trainings, micro-hydro power for remote villages, renewable energy trainings in refugee camps, and solar systems for Burmese migrant schools. Our collaboration with TOPS continues even stronger as partners. Besides its support to BGET's work, TOPS makes tremendously positive impacts on their work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rograms to Thai-Karen villages, refugee camps, and Burmese migrant communities. The scholarship program to support Karen youth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up to college degree helps improve youths' skill, lift up their living standard,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ir communities as a whole.

BGET would like to thank TOPS again for their meaningful and great work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with TOPS to serve the underprivileged along the Thailand/Burma border in the future.

Sincerely yours,
Salinee Tavaranan
BGET Project Director

身為「邊境綠色能源小組 (Border Green Energy Team, BGET)」的領隊，我想感謝 TOPS，特別是 TOPS 前任領隊賴樹盛，以及 TOPS 泰籍工作人員 Watit Hathaipassorn。TOPS 與其他 NGO 於 2005 年成立了「邊境綠色能源小組」團隊，為泰境偏遠克倫部落、泰緬邊境七座難民營以及緬甸境內流離失所者提供再生能源計畫。（詳細的資訊可以參考我們的網站 www.bget.org）。

除了在我們成立初期的三年，慷慨提供管理與後勤工作上的協助外，TOPS 還提供人力和技術上的資源讓我們能執行泰國家用式太陽能系統 (Thai Solar Home System, HSH) 培訓、偏遠村落的小型水力發電計畫、難民營的再生能源培訓以及緬甸移工學校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等計畫；因此我們與 TOPS 的夥伴合作更加緊密了。除了支援 BGET 的工作外，TOPS 在社區發展、教育支援、泰境偏遠克倫部落、難民營與緬甸移工社區的工作帶來許多重大的正面影響，TOPS 提供克倫族青年高等教育的獎學金，並幫助他們提升工作技能與改善生活水準，最終更能改善整個社區。

BGET 在此再度感謝 TOPS 意義非凡的卓越工作貢獻，並期待在未來繼續與 TOPS 緊密合作，共同為泰緬邊境的貧困人們提供服務。

您誠摯的朋友
BGET 計畫負責人 Salinee Tavara

來自在地友人夥伴的祝賀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Committee



7 Whom It May Concern,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OPS as they reach their 30th anniversary.

BMWEC has worked with TOPS in the Mae Sot areas of Thailand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 a number of areas such as child development and nursery training for teachers. We have develope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hat has greatly benefited our migrant schools and students. TOPS staff are very supportiv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that confront us and work with us on a regular basis.

We truly valu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OPS and hope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prosper in the years ahead. We wish to congratulate TOPS on a job well done so far and wish them all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Yours Sincerely,
Mrs. Phori Rattanachairuedi (Paw Ray)
Chairperson, BMWEC



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主席 Pawray 女士（左）贈狀感謝 TOPS，由 TOPS 執行長朱廷昌代表接受。

敬啟者
恭賀 TOPS 三十週年紀念。

「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Committee, BMWEC)」在泰國美索地區與 TOPS 合作兒童發展與幼兒園師資培訓等，已有超過五年的時間。我們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使我們的移工學校與學生都從中獲益良多。TOPS 的成員都非常支持我們，無論是日常工作或甚至在我們遭遇難題時，總是非常能夠理解我們，並經常與我們保持聯繫。

我們非常珍視與 TOPS 的友誼，並希望未來能夠一起持續成長茁壯。

在此恭喜 TOPS 至今所有成功的付出與貢獻，並祝福 TOPS 未來一切順利。

您誠摯的朋友，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主席
Phori Rattanachairuedi (Paw Ray)

來自在地友人夥伴的祝賀

Mae Tao Clin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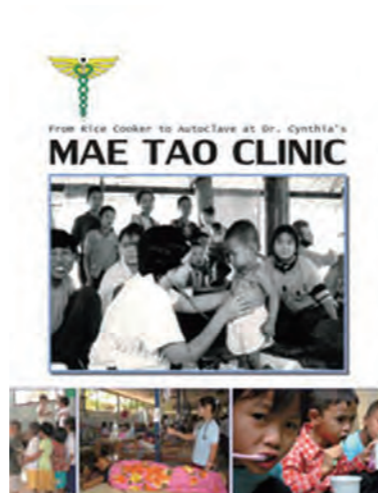
The Nursery and Day Care Center in Mae Tao Clinic first got technical support from TOPS in May 2004 when the office staff contacted us at our nursery school to provide us with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raining for nursery teachers from May 11 to 15, 2005. In 2006, TOPS supported us with toys for the nursery and day care children, booklets translated into Karen and Burmese,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teachers. In October 2008, a group of students with two teachers from Taiwan came to visit us to provide playtime activities for child development. The nursery teachers participated every year in ECD training jointly organized by World Education and BMWEC.

In 2005, TOPS organized a World Refugee Day exhibition and ceremony in Taipei, and Mae Tao Clinic was invited to join this celebration. When Dr. Cynthia was awarded the Asia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ward from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in 2008, TOPS supported the visit by organizing meetings with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order to raise awareness of human rights issues in Burma. TOPS has long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advocacy efforts on behalf of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along the Thai-Burma border.

In addition, since the early 2000s, TOPS has provided support to Mae Tao Clinic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ts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In particular, donation of computers and related supplies, data training including Microsoft Access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 form of on-sit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has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with which Mae Tao Clinic is now able to document its health information data for its more than 20 departments.

We hope to continue our collaborations with TOP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join together in human rights advocacy efforts. We believe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in our staff here who provide critical health and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 for the people of Burma. The support from TOPS over the years in building the capacity of our staff has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our ability to better serve our communities.

Best wishes,
Dr. Cynthia,, Director of Mae Tao Clinic



梅

道診所的托兒所和日間照顧中心，是從 2004 年 5 月開始得到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技術支援；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與我們聯絡，並在 2005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間，提供梅道診所的托兒所老師早期幼兒發展訓練 (ECD)。在 2006 年，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提供本診所托兒所的兒童們玩具，以及克倫語及緬甸語的教材，並與托兒所老師交流書中內容，以有效活用。2008 年 10 月，兩位來自台灣的老師及學生團體來到我們診所帶遊戲，並設計幫助幼兒發展的娛樂活動。托兒所老師每年都會參加由「世界教育基金會」及「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共同舉辦的早期幼兒發展訓練計畫。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2005 年在台北舉辦「世界難民日」系列活動，梅道診所也獲邀參加慶典。當辛西雅醫生在 2008 年獲得台灣民主基金會所頒發亞洲人權及民主獎時，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在辛西雅醫生的訪台行程上有諸多協助，包括安排與當地大學及政府機構的會面，以提高台灣大眾對緬甸人權議題的重視。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對於在地社區組織及泰緬邊境人權議題的立場上，一直以來都是有力的支持者與倡議者。

此外，自千禧年以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支援梅道診所改善其健康資訊系統，並且，在捐獻電腦設備及相關技術支援方面的大力幫忙也不遺餘力，例如 Microsoft Access 訓練及國際志工實地技術支援等等，這些支援大大地提高資料處理的效率及準確度，梅道診所因此能夠處理其 20 個以上部門的健康資料。

我們期待繼續與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合作，以更進一步了解早期幼兒發展與倡導人權。相信我們的成員有足夠的潛力，來為緬甸人民提供重要的健康及兒童保護服務，這幾年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在增進梅道診所成員能力上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梅道診所成員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服務我們的社會。

祝事事順利
梅道診所所長，辛西雅醫生

辛西雅醫師及「梅道診所」提供數十萬緬甸難民基本醫療服務。

台灣民主基金會頒發辛西雅醫師「2007 年亞洲民主人權獎」獎座。





來自在地友人夥伴的祝賀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M name is Wah Ku Shee.

I am working for the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 based in Mae Sot branch office.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KWO since 2002 and it has been 8 years already. I am a member of KWO advocacy team and also working on th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CD) program.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ECD in TAK province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TOPS.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 is a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of Karen women working in development and relief in the refugee camps on the Thai border and with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and women inside Burma. Since our formation in 1949 we have expanded our focus from one of purely social welfare to try to encourage an awareness of women's rights and to promot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decision making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The Objectives of KWO:

- To assist women in the endeavour to be free from all forms of oppression
- To promote and empower women in all spheres of life,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general living standards
- To encourage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equality
- To develop women's knowledge, ability and skills, including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 To achieve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equal status with men
- To promote and maintain Kare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 To care for the well-being of girls and children

KWO and TOPS

KWO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OPS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CD) in the refugee camps for many years. TOPS have been our good friend and they are always willing to support us and help us on all basic things such as delivering stuff in the camps, fixing our computers and website maintenance with new design (Kevin is expert on it), and providing us with some administration cos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trying our best for the well being of the refugee children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children received basic education and stay in a safe environment while their parents are working for their living.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children are well behaved after attending the nursery school and that they are healthier. This program is not benefiting only the children but the whole community.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his program.

I would like to thank people who donated money and supporting this program. This is your contribution to help us achieving our goals and our objectives.

Happy Birthday to TOPS's 30th years old!!!
Wah Ku Shee

我

的名字是 Wah Ku Shee，目前服務於「克倫婦女會 (KWO)」的美索辦公室。從 2002 年開始至今，我為 KWO 工作已有 8 年，是 KWO 倡議團隊的一員，也進行學前兒童發展計劃 (ECD) 工作，我的權責內容在於 Tak 省的 ECD 計畫，並在此計畫之下與 TOPS 緊密合作。

「克倫婦女會」

「克倫婦女會」是一個在地社群組織，以克倫族婦女為基本成員，為泰國邊境的難民營以及緬甸境內流離失所者 (IDPs) 與婦女的發展與救援而努力。自從 1949 年成立以來，我們已將工作取向由單純的社會福利擴展到喚起婦女權利意識，以及推動婦女參與社區決策及政治流程。

KWO 的目標：

協助婦女追求免於各種壓迫形式的自由；推廣並賦權婦女追求生活中各領域的教育權與基本生活水準；鼓勵婦女參與自由、民主與平等的追求；發展婦女的知識、能力與技能，包括政治與組織技能；讓婦女權利與地位與男性同等之；推廣並維繫克倫族文化與傳統；保障女性與孩童的福祉。

泰緬邊境所有 INGO/NGO 組織的終極目標：培養在地力量茁壯，追求平等與自由。

KWO 與 TOPS

KWO 與 TOPS 在難民營中執行「學前兒童發展計劃 (ECD)」合作已有多年的歷史，TOPS 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們的好友，而且總是願意在各種基礎需求上幫助我們，包括載運物資到難民營、維修我們的電腦設備、網站維護與更新，並提供我們部分行政支出。

我們通力合作，並為難民營兒童的福祉共同努力；致力於確保這些孩童能接受基礎教育，而且當難民父母為維持生計外出工作時，孩子是待在安全的環境中。這些孩子來幼兒園就學後，都明顯地開始懂得守規矩，而且也比較健康了。這樣的計畫不只對這些孩子有益，對整個社區而言更是獲益無窮，因此，這個計畫的維繫是十分重要的。

我想感謝所有捐款資助這個計畫的人，您的貢獻幫助我們實現目標。祝 TOPS 三十週年生日快樂！

Wah Ku Shee



Empowerment
Equality
Freedom

TOPS' DREAM 朝陽

TOPS 與難民朋友一起迎接明天與希望！



我們這一家 TOPS 泰國工作隊...



↑ Wathit Hathaiphatsorn(圖中長者)。

我的名字是 Wathit Hathaiphatsorn。我從 1999 年開始在 TOPS 工作，至今已 11 年資歷的老成員。我先後與 Sylvia (林良恕)、Sam (賴樹盛)、Kevin (李榮源) 三位領隊共事過，他們都是很棒的領隊，結合了知識、經驗與良好的管理；雖然每位領隊的個性都有些微差異，但是在組織和發

展上都讓我們能夠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忙的人們。

為什麼我會這麼長期地在 TOPS 工作呢？TOPS 有著幫助貧困人們、發展當地社區，並使之能夠和 TOPS 在泰國美索的員工一樣地專業的理念，很快地，我們的工作技能迅速成長，並建立了一個叫做「達省邊境兒童協助基金會」的當地機構，(TBCAF - Tak Border Child Assistance Foundation)，專門幫助泰緬邊境的當地民眾來執行 TOPS 的任務。上述這些都由 TOPS 的領隊、員工與其他台灣志工培訓達成。

我祝福 TOPS 能夠持續努力並長期幫助當地民眾的發展；同時也感謝台灣的所有同事，以及大家對我們的熱心支持。

現在我負責培訓師訓員以及教師，但也在辦公室中執行 ECD 的管理與行政工作、編輯 ECD 的參考書 reference 與期刊 newsletter、監督並追蹤 Mae La、Umpiem 和 Nu Po 等三個難民營中的幼兒園學校。

我很高興能夠與 TOPS 一起工作，我熱愛我的工作、團隊和我的孩子們；而且我很開心能夠和老師、家長、孩子們和社區甚至其他人分享我的工作經驗。ECD 主要與難民營和移工社區的孩童、老師合作，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生活的他們面臨許多難題（無論是社會上、情感上、經濟上或政治上等等），因此我們的工作與承諾必須能夠傳達到這些真正需要的社區中。

雖然 TOPS 是個小組織，我們仍然能夠團隊合作、了解彼此，我們就像個家庭一樣，而且很高興能夠有個熱心的好領隊。



↑ Muetae(圖右女士)一家人。

我的名字叫 Muetae Thitiphawan，擔任 TOPS 的學前兒童發展計畫 (ECD) 的負責人。

以前我在 Eden Valley Academy (EVA) 擔任小學老師，教了 9 年書。我從 1993 年開始在 TOPS 工作。剛加入 TOPS 的時候我擔任的是 ECD 助理，1996 年才成為計畫協調者。當初申請助理的工作是因為我想要有更多與幼兒園孩子、老師、師訓員、克倫婦女組織 (KWO) 以及社區合作的經驗。



↑ Nook(圖右女士)一家人。

你好！我的名字叫彭彭，我和 TOPS 的緣分始於 2006 年，頭兩年半是 TOPS 「高等教育計畫」資助的實習生。現在我很高興能夠擔任 TOPS 的正職人員，在 TOPS 學習讓我獲益良多。我誠摯地祝福 TOPS 的工作可以不斷延續，並能持續幫助這些貧困的社區。感謝 TOPS ！

↓ Teyo(圖左男士)一家人。



我是 TOPS 學前兒童發展計畫 (ECD) 的 Naw Nu Nu Tin，這是在這裡的第二年。我與 TOPS 合作所獲得的進步與經驗非常驚人，這個團隊幫助我面對我的事業與人生。謝謝 TOPS ！



← Ann

我與 TOPS 的緣分從 2004 年開始，至今已有七年。前四年，我是受 TOPS 獎助的「高等教育計畫」(HEP) 下的大學生，受該計畫資助，我可以在 Phadei 宿舍住宿，在宿舍裡交了许多可以一起分享生活點滴的朋友。Pi Wattit 和 Pi Wani 在我的學生時代，就像我的爸爸媽媽一樣，無論遭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找他們商量。在 TOPS 的資助下完成學業後，我回來參與 TOPS 的工作並感到一切都上了軌道，然後，很幸運我可以參與 ECD 團隊，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一份工作。

我的先生 Sayan 也是在「高等教育計畫」下完成學業的。現在他參與的是 ZOA 的工作計畫。我們有個幸福的小家庭和一個可愛的女兒。我真的非常感激 TOPS 帶給我的一切，TOPS 實現了我的夢想；願上天保佑 TOPS。



→ Pong

你好，我的名字叫 Teyo，我和 TOPS 一起工作已有四年的時間。我很高興能夠為 TOPS 工作，也許你會問我為什麼，那是因為這個組織待我就如同家人一般。

我為學前兒童發展計畫 ECD 工作，自從加入 TOPS 的行列後，我愈來愈了解 ECD 的理念，也感到非常榮幸，因為我們是為一群未來將長大成人並肩負責任的孩子們工作。願上天保佑 TOPS，也願 TOPS 能長久存續並持續為社區提供服務。感謝 TOPS，祝福你生日快樂！



→ Nunu

2009 年，我加入 TOPS 擔任行政人員，第一印象就是同事的溫暖相迎，樂於在各方面幫助我，使我更了解我的工作與任務。我有不瞭解的事情，我都會請教資深的同事，我的長官也非常地善解人意，總是能幫助我面對難題。我很感謝 TOPS，也希望 TOPS 能夠持續在這裡幫助貧困的人們。祝福 TOPS 三十歲生日快樂！

我們這一家 TOPS 泰國工作隊...

去年5月，我得知將有到泰緬邊境為緬甸難民與移工服務的消息，於是開始了我與 TOPS 的第一次接觸；但直到12月我才抵達美索、展開工作。然而，這段時間以來，Sam 和 Kevin 一直以 e-mail 與我保持聯絡，讓我備感親切，因此也非常期待與他們一起工作。

我是來自英國的海外志願服務團 (VSO) 的志工，在小學與大學裡有多年的教學經驗，我計畫在美索與 TOPS 一起工作兩年，擔任學前兒童發展 (ECD) 團隊的教育顧問，目前才在這裡待滿4個月。

我經常拜訪這個地區的三個難民營，並與教師、師資培訓人員、督導以及克倫婦女組織 (KWO) 見面。我對克倫族的人們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內涵以及他們目前的日常生活與工作環境有了非常多的認識，他們多半來自緬甸東部的邊境地帶，在緬甸軍政府的統治下受盡苦難；同時，我也拜訪許多移工學校，並與這些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孩子們談話。



作為一個團隊，我們忙於出席會議、設計與執行教案，評估並回應孩子們以及難民營幼兒園和移工社區的需求。由於西方的教育與東南亞大不相同，我得花好些功夫才能適應；但是 TOPS 的同仁都非常耐心地回覆我的疑問，讓我們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

過去幾週以來，我們的團隊非常努力地寫了一份提案，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 Umpiem 難民營中的5所幼兒園將在 VSO 與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的支持下新增廁所，讓超過500位小朋友能在暑假之後回到幼兒園來。這對我而言真的是一大成就，而且唯有在 TOPS 辦公室成員團結合作的工作方式下才能夠達成。唯一讓我個人感到挫折的是我不會說克倫族語 (這一帶多數難民使用的少數民族語言)，但我也學了幾堂課，而且 TOPS 的員工總是樂於幫助我並鼓勵我學習新的語句。

不過工作也不是生活的全部！

當我初到 TOPS 的時候，Kevin 歡迎我加入了這個「家庭」，現在我真的覺得這裡就像個家一樣。在這裡，我與家鄉和親友相隔千里之遙，但我覺得自己身邊有一群支持著我而且努力瞭解我的人。我們每天都一起共進午餐，並在特別的慶祝場合中同歡。我學會吃很多過去在英國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 (例如螞蟻卵)，並將之視為我個人的一種學習！我也學到了許多克倫族的文化，以及來自緬甸克倫邦或者仍在克倫邦境內的克倫族人的處境，包括他們每天在生活中面對的高度危險。孩子們目睹甚至歷經的恐懼，都將一輩子壟罩著他們，教師等許多職業人員都流離失所，孩子們的教育機會被剝奪；因此，藉由學前兒童發展計劃來改善他們的生活，TOPS 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希望在參與 TOPS 工作的這兩年中，我的小小付出能夠為他們生活改善帶來貢獻。

←
英籍志工 Elaine

TOPS 三十週年紀念 - 我們與他們的離與散

文 / 駐泰領隊 李榮源

二十個春夏秋冬，TOPS 走進了非洲、柬埔寨，以及泰緬邊境，也完成了階段性的援助工作離開了那讓人曾經陌生，離別時卻又不捨的土地，不論做了什麼、做了多少，或是做了多久，種子會開出什麼樣的花我們或許不會知道，但灌溉、施肥還是要繼續下去。

然而，這也已是我和 TOPS 接觸後的第七個年頭，從當年的實習志工、柬埔寨海外志工，再到泰國工作隊擔任海外志工、計畫協調員之後，如今接下領隊這個肩負重責大任的職務，雖不是說突然但也並不在預期計畫之內。當然，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我有前任領隊的鼓勵，又有在地同事的支持，信心與能量將會是意想不到的充足。

近來幾年，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面對募款萎縮、國外贊助款項銳減、物價上漲伴隨著通貨膨脹，資源的獲得與運用真的越來越顯捉襟見肘，但人與事卻不能不繼續下去，那是 TOPS 的使命與初衷，以及在這裡的意義！

未來展望

長久以來，緬甸政府對於人民的不人道對待，導致緬甸境內不同族群人民零星或是集體湧入泰國境內；若緬甸境內狀況沒有改善，難民回家的日子也就遙遙無期，而 TOPS 秉持著長期人道援助的精神，勢必也應繼續留在這裡提供必要之協助；面對部分國際組織相繼撤離，資源相對減少但需求卻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守成並尋求新的契機，則是所有在此地提供難民援助工作的國際組織所須共同努力的方向。

對難民營而言，如何逐步減少難民營對外界資源的依賴，並透過與泰國政府合作，循序開放難民營小規模經濟活動及推動經濟自立，這已是目前國際組織彼此所認同之倡議方向，例如：泰國政府與國際組織合作提供職業訓練、工作機會，使難民有部分收入



能夠自給自足，不需完全依賴國際組織之援助，但這部分之共識行程及後續執行，必須持續與泰國政府相關單位積極協商，並尋求認可。

自我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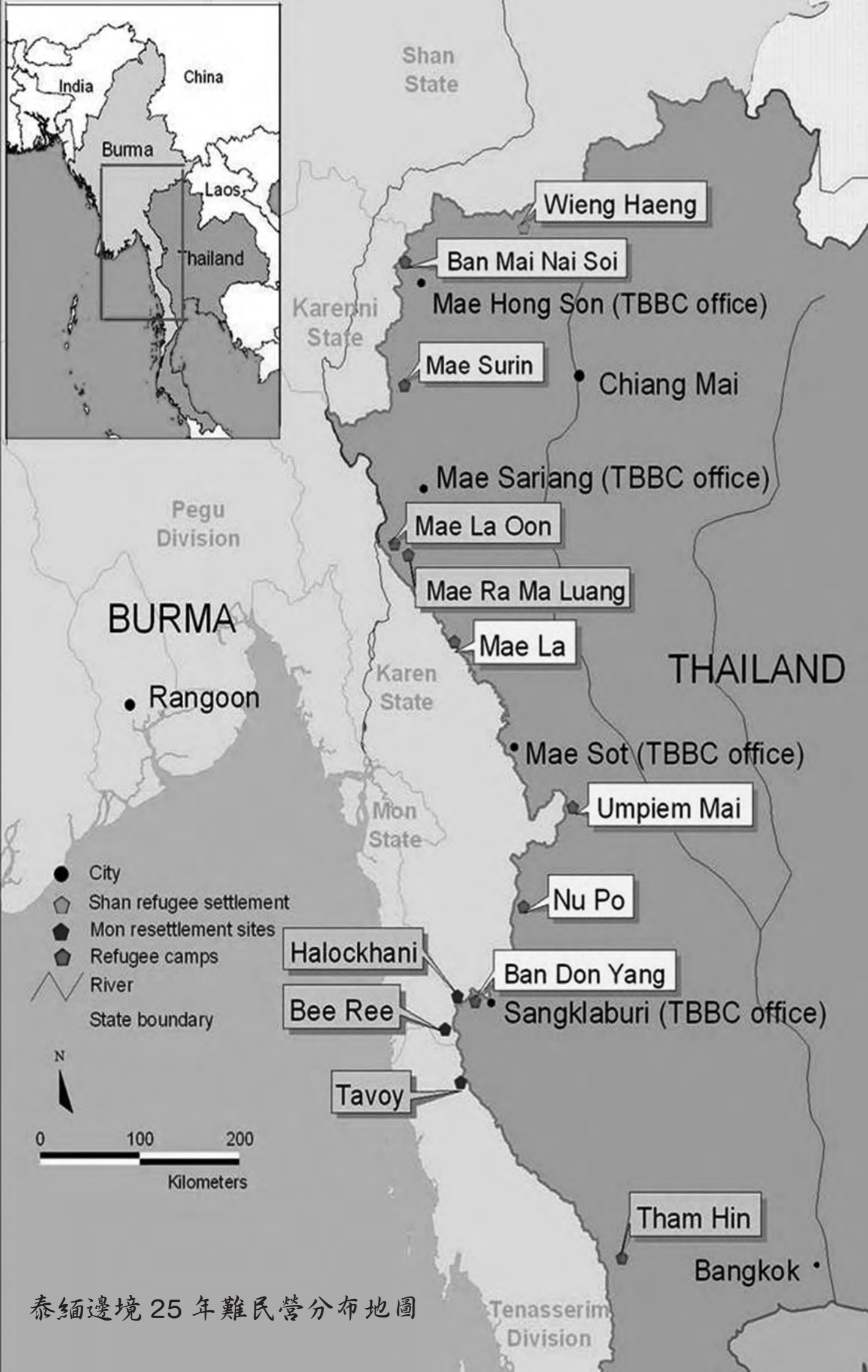
面對募款不易，但援助工作不能斷炊的情況下，「守成」是首要之務。然而，其實守成也實屬不易了。因此，除了提供不可或缺的基本協助與服務工作之外，我希望我們的受助者也能和 TOPS 一起共體時艱，並且更加地珍惜所獲得的各項物資與用品。

回首過去，TOPS 在前領隊林良恕小姐以及前領隊賴樹盛先生的領導下，為 TOPS 泰國工作隊以及服務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並讓在地的夥伴們信賴且願意與 TOPS 合作進行各相關之服務工作；秉持著一貫傳承的精神與方式，也期待自己能在這樣的氛圍之中繼續努力並與當地共同成長。

對 TOPS 的祝福

三十年，一個嬰孩足以成人為父為母，從依賴蛻變成被依賴，然而 TOPS 也在這些年頭中不斷地轉換自己的角色，但仍將堅持著不變的初衷；我並不期待 TOPS 繼續長期地存在，因為那表示著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民正在受苦，我期待有朝一日，TOPS 的奉獻與工作僅止繼續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我想，這樣就好！

附錄：TOPS 服務大事紀 (1980~2010)



泰緬邊境 25 年難民營分布地圖

1980	80 年代，共黨赤化統治，中南半島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地大批難民逃至泰國，最高峰時曾達 60 餘萬人。中國人權協會邀集政府單位與社會團體召開「援助泰國邊境難民專案」會議，議決成立「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Thai-Chinese Refugee Service, TCRS)」，以民間團體身份，派遣人員及援助資源至泰東邊境難民營進行難民援助工作。此乃本會難民援助工作之啟端，亦為中華民國國際人道救援之濼觴。
1982	大批越南、柬埔寨、寮國難民逃入泰國邊境，泰國政府當時設置難民營達 40 餘處，TCRS 陸續派遣數梯次志工團於難民營，為營中華裔難民提供語文教學、技藝訓練、社會服務等人道援助計畫。
1983	TCRS 於泰國難民營服務期間，協助華裔難胞辦理相關來台依親程序，並奔走「聯合國難民署 (UNHCR)」與泰國政府為其請命，先後協助接運文蕙儀姐弟等共 27 位柬埔寨華裔難民來台定居。
1984	TCRS 因長年於泰國難民營服務，就近了解我國西藏難胞羈留印度、尼泊爾等地，生活困苦，亟待國人援手。故 TCRS 積極蒐集相關資料，由王福邁領隊親赴印度北部及尼泊爾藏胞聚居地實地觀察了解，以作擬訂日後服務計畫之參考。 TCRS 自 1980 年起投入大量人力與物資，於泰東邊境各難民營，針對華裔難胞提供人道援助服務，然因目睹眾多其他國籍難民所受苦難，復考量彼時創團之人道初衷，TCRS 自 1984 年起，將服務對象從華裔難胞，轉向對全營不分國籍難民開放人道救援服務。
1985	TCRS 新增「班維乃」難民營為服務據點，該營位於泰國北部，鄰近寮國邊境，人數約 3 萬餘人，為泰境內規模較大難民營之一。TCRS 於 1985 年 5 月 20 日正式派員「班維乃」難民營開設難民服務據點，推展服務工作。
1986	泰國政府將泰境內「烏汶」、「四球」、「宋卡」等三座難民營關閉，各營難民全數移入 TCRS 所服務之春府「柏那尼空」難民營，因人數激增，故 TCRS 針對教學方式與服務計畫做調整，即刻整理修繕教室、廠房，並添置課桌椅，以因應教學所需，服務更多流亡難民。
1987	TCRS 積極接運華裔難胞與難民兒童來台居住或就讀，惟受許多泰國難民主管當局及國內入境調查諸多限制。1986 年，TCRS 遴選難童 20 人，經審議後同意 10 人來台就學，並於 1987 年 9 月 7 日由泰國抵達台北華興育幼院就讀。

1988	TCRS 獲得泰方同意，進入地處戰區的「考依蘭」難民營及「Site 2」難民營，該二營生存環境險惡、無任何糧食配給；TCRS 與各國國際組織聯繫，給予難民營內部份物資及救助金錢以資運用，並定期訪視。
1989	TCRS 參與「聯合國難民署 (UNHCR)」法律部門，協助審理滯泰中國民運人士之政治庇護案件。服務內容主要為翻譯中文書面陳情書，以及難民資料審核約談之中英文口譯、筆譯工作。
1991	柬埔寨戰勢漸歇，為使難民得以重返家園，TCRS 在各營區執行各項特定技能訓練，以期難民能順利返回家園自立生活；在「拿坡營」訓練衛生保健人員，並提供耕種、編織、衛生器材等供其返家之用；在「柏那尼空營」辦理英文教學，提供營內六千餘難民學習英文的機會；於「四球營」從事兒童教育與師資訓練。
1992	柬埔寨四派系協議停火，聯合國亦派遣和平部隊進駐，並投入救濟物資；TCRS 參與「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遣返計畫，協助難民返家與災後重建的工作，約有 375,000 名柬埔寨難民得以返鄉，展開新生活。TCRS 在泰東邊境的階段性任務遂告終止。
1994	泰東邊境難民順利重返家園後，各難民營陸續關閉，TCRS 一方面持續關注返家難民後續生活，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將關懷的眼光延伸至中南半島以外的戰亂地區。「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TCRS)」於 1994 年正式擴大改組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TOPS 受邀參加「聯合國難民署 (UNHCR)」與國際志工組織於挪威奧斯陸舉辦之「全球難民事務合作會議」；並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難民署」於瑞士日內瓦召開之「年度執行委員會」。
1995	改組後的 TOPS 將服務觸角延伸至非洲大地。TOPS 與比利時機構 Handicap International (HI) 合作，派員至非洲坦尚尼亞北部難民營協助殘障難民安裝義肢，並協助辦理營區衛生計畫，為期一年半。 TOPS 與法國機構 Action Nord Sud (ANS) 合作，在肯亞西部 Kitale 地區進行泉水保護計畫，資助和協助當地居民建設泉水保護區，改善取水環境及飲水品質，降低居民疾病的感染率，附近居民約二萬人及其後世子孫皆受益。

1996	TOPS 於肯亞西北部 Turkana 地區，臨近蘇丹邊境的 Kakuma 難民營，針對弱勢中的弱勢—殘障難民，與國際知名的美國救援機構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 合作盲人重建計畫，針對盲胞提供盲人醫療、生活技能、點字課程與職業訓練，並對其他殘障難民提供社會服務。 TOPS 「柬埔寨工作隊」推行為期四年的「資源學區教學資源分享計畫」；並執行「遊民家庭職訓計畫」，包括遊民返鄉後的追蹤輔導，為期三年；以及與柬埔寨教育部合作，發行針對小學教育工作人員的教育專刊，為期五年。 1995 年，由於緬甸境內軍事衝突加劇，引發十萬餘難民逃至泰國尋求生存及安全的保障。因早期 TCRS 在泰東邊境難民營提供的人道援助服務，受到泰國內政部的高度肯定，泰國政府乃邀請改組後的 TOPS 協助處理泰緬邊境難民事務。經過嚴謹評估需求後，TOPS 於 1996 年成立「泰國工作隊」，前往泰緬邊境難民營提供人道援助服務。 TOPS 泰國工作隊針對泰緬邊境擬訂完整師資訓練課程，初期以「美拉 (Mae La)」難民營 10 所小學、3 所幼稚園，總計教師 150 名、學童 8000 名為服務對象，執行學前兒童發展教育計畫、師資培訓、社會服務與緊急救援計畫。
1997	泰國山區的克倫 (Karen) 部落，因地理偏僻缺乏社會服務與基礎建設，加上資源不足所造成的經濟困頓，成為泰國境內的弱勢民族。並且，長期以來的資源缺乏、人口增長、耕地有限以及天災人禍等因素，都造成弱勢困境更加惡化。因此，TOPS 泰國工作隊自 1997 年起推動「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希望透過教育工程來解決泰境偏遠部落的根本困境。
1999	TOPS 柬埔寨工作隊至柬埔寨「波羅勉省」推行為期三年的「非正規教育計畫」，以協助改善當地眾多失學與普遍文盲狀況。
2000	TOPS 泰國工作隊持續在泰緬邊境之 Mae La, Umpiem, Nu Po 難民營協助學前幼兒發展計畫與社會服務等方案，並於泰國偏遠山區部落進行基礎教育援助及社區發展服務。

2001	TOPS 協助柬埔寨工作隊的在地工作伙伴，向柬埔寨內政部登記成立「柬埔寨發展組織 (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 KAKO)」，與 TOPS 繼續共同規劃並合作執行在柬的一切工作業務。TOPS 透過茁壯在地力量，希望其有朝一日可以自立運作，並將外來的援助力量轉化為在地能量。
2002	TOPS 柬埔寨工作隊至暹粒省波克縣執行鄉村發展計劃，包括基礎教育方案、社區學習中心方案，以及技職訓練方案，以透過分階段且相互搭配的方式，達成鄉村發展和自力更生的目標。
2003	TOPS 柬埔寨工作隊至柬埔寨暹粒省推行非正規教育計劃，包括學前育幼班、孩童識字班與成人識字班，以及職業訓練課程與小型創業借貸方案。
2004	TOPS 柬埔寨工作隊重新評量「技職訓練方案」並更名為「收入提昇方案 (Income Generation Project, IGP)」，希望透過簡單的職業訓練課程，並透過小額貸款的方式，提昇村民的生活水平。
	由於柬埔寨工作隊的階段性任務完成，TOPS 規劃結束柬埔寨工作隊編制，將服務計畫移交當地組織 KAKO，繼續深植柬埔寨在地能量，TOPS 並從旁協助 KAKO 在同年與柬埔寨內政部簽署工作備忘錄，正式成為獨立推動援助計畫的在地非政府組織。
2005	TOPS 泰國工作隊與「克倫文化與環境保護聯盟 (KNCE)」、泰國非政府組織 Plang Thai、荷蘭難民援助組織 ZOA refugee service、美國非政府組織「綠色培力 (Green Empowerment)」，協力合作組成「邊境綠色能源小組」，共同推動「邊境綠色能源發展計畫」，為泰緬邊境偏遠地區引進包括水力及太陽能發電等綠色能源，至今已陸續完成七座小型水力發電設施，將光明帶進泰緬邊境，點亮深沈的黑夜。
2006	TOPS 泰國工作隊與「緬甸移民教育委員會 (BMWEC)」合作，推動「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協助泰緬邊境各個移工社區的「緬甸移工子女學校」，提供文具、學童膳食、環境改善、師資培訓的提升等全面性的援助。
	TOPS 派員參加由「聯合國難民署」於曼谷召開之「泰境難民事務協調會議」，進行各項關於難民保護之相關議題討論。

2007	TOPS 泰國工作隊持續於泰緬邊境推動三大援助計畫：(1) 泰緬邊境學前兒童發展計畫；(2) 緬甸貧童教育服務計畫；(3) 泰國偏遠鄉村發展計畫。並與「加拿大政府基金會」合作，提供一批兒童玩具和遊樂設施給三座難民營 39 間幼兒學校，改善兒童的學習環境。
2008	TOPS 受邀參加「聯合國難民署 (UNHCR)」於泰國 Tak 省舉辦「難民營生活展 (Exhibition on Refugee Camp Life)」與工作會議，由 16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共同參與，透過圖文看板展示各項服務內容，以增進泰國社會大眾瞭解國際援助服務工作和泰緬邊境難民營實際情況。
	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印地安 Xingo 族部落，位處巴西亞馬遜河上游，對外交通阻隔致使外界資源難以進入，急迫需要醫療資源。TOPS 朱延昌執行長於 2008 年 7 月間，深入亞馬遜上游部落進行實地評估，確認當地對於醫療藥物及器材的迫切需求，遂會同「世界衛生組織」駐巴西代表 Mr. Glacus Brito，透過「巴西華僑聯合會」以及「巴西榮光聯誼會」的協助，籌集美金兩萬元，於巴西當地採購基礎醫療設備，贊助印地安部落醫療器具藥材，用以成立簡單醫療站。
2009	2009 年 6 月，緬甸軍政權以武力清剿「克倫國族聯盟 (KNU)」，造成近 5000 位克倫難民跨越邊界尋求庇護。TOPS 除了參與國際援助組織召開之緊急會議外，也提撥緊急救援經費以添購難民所需物資，前往難民臨時收容處進行救援發放工作，並與國際組織持續追蹤服務。
	TOPS 於世界難民日前夕在台舉辦「催生《難民法》，庇護難民生存權利」座談會，邀請行政院、內政部、陸委會等主管機關代表，以及學界與民間團體等專家與會，共同探討如何催生《難民法》，呼籲政府儘速通過《難民法》，以善盡台灣的國際責任與義務。
	TOPS 牽成我國駐泰代表處與英國組織「泰緬邊境聯合會 (TBBC)」簽署國際合作計畫 MOU，由我國外交部贊助 TBBC 執行為期兩年的「泰緬邊境難民營幼兒園營養午餐計畫」，以期協助解決泰緬邊境地區難民營貧童糧食安全問題。
2010	TOPS 泰國工作隊賴樹盛領隊因個人生涯規劃，服務屆滿七年後於 2010 年初辦理離職。因應賴領隊離職，TOPS 規劃由駐泰同仁李榮源接任駐泰領隊職務，期使新舊任領隊順利銜接。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5 日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發行人：李永然
執行編輯：白宜君
校編：藍仲偉、謝昀芳
美編：白宜君
封面照片：吳逸驊
封底照片：黃嘉惠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3 號 4 樓之 3
電子信箱：tops@cahr.org.tw
網址：http://www.cahr.org.tw/tops.asp

創會理事長：杭立武
名譽理事長：高育仁、柴松林、許文彬
理事長：李永然
副理事長：蘇友辰
秘書長：連惠泰
副秘書長：朱延昌
常務理事：葛雨琴、楊泰順、薛承泰、查重傳、高永光
理事：李慶安、朱鳳芝、葉金鳳、高育仁、汪秋一、李孟奎、鄭貞銘、周志杰、李復甸、林振煌、沈宇庭、王雪瞧、陳士章、馮定國
常務監事：王紹培
監事：李鍾桂、呂亞力、李本京、蘇詔勤、劉樹錚、黎明珍

海外交流委員會：羅爾維主任委員、查重傳副主任委員、嚴震生副主任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士章主任委員、梁敦第副主任委員、簡志偉副主任委員
人權會訊委員會：蘇詔勤主任委員、許惠峰副主任委員、李子茜副主任委員
會員發展委員會：張綺珊主任委員、趙曼白副主任委員
公共關係委員會：楊永方主任委員、蘇莉婷副主任委員
法律服務委員會：林振煌主任委員、謝政達副主任委員
網路人權委員會：周志杰主任委員、左正東副主任委員、陸麗霖副主任委員
社會關懷委員會：沈宇庭主任委員、周志杰副主任委員、李雯馨副主任委員
南台灣人權論壇：周志杰執行長、吳伯玲副執行長
人權志工團：李孟奎團長、陳茂慶副團長、陳瑞珠副團長、傅裕隆副團長
秘書處：李佩金主任、藍仲偉副主任、荊靈會務秘書、白宜君企畫專員、謝昀芳企畫專員
會計：莊雯璇

電話：(02) 3393-6900
傳真：(02) 2395-7399
定價：新台幣 300 元整
印刷：合益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99 年／版權屬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原名中國人權協會）
劃撥帳號：18501135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本出版品由中華人權協會出版，版權所有，非經本會事先書面同意，不得翻印、轉載及翻譯。

涓滴愛心，可以成就希望的未來！

若您認同 TOPS 的服務理念，歡迎您郵政劃撥至 18501135（戶名：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進行愛心捐款，也歡迎您利用信用卡捐款單，填妥授權資料後，傳真或郵寄至 TOPS，即可幫助我們累積更多能量，為難民兒童提供更札實的服務內容。

中華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信用卡專用捐款單

泰緬邊境難民兒童助學計畫

不定期捐款：新台幣 _____ 元

定期捐款：年捐 _____ 元 半年捐 _____ 元 月捐 _____ 元
(期間：_____ 年 _____ 月至 _____ 年 _____ 月)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_____ 卡號 _____ - _____ - _____ - _____
信用卡有效年限：_____ 年 _____ 月
持卡人姓名(正楷) _____ 小姐 先生 出生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通訊地址：□□□ _____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行動) 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
持卡人簽名： _____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捐款日期：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E-mail： _____
捐款收據開立抬頭： 同持卡人； 其他，名稱 _____

※收據寄送方式： 累積後 年底寄送 單筆刷卡寄送

(捐款收據可做為所得稅扣抵憑證，捐款金額最高可抵年所得之 20%)

當您填妥本單，您可以下列方式傳給我們：

- 傳真 / 02-2395-7399
- E-mail / tops@cahr.org.tw
- 郵寄 / 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3 號 4 樓之 3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收
- 洽詢專線 / 02-3393-6900#28 會計/莊雯璇小姐

衷心感謝您的愛心與支持！若有未盡事宜，敬請來信賜教！

